北京傳說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内容简介
- 编辑推荐
- 书讯
- 目录
- 第一章 红与黑 第1节（1）
- 第一章 红与黑 第1节（2）
- 第一章 红与黑 第2节
- 第一章 红与黑 第3节
- 第一章 红与黑 第4节（1）
- 第一章 红与黑 第4节（2）
- 第一章 红与黑 第5节
- 第一章 红与黑 第6节
- 第一章 红与黑 第7节
- 第一章 红与黑 第8节
- 第一章 红与黑 第9节（1）
- 第一章 红与黑 第9节（2）
- 第一章 红与黑 第10节（1）
- 第一章 红与黑 第10节（2）
- 第一章 红与黑 第11节
- 第一章 红与黑 第12节（1）
- 第一章 红与黑 第12节（2）
- 第一章 红与黑 第13节（1）
- 第一章 红与黑 第13节（2）
- 第一章 红与黑 第14节
- 第一章 红与黑 第15节
- 第一章 红与黑 第16节（1）
- 第一章 红与黑 第16节（2）
- 第一章 红与黑 第16节（3）
- 第一章 红与黑 第17节
- 第二章 漂亮朋友 第1节

- 第二章 漂亮朋友 第2节（1）
- 第二章 漂亮朋友 第2节（2）
- 第二章 漂亮朋友 第3节（1）
- 第二章 漂亮朋友 第3节（2）
- 第二章 漂亮朋友 第4节
- 第二章 漂亮朋友 第5节
- 第二章 漂亮朋友 第6节
- 第二章 漂亮朋友 第7节
- 第二章 漂亮朋友 第8节
- 第二章 漂亮朋友 第9节
- 第二章 漂亮朋友 第10节
- 第二章 漂亮朋友 第11节（1）
- 第二章 漂亮朋友 第11节（2）
- 第二章 漂亮朋友 第12节（1）
- 第二章 漂亮朋友 第12节（2）
- 第二章 漂亮朋友 第13节（1）
- 第二章 漂亮朋友 第13节（2）
- 第二章 漂亮朋友 第14节
- 第二章 漂亮朋友 第15节
- 第二章 漂亮朋友 第16节
- 第三章 众生浮世记 第1节
- 第三章 众生浮世记 第2节
- 第三章 众生浮世记 第3节
- 第三章 众生浮世记 第4节（1）
- 第三章 众生浮世记 第4节（2）
- 第三章 众生浮世记 第4节（3）
- 第三章 众生浮世记 第5节
- 第三章 众生浮世记 第6节
- 第三章 众生浮世记 第7节（1）
- 第三章 众生浮世记 第7节（2）
- 第三章 众生浮世记 第8节（1）
- 第三章 众生浮世记 第8节（2）
- 第三章 众生浮世记 第9节（1）
- 第三章 众生浮世记 第9节（2）
- 第三章 众生浮世记 第10节（1）
- 第三章 众生浮世记 第10节（2）

- 第三章 众生浮世记 第10节（3）
- 第三章 众生浮世记 第11节（1）
- 第三章 众生浮世记 第11节（2）
- 第三章 众生浮世记 第12节（1）
- 第三章 众生浮世记 第12节（2）
- 第三章 众生浮世记 第13节
- 第四章 麦田里的守望者 第1节
- 第四章 麦田里的守望者 第2节
- 第四章 麦田里的守望者 第3节
- 第四章 麦田里的守望者 第4节（1）
- 第四章 麦田里的守望者 第4节（2）
- 第四章 麦田里的守望者 第5节
- 第四章 麦田里的守望者 第6节
- 第四章 麦田里的守望者 第7节
- 第四章 麦田里的守望者 第8节
- 第四章 麦田里的守望者 第9节（1）
- 第四章 麦田里的守望者 第9节（2）
- 第四章 麦田里的守望者 第10节
- 第四章 麦田里的守望者 第11节（1）
- 第四章 麦田里的守望者 第11节（2）
- 第四章 麦田里的守望者 第12节
- 第五章 名利场 第1节
- 第五章 名利场 第2节
- 第五章 名利场 第3节
- 第五章 名利场 第4节（1）
- 第五章 名利场 第4节（2）
- 第五章 名利场 第5节（1）
- 第五章 名利场 第5节（2）
- 第五章 名利场 第6节
- 第五章 名利场 第7节
- 第五章 名利场 第8节（1）
- 第五章 名利场 第8节（2）
- 第五章 名利场 第9节
- 第五章 名利场 第10节
- 第五章 名利场 第11节
- 第五章 名利场 第12节

- 第五章 名利场 第13节

内容简介

讲述主人公作为一家房地产公司的马仔四处为老板冲锋陷阵充当炮灰，从解决钉子户拆迁问题、公司内部整顿，到搞定所合作项目的老板，一路步步高升，成了总裁助理。当步步高升之际，也开始培植自己的亲信及人马，左右逢源之时，也一直得到偶然认识的“姐姐”支持，自以为春风得意可再上层楼，却发现世事如棋，处处是局，自己终究不过是局里的一枚棋子。人生无常，离开这个让自己肮脏了灵魂的城市之后，却也暗暗发誓：“我”一定会再回来的。

我们都在为了生存和利益出卖自己，这个世界还会好吗？其实，再肮脏的灵魂深处都有一片心灵的净土，最重要的是我们用怎样的心态去看待这个世界。

编辑推荐

本书是一部小人物在地产圈摸爬滚打的血泪史。主人公文明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马仔，四处为老板冲锋陷阵充当炮灰。从解决钉子户拆迁问题到搞定所有合作项目的老板，文明一路高升平步青云，很快成了总裁助理。出于生存法则需要，他也开始培植自己的亲信，可谓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当文明自以为春风得意可再上层楼时，却发现世事如棋，处处是局，自己终究不过是局里的一枚棋子。

书讯

北京诱惑前传揭秘顶级地产大鳄发家史

近日，社会小说类畅销书《北京诱惑》前传《谁脏了我的灵魂》在新华出版社出版。本书主人公文明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马仔，四处为老板冲锋陷阵充当炮灰。从解决钉子户拆迁问题到搞定所有合作项目的老板，文明一路高升平步青云，很快成了总裁助理。出于生存法则需要，他也开始培植自己的亲信，可谓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当文明自以为春风得意可再上层楼时，却发现世事如棋，处处是局，自己终究不过是局里的一枚棋子。

我们都为了生存和利益出卖自己，这个世界还会好吗？其实，再肮脏的灵魂深处都有一片心灵的净土，最重要的是我们用怎样的心态去看待这个世界。

目录

第一章 红与黑
第二章 漂亮朋友
第三章 众生浮世记
第四章 麦田里的守望者
第五章 名利场
第六章 真空地带
第七章 暗算
第八章 飘
第九章 阴谋与爱情
第十章 追忆似水流年
第十一章 幻灭

第一章 红与黑 第1节（1）

和煦的阳光仿佛情人眼波般温柔，风中带着滑腻的水汽，滋润着我饱满的肌肤。我左手端着一樽镶满百克拉钻石的白金杯盛着1978年份的蒙塔榭葡萄酒，右手掐着一枝哈瓦那雪茄，赤裸着身子站在布加迪威龙车的敞篷后座上，巡视着我辽阔的庄园。我的意大利司机把车开得快而稳。天空中四架F5直升机与我的车并驾齐驱，岗楼上我的雇佣兵用旗语向我致敬。

远处的围栏里，我新买来的几头孟加拉幼虎正在嬉戏滚打，过几天还有几头非洲幼狮运来扩充我的狮虎山。灵动的瞪羚和斑马群从车子两侧呼啸而过，几头亚洲象似乎刚刚睡醒，憨态可掬地望着我。

车子很快到了天心湖，湖水是从长白山天池空运来的，每昼夜清换一次。任何时候都清澈见底、清爽彻骨；任何时候里面都盛满了各个种族、各种肤色的美女在苦苦地等我宠幸；任何时候都不着一缕、天体而浴地戏水，放荡的嬉笑声能激起任何生理反应正常男人的任何正常生理反应。

我微笑着跳下车，冲向了那片永远属于我的极乐净土。所有的女人都尖叫着用我游来，她们的目光谄媚而贪婪、淫亵而饥渴，她们的身体饱满而娇嫩、耀眼而诱惑……我仰天长啸，狂妄地喊着：”明天我要买下整个世界……”苍天无语，却送来几声雷鸣，仿佛是为我助威的战鼓。我得意地大笑着，声震四野，天地轰鸣。

然而我分明听见了一个清晰的声音在我耳边暧昧地说：“大哥，七点了！七点了，大哥……”我缓缓睁开眼，一片昏黄的光刺得眼睑发胀，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子站在光晕里，眉眼模糊，只有胸前的工作牌闪闪发光。我用力搓着脸皮挣扎着坐起来，意识终于慢慢恢复了。

昨天早上我的租房忽然停了暖气，一天工夫墙上就结出了厚厚的霜。房东老太说是老毛病了马上找人修，还说要是挨不住就去她那儿凑合一夜，但是被我婉言谢绝了。我正当年少的阳光男孩往你一个奔

五十的老寡妇家借宿，好说不好听啊。无奈之下只好去离公司最近的乐康洗浴城凑合一下，等到了又发现手机电池彻底罢工，只好托个领班小弟早上七点钟叫我起床。

这几年没少来这儿，从领班到搓澡的全和我相熟。今天客房原本满了，好在那个楼层经理会来事儿，愣给我腾了间职工宿舍出来，包房费也免了。只不过每个房间都是隔离板搭的破豆腐渣工程，隔音效果极差。隔壁就是按摩室，这家伙一晚上也没消停，时而赵瑟初停凤凰柱，时而楚琴欲奏鸳鸯弦，直到快天亮我才迷糊了一小会儿。

第一章 红与黑 第1节（2）

那小子看我起来了，丝毫没有离去的意思，打趣地问：大哥，刚才你笑得老大声了，梦着啥好事了？

我揉着太阳穴随口说："我梦见捡了五十块钱，以为发大财了正乐着呢，没想到这钱是你丢的，又得还你。"说着从浴袍的暗兜里把事先准备好的五十块钱扔给他。小子连忙道谢，忽然神秘地趴在我耳边说："大哥，今晚我们这儿有两个新人要到，手艺不错，我替你跟经理说一声，等到了让大哥先试试咋样？"

我懒懒一笑没理他，呵欠连天地走出去。这梦做得奢侈无度光怪陆离，前无古梦，后无来魇，堪称平生之最，搞得我荷尔蒙紊乱，浑身都不带劲。顺着台阶下楼，迎面正撞见美娜端着个化妆箱往上走，膝盖上纹的黑蝴蝶一跳一跳的栩栩如生。

想必又是顶了一个整夜的大班儿，整个人看上去目光恍惚、神色萎靡，猪拱完的白菜啥样她啥样，全没了平时的水灵劲儿。看见我勉强地挤出笑脸叫了声"文哥"。被我一把拦腰搂住，笑着问："这一晚上加几个钟啊？把我妹妹熬成这样？"

她撇了撇嘴，眼圈一红差点哭出来。我替她捋了捋头发，故作伤感地说："你们老板可真是的，就是不知道薄利多销，老指望你们几个那还不多年媳妇熬成婆了？"她瞥了我一眼说："你要真心疼我咋不包我一夜让我好好睡觉呢？"我假装愧疚地说："下次一定，下次一定。"说着往那张红润的小嘴亲过去，她连忙往后一躲，小声说："别闹，我刚做完活儿！"

我触电似地缩了回来，心想还是不搅扰劳动人民为妙，在她屁股上狠掐了一把便落荒而逃了。

冲个澡换完衣服出来，被迎面一股冷风吹得直打激灵，地上一指多深的雪似乎是后半夜下的，气温又降了好几度。在角落里找到我那辆被雪活埋了的中华骏捷，费了半天劲才把玻璃上的雪扫干净，露出

里面的斑斑泥点和遍体鳞伤的车漆，看着它我想起梦中的布加迪，只觉得它比狗屎都不如。

车里冷得像冰窖，等了老半天暖风才上来。我先开车回了趟租房把手机电池换了，刚开机就弹出一大堆短信，十一个来电提示都是老周打来的，唯一的一条短信也是他发的，上面只写了四个字——“速来现场！”

一大串惊叹号好像一把把磨亮的刀，我知道出事了，连忙拨通他的电话，老周的公鸭嗓惴惴不安地说：“小文，赶紧过来，现场砸伤人了！”我一下子精神了，声音颤抖着问：“是砸伤了还是砸死了？”老周说：“不好说！”我的火气也上来了，吼道：“你他妈精神点，是砸伤还是砸死？”老周支吾了半天也没说明白，就是一个劲儿地催我过去。我懒得再骂他，挂了电话一脚朝油门踩下去，飞转的轮胎卷起满地碎雪打在挡泥板上当当作响，握方向盘的手已有些抖了。

第一章 红与黑 第2节

一想起老周我就有气，快五十岁的人了，在公司混的年头儿比我的岁数都大，可就是狗肉上不了席，胆儿比耗子还小，放屁都怕嘣着脚后跟。要不是他背后有人罩着，赵总早把他削职为民永不复用了。刚来公司时还是他带着我呢，没成想三年不到就师傅给徒弟打下手了。

上回拆迁西庙那块地，有个大钉子户说什么也不露面，老周在现场窝了一个礼拜愣是没敢动工。当时我到豪格房地产上班还没过试用期，一直在人力资源部闲混。隔着墙听见赵总在电话里咆哮如雷，把老周全家上下外加祖宗十八代日了个遍。我鬼使神差地出了门，正好碰见赵总气急败坏地走出来，他抬眼看见我时似乎琢磨了一下，然后指着我鼻子说："你去西庙把周正发换回来，这活儿交给你了。一个礼拜拿下来我提拔你，拿不下来你就别回来了，我的公司不养废物。"我当时浑身一哆嗦，咬着牙点了点头，心里既兴奋又恐慌，知道自己碰上人生又一个悬崖了，跳过去就是建功立业，掉下去便是折戟沉沙。

西庙那片烂摊子，大部分都是违章建筑，先请城建局来两个人吓唬吓唬，再适当给点儿拆迁费一打发，动迁户全都争先恐后地搬家了。前期工作老周其实干得不错。只是半路忽然杀出个老油条，先是从别人手里买了四五间平房，然后说什么也不露面，就这么一拖再拖，事情自然耽误了。

我花了一天时间把西庙拆迁现场的基本情况整理出来给赵总交上去，另附上几种处理方案，老头子看得眉开眼笑连夸自己没看错人，立刻分兵派将归我调配。

其实我心里清楚得很，赵总虽然是老板，可公司里几个副总都是当年跟着他打天下的老乡，几十年的兄弟情分难以割舍。老周是钱总的人，不好随意处置，但只要我把事情做成了，老周想不挪地方都难，我也顺势成了赵总的心腹。公司这么多活儿同时开工，明里暗里

说不清的事比牛毛还多，多一个心腹在里面，他的眼睛自然就亮了一分。

机遇夹着风险劈头盖脸地向我砸下来，事情办不成固然要卷铺盖走人，即使办成了难保不会卷进公司内部斗争里，万一赵总有个闪失必定拉我垫背，那就足够我喝一坛子的。但转念一想，我一个刚出道的小马仔怕个球，拼着当炮灰也得赌一赌，无论如何总要先办出点气势来看看。

这年头不怕不要命的，就怕后台硬的，几番托人打听总算知道了那钉子户的大号叫王宝龙，似乎是道儿上混过的，只不过这两年日渐败落，连老婆都跟人跑了，就靠着空架子吓唬人而已，时不时就被公安局逮起来关几天。

我托人搞到了一张他的名片，上面印着：振兴家居有限公司总经理、鼎鑫集团董事长、明恒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宝龙，这一大串名衔越发把他衬托成了江湖骗子。我冷冷一笑，立即率军出征。

第一章 红与黑 第3节

强制拆迁不能等天亮，凌晨四点多我带着两路人马杀到现场。一路是河南的民工兄弟，一路是当地的青皮混混儿，燕翅形排开压住阵脚。有生以来头一次指挥这么大的阵势，一时间壮志满胸，就想左手轻拂羽扇，右手倒拖长刀，再仰天长笑一声以抒豪情。

三辆小抓机从拖车上卸下，在拆迁区里横冲直撞，所向披靡，暴土扬尘中一爿爿平房土崩瓦解，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将西庙夷为平地时天色已然见亮，我将令旗一摆，吩咐左右鸣金收兵，真好一场大胜啊。

政府有规定，小抓机是不允许上公路的，只能把拖车开到路边，等三辆小抓机依次爬上。可就在最后一辆小抓机将上未上的时候，突然从胡同里钻出一辆黑色马自达，不偏不倚地扎到拖车和小抓之间。

车门一开，里面下来个四十多岁的胖子，天还黑着就把墨镜戴上冒充帝国黑客。剃着平头，衬衫胸前的扣敞着，露出心窝处一个龙头纹身。离老远就听见他在骂："谁拆的？谁拆的？妈了个X的，谁他妈批准你们拆我房子的？老子挤出你蛋黄来……"

这位自然就是传说中的王老大了，我原本想亲自会会他，可自己是现场负责的不能轻易露面，当天给我打下手的是从内勤处借调来的小夏，学名夏志国，大专刚毕业的小屁孩儿，比我进公司整晚了半年。我使了个眼色让他先过去调和，自己则转身上了拖车的驾驶室。

小夏估计也没经过这阵势，只能硬着头皮过去，把我事先教他的词儿背诵了一遍，却被王老大一顿夹枪带棒的辱骂臊了个半红脸，双拳紧握差点上去动武，不住地往我这边看。

我算计着不能再等了，天一亮肯定有围观者，众目睽睽之下啥事儿都不好办。当即唤过给我压场子的金承虎。这头金老虎可是山上下来的，在附近百十里虎啸山林、威名赫赫。他脖子上挂着金链子，浑身数不清的刀疤，双手血迹斑斑吃着好几条人命官司，赵总为了请他

不知搭了多少香火钱，我自然不敢怠慢，敬了根“国烟”过去，一脸恳切地说：“虎哥，靠您了！”他嘿嘿一笑把烟夹在耳朵上，带了几个人晃晃荡荡走过去。话不投机当场动手，七八个人把王老大捆猪似的抬进旁边的胡同里，老远就能听见杀猪般的嚎叫声。

十分钟后把王宝龙抬出来时已满脸挂花，老虎帮他整了整衣服，态度良好地说：“龙哥，给兄弟个面子把车开走，大家脸上都好看。”

王老大一口血唾沫喷过去，骂道：“我操你个八辈祖宗，老子当初耍枪弄棒的时候你妈还没怀胎呢，你他妈敢打我？”金老虎哈哈一笑，忽然一个嘴巴掴过去，笑着问他：“谁打你了？”反手又是一计耳光，再问，“谁看见我打你了？”八个小弟又把王老大抬回胡同，二十分钟之后再抬回来时，王老大已是一瘸一拐，二话没说开着车走了。

这时候旁边的居民区里已经有几个老头出来遛早儿了，所幸没人愿意管这闲事。我吐掉嘴里的烟蒂，指挥小抓机上车，两队人马各就其位扬长而去。

第一章 红与黑 第4节（1）

事情自然完不了，第二天上午我刚到了拆迁办公室，一根烟还没吸完就看见脸缠得跟木乃伊似的王宝龙一瘸一拐地晃进来，当时屋里五六个人都在，他偏偏一屁股坐在我对面，两眼血丝密布、眼屎倒挂，直勾勾地盯着我看。

我起身倒了杯冰水给他，故作热情地问："大哥有事儿啊？"那厮白眼上翻看着顶棚，只把两个黑毛外张的鼻孔对着我，长叹一声说："大哥没混好啊，大哥长这么大还没挨过打呢。我王宝龙也是道儿上混的，97年在吉祥商贸罩过场子，01年在太平开过洗浴，你咋不打听打听？可就在昨天，我居然像条死狗一样被人拖来拖去，就这么打我！"说着"啪"的给自己一个嘴巴，清脆悦耳，出手无情。"就这么打我！""啪"的又是一下，响如洪钟，余音绕梁。

我冷冷地看着他连抽了自己三四个耳光，毕竟要注意影响，我急忙喝止住说："你有事儿没事儿？有事儿你说事儿，我们酌情给予解决。"说着拿出纸笔假装要记录。

王老大停了手，嘴里嘟嘟囔囔地算了半天，忽然说："西庙那块地有我四间房子一共236平米，里面有42寸三星液晶电视一台，海尔冰箱一台，LG洗衣机一台，嘉陵摩托车两辆，还有一大堆别人给我打的欠条大概有二十多万，你们看着赔吧！"

我扶了扶眼镜，不动声色地问："赔也得有个价儿啊？"

那厮拍案而起，声嘶力竭地喊："低于二百万这事儿没完！"然后阴森一笑，又补充一句，"这还不算我的医药费呢。"

我直视着他五秒钟，献上温柔的一笑，说："我还有事儿得出去，有空来串门啊。"说着把笔一摔往外就走，王老大嚷道："不给我解决你哪儿也别想去！"说着就要揪我领子，我一把推开他，声音比他高了八度："我没空陪你做梦，你要打咱现在就出去练练，你想手拉手（打

官司）咱就法院见。”说完看也不看他径直出了门，一转弯偷偷溜进了门口的接待室。

接待室那天赶上刘雪琪当班，她正低着头不知给谁发短信，见我进来送上嫣然一笑，紧身牛仔裙衬得身材玲珑浮凸，十分诱人。弯腰去给我倒水时她将臀部拱出个夸张的弧度，我瞥了一眼，心里麻酥酥的。

和我一起应聘进公司的只有两个没学历，一个是她，另一个是和她两天一倒班的杨洋，合称“雪岭双姝”。每天端坐在接待室里，有人来办事就帮着指引一下，大部分时间是怀抱一本言情小说，手托香腮眼波流转，做苦闷思春状。可就这样，工资比我还高，上下班都是好车接送，最差的一款也是进口A6。

第一章 红与黑 第4节（2）

小夏垂涎她俩许久了，没事儿就跟我唠叨说今天和谁说了几句话，把谁逗笑了几次，他信誓旦旦要一网打尽，最好能一箭双雕。每当说得自己欲火熊熊，便缠着我带他去乐康洗浴娱乐。他刚来公司还没过试用期，每月工资只开1500，到了月中就哭穷，钱都花在潇洒上了。

算起来小夏跟我有几个月了，基本上我指哪他打哪，使着还算顺手。我整天跟他扬言说兄弟如手足马子如衣服，虽然看着“双姝”眼馋，碍于这层关系倒不好跟她们太亲密，只有暗骂小夏这狗日的，第一次买衣服就要挑个貂皮的。

我一声不吭地捡起她桌上的袖珍言情本，上面画着个明眸皓齿的大美妞，书名居然叫《暖床工具》，一下子勾起兴致来。随手翻了几页感觉觉俗不可耐，一看就是台湾家庭妇女的产品，把老公送上班，把孩子送上学之后，窝在自家沙发上喝着减肥茶、抠着脚丫子就写出来了，居然还能换来钱买化妆品，居然还有人追捧着看。

再翻几页已露出媚俗市场的本色来，什么“胸前两点嫣红……蜜液泛滥……”浪语淫词不胜枚举，连艳情描写都这么滥俗，真是气煞一代文学青年出身的我了。

我清了清喉咙响亮地把这些刺眼的字节念出来，一边用眼角瞟着她，雪琪已经收起手机，樱唇含笑看着我，居然听得饶有兴致。我猛地把书摔在桌上，训斥道：“污言秽语，有辱斯文，你成天就看这书？哎？你多大了就敢看这书？”

她白了我一眼，倒背双手把高耸的酥胸凑过来说：“姑奶奶芳龄20，有意见吗？”我说：“我不是问你岁数多大，我是问你……”说着往她乳沟上盯过去，还没看清就被她一记粉拳捶中胸口“膻中穴”。

东拉西扯地调戏了她半天，终于看见王宝龙气急败坏地从拆迁办出来，嘴里骂骂咧咧不知嘟囔些什么，我赶紧一低头钻到桌底下，顺

便想考察一下雪琪的内裤颜色，被她察觉后险些一脚踹在脸上。

五分钟后她才坏笑着说：“出来吧，唉——恶人自有恶人磨，原来你也有怕的时候啊？”我揉着老腰钻出来，随口说：“这不叫怕，这叫策略。就好像我要哄女孩子上床，起先必须得言听计从，买衣服，献玫瑰，送首饰，总要把个奴才相装足了，等到得手之后觉得腻了再一脚踢开……”还没说完就差点被她一脚踢开了。

第一章 红与黑 第5节

出门之后合计了一下，办公室暂时还是不回的好，我点了根烟边走边想，越想越感觉不对，昨天我并没露面儿，王宝龙咋一进门就认准是我呢？到底是混过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眼线居然打入我军内部了。事已至此如同箭在弦上，我掏出手机拨了金承虎的电话，刚接通就听那边先是一声尖叫，然后就是令人听之血脉贲张的呻吟语，老虎在电话里气喘吁吁地说："老弟啥事儿啊？"

我愣了足有十秒钟，连忙满怀歉意地说："您先忙！您先忙！一会儿再说，一会儿再说……"老虎咬牙切齿地说："稍等一会儿，马上就完了……"说着呻吟声愈发急促起来，想必是他加快了进度。我知趣地挂了电话，心想他奶奶的大清早就干这事儿，你丫是未央生啊？这傻帽儿白天风流晚上打人颇懂得统筹协调合理部署，应该是个当高干的材料，如今误入歧途实在可惜了。

两分钟后他给我打了电话过来，一个劲儿地说不好意思，我哈哈一笑转入正题，把王宝龙的事儿简单说了说，他哼了一声说："老弟的意思是让他服软、住院还是彻底震住？"我一字一句地说："三位一体！"

第一章 红与黑 第6节

绿岛咖啡屋，情调高雅格局隐蔽，到了晚上灯光昏暗气氛暧昧。内设单间都是上有顶棚、门带反锁的，中央空调换气效果良好，实心硬木墙隔音效果超强，宽敞豪华每间都是世外桃源，实在是操练婚外恋、一夜情的好所在。即便一杯市价20块钱的哥伦比亚咖啡在这儿卖一百块，一盘日月潭黑瓜子卖四十八块，这里仍然门庭若市，生意好得让人眼红。

我在前厅的散座找个靠窗的位置，要了一杯咖啡两盘坚果，闷闷地等金承虎的消息。斜对面坐着个年过不惑的大姐，正用一柄好似耳挖勺的小匙一小口一小口地抿着咖啡，双眼忧郁而迷离。她脸上的浓妆好像澳大利亚考拉。上身小衬衫，下身牛仔裤，扮相颇为清纯，仿佛待嫁的少女正在憧憬自己的情郎。似她这般年纪涂多重的妆都掩不住下垂的眼袋和嘴角，唯独胸前双峰高耸完美得像一对圆锥，莫非穿的是传说中的婷美内衣?

我正在打量着，她忽然一眼望过来，四目对视中竟冲我羞涩一笑，眼角两道鱼尾纹立刻暴露无遗，笑容里带着掩饰不住她的贪婪之意。我憋着笑去了趟洗手间，放完水后对着镜子梳理头发，只见镜里的文明西服笔挺，眼镜闪光，鼻直口阔，眉目传神，咋看咋带劲儿，难怪外面那位正值虎狼之年的怨妇会馋涎欲滴。可惜今晚有正事儿，否则倒真有兴趣出去援交一下。

转身出来，见金承虎夹着个包推门进来，东张西望地找我。我打了招呼，摆手让侍应在楼上开个单间，和老虎搭着肩膀上了楼。单间的门反锁上，我先敬了枝烟过去又帮着点上，这才说："辛苦老虎哥了！"他一脸讪笑地点点头，开门见山地说："王宝龙当初混得好的时候也养了一帮小弟，现在有不少都跟我了，想堵他还不容易？今早上两点多他才回的家，刚下车就被我的人按住，从头到尾一句话没有，修理彻底了算完事。"说着从包里掏出个塑料袋扔给我。

我一头雾水地接过来打开，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里面居然是一张血迹凝干的人皮，上面依稀有个龙头纹身，想必是从王宝龙胸口上生生剔下来的。看得我胃里一阵恶心，差点干呕出来，却又怕被对方看不起，只好强忍住颤抖的音色说："别出人命啊，事儿闹大了我不好交代。"

金承虎轻松一笑，说："你哥哥办事有分寸，我让人把他扔在中心医院急诊室了，这点皮外伤死不了人的，不过足够他养个一年半载了。"我长出一口气，把塑料袋整理好揣进西服口袋里，笑着说："虎哥帮我这么大忙，光说谢谢就太不讲究了，今晚我安排，去哪儿玩哥哥随便挑。"

他把烟蒂按死在烟灰缸里，满脸深不可测地说："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我该得的老弟一分也没少给，要是再麻烦你，传出去别人会说我不仗义，就这样吧，我先走了。"他背对着我整了整衣服，忽然又说："你最好过一会儿再出去，干我这行的仇家太多，这次是王宝龙，下次没准就轮到我了。老弟人不错，我不想连累你。"反手开了门飘然而去，我看着他那有些佝偻的背影消失在楼梯拐角处，忽然觉得他很可怜。

很多年之后我在一家破旧脏乱的早餐店里再次见到他，他正拿着抹布擦着油腻的桌子，跛了的一条腿在地上吃力地拖着，须发蓬乱，满脸渍泥，浑然不见当年刀头舔血的枭雄气度了。当时的我已经胖得面目全非，懒得和他相认，吃完一碗馄饨，丢了一百元在桌上就黯然离开了。

第一章 红与黑 第7节

十分钟后下楼结账时，发现刚才那个怨妇已不知去向，莫不是看我搂着个彪悍的男人上楼就把我当成GAY了？心里不觉有些好笑。

大街上夜风凛凛，独回望旧事前尘。霓虹灯闪烁耀眼，繁华掩盖了一切丑恶和阴谋，来往行人如幽灵般飘忽远近，既是城市的过客，更是历史的蝼蚁，这其中包括赵总，包括金承虎，包括王宝龙，更包括我。

那块人皮被我谨慎地丢进了垃圾箱，却觉得手上肮脏无比，仿佛已被罪恶浸透了。手机忽然响了，是个陌生的号码，接通后那边传来一个微弱的声音："是文老弟吧？"我嗯了一声已听出是谁，笑嘻嘻地说："宝龙大哥在医院住的可习惯？"

王宝龙沉默了十秒钟，忽然笑着说："托兄弟的福，等出院了我去谢你。"话里带着刀子一样的寒气。

我忽然反应过来，惊道："你咋知道我电话的？"那边先是冷笑一声，忽然"嘶"地倒吸了一口冷气，想必是这一笑牵动了伤口，调息了半天才声音虚弱地说："大哥在这片地界上好歹混了几十年，现在有豪格罩着算你牛逼，往后有的是机会打交道，到时候可别假装不认识。"他声音阴恻恻的，听得我后脊梁冷风嗖嗖，这话虽然是威胁却句句不假，与这样的人结仇无异于把刀横在后颈上，稍有个闪失便是血光之灾。

但转念又一想，去你妈的，就算你是凤凰如今也落魄了，还想九霄展翅也得等你涅磐了再说。于是我哈哈一笑，说："想交朋友，我端茶敬客以德报怨，想结冤家，咱就手拉手刀山火海里滚一回。昨天之所以能堵你堵得这么准，那是因为你的底细我全知道。可我的底细你未必了解，这次能让你进医院，下回也能让你进太平间。"说完"啪"地挂了电话，迎着风猛喘了几口气，仿佛刚吃下个绿头苍蝇，一丝冷汗从额角缓缓滑到嘴边。

第一章 红与黑 第8节

三天之后，西庙那块地彻底交工，动迁费发了一笔又一笔，基本把公司的预定拨款降到了最低，我自己也没想到第一次出手就大获全胜。

赵总说到做到，先兑现了八千块钱现金，又放我一周假。这期间把老周贬了半级，转过来给我跑龙套。正赶上公司追债追回一台抵债的中华骏捷，也一并拨给了我，破是破了点，但要来的饭哪敢嫌馊，小修了几次勉强开得也还算顺心应手。

奖金到手后，我开车带着小夏在乐康洗浴泡了好几天，各种项目体验个遍，一口气挥霍掉大半奖金。小夏连声呼爽，拉着我非要拜把子，说这辈子就认我这一个哥哥，从今往后有福同享有难他当，愿为我赴汤蹈火两肋插刀。我淡淡一笑，明知道他是在放屁，听得却十分受用。

第一章 红与黑 第9节（1）

这块地是去年十月摘的牌，临近二环，背山面水风水极佳，地价更佳的骇人。赵总费尽心思上下打点总算盘了下来，打算再建丰功伟业，在这座城池的地产史上写下一笔，顺便在自身资产上再添半个零。因此甚是上心，从拆迁到跑件无不尽遣精兵良将，后勤保障更是粮精草肥，售楼宣传造势早已经满城风雨，恨不得年底就把楼封顶。

立山路这几十亩地虽只是整个工程的冰山一角，却也是整个工程的上马石。这里多数是平房，住着几十家黑户。上回西庙那趟活让我在赵总那儿赚足了面子，直接把我调任总公司，挂着他助理的职务。这项工程虽大赵总却特意把打外围的事交给了我。办妥了这里，还得奔北二环的一片贫民区，哪曾想出师未捷先给我来了个下马威。

一路轮胎卷雪穿街过巷，车子发动机颠得哀鸣不止，足足跑了十五分钟才到立山路，远远就能看见拆迁现场人影绰绰。我把车停在一栋写字楼的阴面，打电话告诉老周我的位置。死了人这么大的事我无论如何不能露面，被家属揪住可就像晾干的狗皮膏药，只要被黏上，再揭下来就是血肉模糊的一层皮了。

过了一会儿，老周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开门上了车，一张老脸吓得煞白。人家毕竟是前辈，出了错也得敬着点儿。我递了根烟过去却不给他点，声音沉沉地说："我不是说过最好别强拆吗？就算强拆你也先把人掏出来再拆啊！"老周自己把烟点上，脸色难看得像吃了狗屎，说："没想强拆啊，这一片儿的大部分住户早都摆平了，剩下三五户也成不了事儿。我刚打算上小抓车，偏赶上有一家住户的儿子打工回来，一听说这事儿就来劲儿了。今早上3点多就在现场等着，手拿两把菜刀闹革命，见谁骂谁，口口声声说少于十万没商量。"

我皱了皱眉，心说你姓周的好歹混了二十多年，什么样儿的钉子没见过，咋就记吃不记打呢？于是我放高了声调问他："你就不会先稳

住他，大不了弄份假合同跟他签了，等拆完了你再躲几天，他还能掘地三尺地找你啊？”

第一章 红与黑 第9节（2）

老周说：“没用，这小子估计也在拆迁队里混过，说出话来相当专业，钱不敬上去人家就不躲开。后来我让几个人连推带搡地吓唬了几句，他才有点蔫了，一头钻进拆迁房里，两层门上了四道锁，说死也不出来。”他狠嘬一口烟，接着说：“给你打电话也不通，后来我合计先动手把周围几个小厢房推了，没准能唬住他，哪成想这破房子跟豆腐渣似的，推土机一震，碰一个塌了一片，直接就把那小子拍里边儿了。我赶紧让人帮着挖出来，一看还有气儿，就让他家里人叫车送医院了，是死是活现在还不知道呢。”

我低头琢磨了一下，按说这事也不怨老周，天闹有雨，人闹有祸，活该他小子倒霉。要是死了倒干净，就怕半死不活的，巨额医药费可要人命了。我问：“他家还都有什么人？”老周说：“我打听了，就老两口儿，老头儿双腿有残疾，今天没露面，老婆子好像有点聋，就几个娘家的侄子帮着撑腰，但都不像是能挑事儿的人。”

我接着问：“把那小子扒出来之后，你咋跟老婆子说的？”

老周眨巴眨巴眼睛，说：“我一直在拖车里待着没露面，也不敢露啊。就小夏自己在前边盯着。小夏一个小屁孩儿，谁都看得出不是管事儿的，那家人光顾着救人了也就没有难为他。”我愣了一下，心说人老精鬼老灵，老周活了大半辈子总算活明白了，将来这事儿不管谁来担责任，骂祖宗、挨闷棍、打官司什么的是找不上他了。

我挠了挠头说：“你先过去把队伍收了，这两天停工，叫小夏去医院打听打听，是死是活在今晚之前必须得给我准信儿。”老周答应一声下去了。我看着满地正在融化的残雪，心里乱成一团。赵总这顿骂是躲不过了，但无论如何得先把屁股擦干净了再去认罪。不管那小子断气与否官司是打定了，我翻开手机的通讯录，对着一个号码沉默了许久，终于还是咬牙切齿地拨了过去。

第一章 红与黑 第10节（1）

“莱恩之夜”西餐厅与拆迁现场分立在立山街的两侧，直线距离只有500米，一边是荒芜废墟，一边是灯红酒绿的高档餐厅，互为辉映，折射出文明与蛮荒的巨大反差。

据说餐厅的老板是打山西过来的煤倒爷，小学二年级全日制学历。该餐厅号称投资500万，落地窗，银烛台，高端实木地板铺遍了大厅包房每一个角落，连洗手间都用的鹰牌地砖，端的是豪华奢侈。桌上刀叉耀眼，台布雪白，正中央挂着稣哥十字架上垂死挣扎的油画，衬得气氛十分诡异，偌大的厅堂怎么看都像教堂。

餐厅请了个中俄混血的二毛子冒充英国大厨，只会做一道烤牛排。菜量极小却敢卖到168元一盘，不过牛肉细嫩，汤汁也鲜美，放在纯银的餐盘里洒上柠檬碎、香菜沫和胡椒粉，再配上法国嘉士顿红酒，色香味意形面面俱到，着实让人食指大动。

人性是最卑贱的，贵的便是好的，因此这儿的生意十分不错，我一大清早来定位，还险些被排到明天去。华灯初上时，总算坐到了空座上，静等那位大人物的到来。

下午小夏打来电话，说医院那小子终于翘了辫子，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报号去也。无论对赵总还是对我来说都应该是个喜讯，可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浑身沉沉的，被负罪感压得透不过气来。不过几万块的拆迁费，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就这么没了，都说人为财死，可这人命也太贱了吧?

小夏气喘吁吁地问我是不是得打官司，我故作满不在乎地告诉他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只是开庭的时候得你去，你提前先准备准备。小夏当时就草鸡了，说自己啥也不懂打输了怎么办？我笑着说：“输了算我的，赢了算你的。”心里却想，这官司还他妈能赢？就看赔多少钱了。

一直等到夜幕降临，终于看见我的那位大人物驾着一辆28自行车摇摇晃晃地过来了，在门口把车扶正又很谨慎地上了锁。我连忙迎了出去，满脸歉意地说：“忘了问刘哥咋来了，早知道我去接你多好。”他摇摇头说：“得注意影响，得注意影响。”想必是跟我在一起就影响不好了，我心里暗骂，脸上却带着职业微笑，手拉手肩并肩陪着、搀着、敬着进了餐厅。

第一章 红与黑 第10节（2）

这位老兄叫刘元良，东林区法院民一庭的庭长，自诩刚直不阿、勤政敬业，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头顶国徽，胸挂天平，敢不公正司法？”平日里穿的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辆28破车骑了十几年，年年得廉政标兵。

算起来和他认识有几年了。那会儿我还在读大四，最后一个学期有三个月实习期，我拿着学校的介绍信来到了区法院，一面实习一面忙着找工作。当时他还在刑庭当副庭长，让我客串了几回书记员陪着他开庭审案。印象最深的是审理一起强奸案，原告是个痴呆少女，年方二八，模样也不错。可惜目光呆滞满脸傻相，出庭的时候还在玩一个纸飞机。被告是个年过花甲的捡破烂的老头儿，衣衫褴褛，两手渍泥，咋看都像白毛女他爹，没成想偌的大年纪居然宝刀不老，不但诱奸得手，更让那傻女珠胎暗结，引得我敬佩之心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公诉人在案情陈诉中说：“被告李XX利用原告家人经常外出之机，多次潜入原告家中，以糖果哄骗对原告实施强奸，作案时所用的避孕套因反复使用而破损，最后导致原告怀孕，情节十分恶劣……”我当时就坐在刘法官后面，开始还忍着，后来实在憋不住趴在桌上笑得抖若筛糠。刘大法官呲牙咧嘴地转回身，恶狠狠地骂了我一句“别他妈笑”，我这才住了声，却发现他原来也是强忍着的。

打那之后就算认识了，参加工作后求他办了几回小事儿，也请了他几次。吃饭多数都在莱恩之夜，上一会光烤牛排他吃了六个，免了零头还宰了我小一千，够买半头牛的。我心里暗骂这傻帽儿山炮一个，要解馋你他妈别来这儿啊。

一会儿工夫，刘法官已两份牛排下肚，吃得满嘴流油啧啧有声。我见时机成熟，递了根烟过去，把具体事情原原本本全盘托出，未敢有半点添油加醋。他用餐巾擦了擦油嘴，又咂口红酒解了解油腻，听

得倒是十分仔细。等我说完，他默然点了点头却不吭声，我自然不敢多问，试探着说："刘哥要是吃好了咱就下一站，还去凯撒宫咋样？"刘元良两眼立刻精光四射，却摇着头低声说："用不着那么高档的地方。奴大欺主，店大欺客，一个个的漂亮是漂亮可都他妈冷若冰霜，谱摆得比我还大，还不知道谁嫖谁呢，咱没到那个层次还是算了。"

我哈哈大笑，心说难得遇见这么谦虚的法官，又一想立刻明白了，毕竟身份有碍，想必他是怕撞见熟人。于是我逢迎着说："那就去乐康洗浴，那地儿我还算熟。虽然地方小点儿，环境也一般，但硬件不够软件凑，总不至于扫兴。"他立刻眉开眼笑连连点头。我起身结了账，出门时可犯了难，这傻帽儿非得骑车去，说扔在这儿怕丢了，被我一把扯进车里，说您这车白给人都不要，真丢了我赔你辆大赛，直把的，变速的，带车灯的。

第一章 红与黑 第11节

把老刘送进三楼按摩室，我点了个钟做足疗慢慢等他。做足疗的小丫头好像叫童彤，面色黝黑却带着股原始野性，不知道成年没有。以前好像当过售楼文员，又嫌赚得太少，这才做起了按摩技师。

天使之所以会飞，是因为她们把自己看得很轻……

换成往常我必然会好好挑逗她一番，今天大事当前全没了兴致，和她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着。足疗做完了老刘还没下来，只好又叫童彤做个特色按摩。一对趾甲鲜红的纤纤玉脚在我老腰上踩来踩去，踩得我怪叫连连。

足足过了两个小时，才看见刘元良晃晃荡荡地打楼上下来，脚步飘忽，精神萎靡，面皮红得发紫仿佛泄了黄儿的螃蟹。他一头倒在我旁边的卧椅上气喘如牛。我幸灾乐祸地看了他半晌，问："要不您做个肾保健？据说能补元气。"刘大法官摇了摇头说："我得赶紧回去了，再晚你嫂子要跟我动手了。"我象征性地笑了笑，心说你婆姨要是知道你都耍了些什么，何止要动手，还不手起刀落咔嚓了你。

回去的路上，我驾着车随他的指引东拐西转地画龙，尽量把车速放慢，为了等他指点迷津。可这傻帽儿居然装傻充愣起来，只顾跟我吹嘘刚才的销魂蚀骨，说得眉飞色舞回味无穷，我的一颗心立刻悬了起来，这小子该不会把糖衣吃了把炮弹再给我扔回来吧？若真如此别说打官司没了指望，今天这消费要报不了账可够我倾家荡产的。

车开到一个钉子路口时他忽然说停车，想必是到地方了。四周小区林立，不知道哪处才是他府邸。实在忍不住要问的时候，刘傻帽儿终于开口了："你求的这事儿并不难办，可是我不一定办得了。出了人命搞不好就是刑庭接手，就算归民庭那还有民二庭呢。明天正好是周末，你还得破费，立案庭、民二庭、执行庭的人都得请到，都请谁我来联系，全打过招呼我也就好帮着周转了。"我心里大喊一声"哈利路亚"，连忙点头说刘哥费心了，心说却骂：你个老王八蛋可抻死我了。

说完这句话他开门下了车，却示意我先走，想必怕我知道他家的位置，不禁又暗骂了他一声老滑头。

第一章 红与黑 第12节（1）

第二天下午，我早早到了银丰皇家度假城，订了包房后便把手机调成振动紧紧攥住，忐忑不安地等着刘元良的电话，手心里全是汗。这里似乎是我所见过的顶级酒店了：一至四楼是餐饮包房；五至七楼是KTV；八至十楼是洗浴中心、游泳馆；再往上是客房，顶楼则是取名自由城的休闲场所；棋牌室、咖啡屋、保龄球馆、高尔夫模拟台；连荷枪实弹的射击房都有，动不动就枪声大作好似黑帮火并。

我顺着电梯上了顶楼，但见此处金碧辉煌、豪华依旧。这里永远充斥着各形各色的人物，高官隐宦不乏其中，名商巨贾不乏其数，黑道龙头不乏其类，纨绔子弟不乏其人。另有百多名顶级美女，个个偶像脸庞，模特身材，含苞待放，勾魂摄魄。

我第一次陪赵总和客户谈判来的就是这儿，谈至中局，赵总忽然让我回避，只说早8点开车在楼下等着。我悻悻而退，闲着无事就上了自由城。时值凌晨4点，再烦嚣的地方也变得冷清了，空旷的自由城只有我一个人傻傻地闲逛，瞅啥都新鲜。我不住地憧憬自己啥时候也能随时出入这里，挥金如土地享受人生，忽然，斜旮旯里杀出三个美女，个个国色天香却又力大无穷，生生把我扯进一间包房，我几番负隅顽抗奈何双拳难敌六掌，终被人轮番蹂躏惨不能言。最可气的是，把人搭上后还要给她们钱，1000块钱就此打了水漂，害我啃了半个月的方便面。

此事极为讽刺，颇有满清割地赔偿之遗风，亦被我视为平生之耻。此番卷土重来依旧心有余悸，只好暂避身形。择个偏僻的角落，两大盆细叶文竹枝繁叶茂把我遮掩得很好，叫了一大杯咖啡外加两瓶力克，眼睛漫无目的地打量着四周。

第一章 红与黑 第12节（2）

斜对面坐着个满身珠光宝气的肥婆，一张胖脸保养得很好，浑身脂肪成堆，上秤称的话怕得二百斤开外。一把年纪了却满头披肩长发，染熨得如同瀑布倒泻，令人观之颇为不屑。可偏偏有个貌似潘安的帅哥走着猫步过去，这小子身材挺拔，笑靥如花令我自惭形秽，他与那肥婆几句搭讪时是有说有笑。我猛然醒悟，此子莫非就是传说中的鸭儿？现在习惯称之为少爷，有分教："云对雾，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瀚宇对苍穹，母鸡对公鸭，小姐对少爷。"对仗工整，令人叹服。

正唏嘘着，忽觉一股香风扑鼻，似我这等游戏花丛多年的资深名宿，一闻便知是chanal—five的催情香水，回过头来，一条窈窕身影坐在旁边的散座上。胸前钻坠儿寒光闪闪，身材玲珑百转，要前有前，要后有后，使用性能堪称国家5A。可惜年纪稍大，重施粉墨也难掩眉宇间的沧桑之意，但尤物不老，风韵犹存，她正目光迷离左顾右盼，想必是在搜寻下家。似她这般成色的若置身中上之档的KTV做个妈咪，定能红透半边天，可惜来自由城闯荡未免有些不自量力。因为这里成名立万的人多已上了年纪，都好吃嫩草，敢挑战熟女人妻的毛头小子又大都羽翼未丰，而如我这般有一败羞颜的更是万万不敢招惹她的。

咦？不对啊，生意不好你别冲我来啊？人家可是温慧贤良的谦谦君子。奈何香风袭面，人已坐在我面前。她掏出根白色过滤嘴的sobranie，轻启朱唇问我："有火儿吗？"我心底冷冷一笑，心说服务生多如蝼蚁，你偏偏问我借火，想必老夫的魅力不减当年。只好掏出zippo随手耍个花样，"噗"地火苗燃起。她面露惊赞之色地对了火儿，一口浓烟故意喷过来，入鼻绵软清淡，极具挑逗。可惜老夫重任压肩，哪还有那个心思，正寻思如何周旋才不至于唐突佳人，忽然手心振动不止，却是那狗日的刘元良终于肯打来的电话。

电话里称，一干贵客即刻驾临，命我速速接驾。我只好向对面的美女姐姐致以歉意一笑，一把抄起桌上的两瓶力克，边走边喝，飞也似地往楼下跑去。

第一章 红与黑 第13节（1）

站在银丰楼下，扑面寒风丝丝刺骨。我搓手跺脚，取暖基本靠抖，把身穿旗袍的迎宾小姐逗得直乐。等到两辆挂着黑牌子的帕萨特上了台阶，我殷勤地跑过去开车门，前前后后一共下来七个，五男二女。刘元良最先下车帮着我往里面请，总算他老小子会做人。

进了包房分宾主落座，刘元良逐个介绍。这里面有立案庭庭长，执行庭庭长，刘元良，民二庭副庭长，另有一个女审判员，一个小姑娘书记员。我一一握手，点头如鸡啄碎米，又忙前跑后帮着点菜，十菜一汤定下来另开了4瓶38%五粮液•王者风范，挨个斟满酒，把孙子相装了个十足。等菜上齐了才举起杯，把事先准备好的客套话背了一遍，想也不想就一饮而尽，刹那间喉咙如烈火焚烧，鼻子发酸险些哭出来。

刘元良坐在我对面，不住地帮着劝酒，一面指使我把酒敬了遍。所幸大酒店的杯子极为考究，喝白酒通常都用七钱杯，然而逢杯必干，转眼间打通关下来已有半斤多下肚，但觉一股热浪从胃里往上翻涌，冲得我头昏眼花，耳鸣阵阵。

那位女法官叫王丹，年近四十了却梳着麻花辫，身上穿着CFD06的韩国少女品牌，眉宇羞涩形如处子，几杯酒下去立时满面潮红，衬出贵妃之相。刘元良紧挨她坐着，满嘴荤的素的不住地挑逗口无遮拦，再经我一口一个王姐叫着甜得发腻，已有些风骚之意，不时媚眼儿抛过来，煞是解酒。倒是那个叫晓霞的书记员言语不多，颇为文静，模样生得也周正，假以时日可成栋梁之才。

酒越喝越急，气氛便乱了起来，这些个平日在机关板着身子装人的家伙终于能一泄闷气，各个口出狂言互相吹嘘。这个说自己如何地明察秋毫秉公执法，那个说自己如何地通晓阴阳神目如电。陈年旧账添油加醋，壮语豪言唾沫横飞，倒把我晾在一边，全忘了谁是今天的

东家。转眼间四瓶酒见底，我只好硬着头皮又叫两瓶，不住地给刘元良使颜色该说正事了，岂料这老小子仿佛未见。

心里起急加上酒精一催，我顿觉头晕目眩。便在这时，那个叫赵晓霞的书记员款款站起，软声细语地说："跟文哥初次见面十分高兴，文哥事业有成是我学习的榜样，眼下我正好有点事不知文哥能不能帮忙？"见我点头，就说，"我本来答应亲戚从单位弄些台历，结果单位后勤没办妥，正不知道该怎么答复人家呢，文哥能不能帮着张罗一下？"说完又补充一句，"用不了多少，几十套就行。"

第一章 红与黑 第13节（2）

经这一吓我清醒了许多，心想近墨者黑，这小丫头片子涉世不深居然也懂得趁火打劫，如今这场合里我哪敢说个不字？可被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勒索又叫我如何咽下这口气，我笑了一下说："小事一桩，只要老妹儿敬一杯酒，文哥过两天就办。"包房里静了下来，都笑吟吟地看着我俩。晓霞一脸勉为其难地举起杯说："我不大会喝酒，可文哥既然答应了我就先谢谢了。"说着满脸苦相地喝下去，小脸儿呛得通红。我随着也干了却不能算完，又倒了一杯说："文哥记性不大好，过两天兴许就忘了，老妹儿再敬一杯我立马就办。"晓霞端着酒杯往四面看，好像想求救。

满屋人忽然哄堂大笑，王丹笑得花枝乱颤，她捂着肚子说："小文你快拉倒吧，我知道你酒量不含糊。可你也不打听打听，我们院长每回赴宴都带着她，别看这丫头岁数小，在咱区政法界赫赫有名，鲜逢敌手，你那两下子就别显摆了。"众人笑得更厉害了，我这才知道这小娘们儿是扮猪吃老虎，我迎合着众人惭愧一笑，顺着椅子出溜下去。

喝酒的目的往往不是为了醉，而是为了装醉。这一招苦肉计果然奏效，众人连忙把我从桌底拉出来，各个面露关切之色，多半是担心我真撂倒了没人结账。总算刘元良有点良心，圆了场之后话题一转落到正题上，说小文是我多年的朋友，给人家打工也不容易，事先我跟大伙儿都透过话了，各位无论如何得搭把手。

我斜睨着眼睛看他们彼此耳语了几句，然后刘元良向我眨了眨眼，估计是问题不大，我这才像吃了定心丸。看桌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我故作吃力地站起来说："众位哥哥姐姐费心了，今天既然来了不但要吃好喝好，更得玩儿好。楼上有现成的KTV，房间我也订了，我听刘哥说你们院号称同一首歌俱乐部，今天也得叫兄弟们开开眼。"众人听了都眉开眼笑，由我指引着奔了六楼。

第一章 红与黑 第14节

好一番鬼哭狼嚎，魔音乱耳，执行庭孙庭长愣是能把《冲动的惩罚》唱出山东快书的韵味来，王丹审判员一曲《伙伴》纵然荒腔走板却骚浪十足，看得刘元良直咽口水。倒是晓霞的音色圆润，慢唱《当爱已成往事》博得满堂彩，其间又上了两打青岛纯生，个个喝得一塌糊涂，只有刘元良搂着王丹在那儿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吼《相思风雨中》。满屋子灯光飘摇，烟雾弥漫，不知是人间天上还是天上人间。蒙眬中我只觉得他们每个人都像野兽，个个青面獠牙，狮头狼尾，将我撕扯得支离破碎，鲜血顺着他们的嘴角淋淋滴落……

迷迷糊糊地去结账，早估算出身上现金铁定不够，幸好公司给我办的卡可以透支五千元。那个满脸青春痘的收款员将带着我体温的信用卡来回刷两下，四千多块钱应声化作飞灰，虽然不是我的钱也十分肉疼，可毕竟人在屋檐下，只有喂饱了他们才能填平我前途上沟沟壑壑。

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我本不过是一只小羊，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却只能被命运摆布，不得不为填满老虎的胃口充当做局的卒子，为图得苟延残喘而贪恋那少许残羹冷炙。更为了不在丛林里迷失，即便只是他人手里可用可弃的棋子，我一直守有一片狭小的心灵自留地，好在混沌中时找到自我……

第一章 红与黑 第15节

我全忘了怎么跟他们道别的，幸好没有开车来。不同纯度的酒在血管里开始作怪，刀枪剑戟鏖战不休，直杀得我浑身千疮百孔，胃里翻江倒海。我终于跪在地上大吐起来，来不及消化的美酒佳肴仿佛油井喷发般倾泻在光洁的大街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三步一吐，五步一呕……我摇摇晃晃地走完整条湖西街，每个角落都留下了我倾情勾画的点点精华。

我不住地抽打自己的脸希望能清醒一点，因为我已经想不起自己的住处了。那一刻的文明是如此无助而可怜，一会儿搂着路灯哭，一会儿骑着垃圾桶笑，心里想的只有老家里那温暖的火炕和老妈亲手煲的酸辣汤。

眼前忽强光刺眼，一辆跑夜活儿的出租车向我狂闪大灯。我踉踉跄跄地跑过去钻进驾驶室，车子骤然启动更令我头疼欲裂，一股来自骨子里的烦躁如百爪挠心，忽然间已不想回去，对那位疲惫不堪的司机大喊着说：“带我去个能泡妞的地方！”

第一章 红与黑 第16节（1）

刚才那位的哥也是性情中人，颇解风情，一路狂飙将我送到这个名为彩虹的演艺酒吧里。以前我也常来彩虹，彩虹装修别具一格，旋转灯箱分“赤橙黄绿蓝靛紫”七色一体，随一周七天变换色彩。今天是周五，蓝色的主色调幽暗而深邃，挑逗而迷幻，放荡而妖异，仿佛能剖开虚伪的外衣把骨子里最原始的渣滓勾出来碾碎了。

我曾经在这里待过一整天，喝了两大份甜酒，烟雾缭绕中那群被荷尔蒙烧坏脑子的男男女女不知疲惫地跳着抽筋体操，走掉一批又补上一批，好像磨上的驴子，走多久都在原地打转。

酒吧上下两层，一楼分快摇慢摇一大一小两间，楼上则另设包房36座，音乐灯光与楼下无异，却有大床当中立，内套洗手间，专供在下面对上眼的风情男女泄欲之用，只需300块钱从吧台买一把“将军不下马”自里面锁上，狂野之中挥霍最纯粹的兽性，据说有治疗阳痿的奇效。

我揉着愈发沉重的脑袋，先闪进慢摇吧喘了口气。要了瓶冰镇苏打水一口气灌下去，从里到外透心凉，打出两个舒服的嗝，酒立刻醒了不少。去洗手间洗了脸，理好蓬乱的头发，镜子里的文明再次容光焕发，理好戎装，子弹上膛，专等猎物出现便扣动扳机一枪毙命。

寻了个空位置坐好，身边一个乳沟深邃的丫头颇让我动心，正想近水楼台地凑过去搭讪，却惊讶地发现她手腕上几道清晰的刀疤，伤痕未愈，血肉结痂，想是刚割脉不久。唉——问世间情为何物，我暗暗赞叹当今世上还有如此三贞九烈的奇女子，左右思量还是敬而远之吧。

刚换了个座位，一个年过不惑浓妆艳抹的阿姨扭乳甩臀地杀过来，香风熏人，朱唇滴血，用鲜红的指甲不住地调戏我，眼中饥渴之情旺盛如火。我笑了笑，问：“什么价儿？”她立刻就怒了，双手叉着

水桶腰，咬牙切齿地说：“你骂谁呢？我像是出来卖的吗？”我连忙说别误会，其实我是出来卖的。

她重新打量我半天，大概是诧异我这么一表人才的居然也会做“少爷”，鼓了半天勇气才问：“那你开个价儿！”

可我一向安分守己，确实不知道少爷们的行情，只好伸出拇食二指打出个“八”字，究竟这代表八十、八百还是八千由她去猜好了。

第一章 红与黑 第16节（2）

她果然被震住，嘴里不知骂了句什么便悻悻离去，我如释重负地长出一口气，点了枝“贡品娇子”擦亮双眼四处打量。慢摇吧从来冷清，除非有在对面摇累了的过来喝点酒聊会儿天，否则人少得很。此刻亦然，为数不多的几个庸脂俗粉实在难入法眼，百无聊赖之际渐觉酒气上涌，看来只好去对面的惊涛骇浪中碰碰运气了。正在壮志踌躇间忽觉眼前一亮，一条修长的身影与我擦肩而过，随之而来的居然又是chanal—five催情香水，激得我连打了几个冷战，荷尔蒙迅速紊乱不堪。

寻着那股味道望去，见其远远坐在角落里，伊人满头流苏编成无数小辫儿，衬得她明眸皓齿，娇魇如花，三围匀称，韵味十足，看来天公不负我啊。

我叫过那个长相酷似李宇春的调酒师，点了两杯新调的Mint—Julep加冰鸡尾酒，从口袋里摸出一小袋儿意大利“极品苍蝇王”催情药粉偷偷溶在其中一杯里，叫侍者给我的猎物送过去。侍者说明来意时她似乎愣了一下，顺着侍者的指引望向我这边，我端着酒杯遥遥举起一饮而尽，再送上一个灿烂的笑容。她似乎也笑了一下，拿起酒杯左看右看，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心里把阿弥陀佛、无量天尊、哈利路亚、阿门、西门大官人保佑等各念了个遍，终于见她浅浅品了一口，还冲我点了点头。

我按捺住心头狂喜，又点了杯加冰威士忌，两根手指轻托着杯子如豪门公子般风度翩翩向她走去。

“一个人？”我很绅士地问道。她点点头，竟然示意我在对面坐下，这便有了八成胜算。刚坐在她对面细端详几眼，骤然发觉她竟十分面熟，这不是在银丰跟我借火的那位美女姐姐吗？想必是在银丰空手而归，只好来这儿碰运气了，也算她有自知之明。老夫打猎遇家禽

不禁心中大呼上当，然而箭已在弦不得不发，看来不但身上这几张残币难保，更可惜了那价值200元的极品苍蝇王。

我递了支烟给她，掏出zippo再耍个花样为她点上，熟悉的动作令她眼前一亮也认出了是我，她抿嘴笑了起来。苍蝇王五分钟见效，她喝得虽慢却也半杯入了肚，此刻必定欲火攻心得坐不住椅子了。我单刀直入地问："你那里，我那里还是楼上？"她会意一笑缓缓站起身，食指对着我勾了几下，挑逗地叫我跟她走。

第一章 红与黑 第16节（3）

可刚出了酒吧我就傻眼了，尽管她浑身名牌、钻坠耀眼貌似有钱人，但毕竟满脸的风尘相。岂料她不但是驾车而来，而且开的是高大威猛、素有二奶车之美誉的宝马X5。车身前隆后翘上耸下稳，如下山猛虎般不怒而威，吓得我两股战战几欲先走，方才骚动而起的情欲立刻丢了大半。哥们儿今儿个是看走眼了，能驾驭如此坐骑的女人似乎只有两种，一是女强人，二是新情妇怎么看她都是归在后者序列。孔圣人教导我们说：有主儿的干粮不能碰，更何况这主儿还是天上的。

只见她优雅地发动车子，看着木讷的我笑着说："上车吧小伙子！"我咽了口口水，鼓足勇气开门上了车，心道：宝马车内死，做鬼也豪雄，孔子另有曰：你慌个毛啊?

车内空间宽敞，动力强劲，转速敏捷，车轮转动不带半点杂音，真皮座椅承托有力顶得我浑身酥软。午夜的马路宁静而阴晦，我看着她熟练地驾着车，忽然起了骇人的心思，若到得僻静处我将她斩杀车内，再托运回去，用电锯绞成无数块自马桶冲下岂非神不知鬼不觉?这辆车重喷新漆开到黑市，一转手起码四五十万保底。

想到此我的左耳边立刻飞来个头生牛角、尾如箭头、手持钢叉的黑色恶魔在激动地对我说："杀了她，你就可以少奋斗十年了！"我的面目渐现狰狞，似乎杀机已动。然而右耳边旋即飞来个头戴光环、背生翅膀、手提弓箭的白色天使喝斥我说："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做，离地三尺有神明，千万不要遗恨终生啊。"我猛地打了个冷战，浑身上下一无凶器二无凶胆，暗道：罪过罪过！

驾车的她哪猜到我内心痛苦抉择，随着催情药在体内弥漫升华，早已呼吸急促，气息炽热，满眼的轻嗔薄怒。终于，她猛地把车停在路边，抱着我一阵狂吻，手呈虎爪之形，臂运擒拿之力，招招不离我要害部位，欲望吞噬下已完全蜕变成最最真实的原始女人。看着迷乱的她我忽然有了个想法。"试没试过一边开车一边做？"

“出事怎么办？”。

“没关系，往二环开，车少！”

“让警察看见呢？”

“那不更刺激。””

银灰色的宝马在寂静的公路上划出蛇形轨迹，仿佛也在亢奋中放荡地呻吟着。我内心里潜伏着的空虚也随着路面扩散开来，诱惑与本能在放任中纠结，拷打着坚硬外壳下脆弱的灵魂……

第一章 红与黑 第17节

这场耗尽我浑身力气的官司在立案庭庭长大力支持下一拖再拖，三个月后“准时”开庭。我事先打过招呼，装成听审的坐在台下，主审法官果然是王丹，书记员则是晓霞。小夏独自一人揣着我起草的台词轻装上庭，面对着阵容庞大的死者家属舌战群儒，八面威风。对方一半是法盲，一半是文盲，要钱没钱要人没人，穷得连律师都请不起，被拖了三个月早就没了脾气，除了会大呼小叫哭天抹泪半句话也说不到点子上，气得王丹大锤猛敲，差点以咆哮公堂论处拉出去重责八十大板。

这样的法庭辩论简直如同先买通了裁判再让巴西踢关岛，全场压倒性胜利。毕竟出了人命，意外死亡赔偿金是躲不过的，但查出死者户籍是农村的，按照农村意外死亡赔偿标准八万元了事，再加上拆迁费总计十四万六千，这还包括我良心不安多给的两万。一纸判决书当堂宣判，估计对方连上诉都不懂。

大概是前几天我帮忙弄了的几十套台历在起作用，晓霞不住地跟我眉来眼去。她淡淡一笑，甜涩如樱桃初熟，撩得我心猿意马，浮想联翩。我心知等案子了结、工程落地时还得破财勾引一下，小妮子上次虽然摆我一道，但毕竟是身在衙门，朝中有人好办事，再加上她还有个存酒的宝贝肚子，今后求人家的地方少不了。

有这场官司杀鸡儆猴，余下的工作异常顺利。几天后立山路继续动工开始场地整平，留小夏自己在现场昼夜值班。我连夜赶出一份工作报告回到公司，赵总翻了两眼丢在一边。他指着我鼻子好一顿大发雷霆，骂我擅离职守，骂老周办事不力人头猪脑烂泥糊不上墙，但多半是在骂老周，看来下次董事会上又得出乱子了。我勉强算是功过相抵，奖惩各半，工程津贴被罚了一半还剩一万五，所幸一大堆招待费的发票都签字报销了。

回到拆迁办公室我老老实实上了几天班，接待立山路涉及到的动迁户，能拖则拖，能推则推。耗得他们火烧火燎寝食难安时自然拿着猪头来拜庙门，我这才照章办理，结结实实揩了几挑油水。大事完毕，跟赵总告假七天。拿着他签字的票据到财务领了足额现金，总算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一时间意爽神清。我正琢磨到哪儿犒劳自己一下，小夏忽然来了电话，苦不堪言地说自己好几天没睡安稳觉了。

原来官司虽然不温不火地结了，可那死鬼的残疾老父居然亲自出山。这老丈早年间出了车祸，双腿自膝盖以下截肢，却能凭空架双拐快步杀到现场，逢人便骂，抡拐就砸。有道是拳怕少壮，小夏岂是易与之辈。兵来将挡，当仁不让，那老丈与之对骂几次没占着便宜，便剑走偏锋，每晚借酒浇愁，十点钟以后准时粉墨登场，站在拆迁现场的施工简易房外破口骂道："小夏我操你妈，小夏我操你祖宗，小夏我操你八辈儿祖宗，"横竖就这么三句真言，偶尔打乱次序算作创新，但万变不离其宗。

小夏充耳不闻大摆肉头阵，但终归百密一疏，清晨出门拉野屎时，一记飞拐正中其后脑"玉枕穴"，险些拉了一裤子，回过头却见那老丈站在远处怒目而视，单拐拄地身形稳如泰山。害得小夏从民工那儿借了个安全帽，每次出门都遵纪守法地顶在头上。

一番话听得我啧啧称奇，心想空架双拐行走无碍的已不多见，居然在单拐飞出后仍屹立不倒，实在传奇得很，莫非这老匹夫是退隐多年的武林名宿，江湖人称"天残地缺横扫乾坤鸳鸯无双拐"的便是他?

第二章 漂亮朋友 第1节

一觉醒来朝霞满天，浑身的疲惫一扫而空，激昂的青春催促我快些上路，手拿皮包哼着“小呀嘛小儿郎”，美滋滋地驾车去公司。在指纹签到感应器前按了半天才听见提示音，一抬头便看见接待室里珠光炫目，秀色可餐。今天当班的是大美人杨洋，她穿了件大红珍珠衫，烫乱的长发披散下来宛若人猿女泰山。媚眼如丝，胸丰臀肥，好似一方巨大的磁石将我这块炼铁生生吸了进去。

杨洋故作不觉，捧着本《林徽因诗集》在那里一目十行，十目还是十行地看，半天不见翻一页，浑身的小资情调也不知是装给谁看。

前两天和小夏喝酒时曾提起她，没说两句小夏立马来个半红脸。说早打听清楚了，别看这丫头片子成天拽得好像豪门千金，以前在梦红楼KTV坐过八个月的台。一张小嘴万客尝，价钱合适就出台，嗑过药，打过胎，傍过大款，养过小白脸儿，这两年才退隐风尘的。其实在咱这儿坐班是假，哪天不是好车接送的？估计是看咱公司门槛高能接触上层人士，只盼着寻个财貌相当的好过后半辈子。

我知道他在雪岭双姝身上没少花心思，尤其是杨洋。今天一块巧克力，明天两条红纱巾的，钱没少花，钉子也没少碰，可偏偏打听出是个有前科的。这一番惊天爆料自然有恼羞成怒加醋添油之嫌，但瞧他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又由不得我不信，我不仅暗叹一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似李香君、梁红玉那般的青楼翘楚红尘义妓已远随云影杳，空留我辈孤守月光寒啊。

小夏越说越来劲儿，末了又狠骂一句婊子！忽然转脸一笑说，现在我就稀罕刘雪琪了，我知道文哥也看她俩好，一直是给兄弟面子。杨洋我是没兴趣了，文哥要是看着好我立马让贤。

我知道他这几天在拆迁现场混得不错，每天好烟抽着、好茶端着，吆五喝六百般刁难拆迁公司那帮灰孙子，肯定勒了不少黑钱，正好趁这机会打他的土豪。于是我装作勃然大怒，呸地一口酒啐过去，

说放你家的罗圈屁，还让贤？你真当杨洋屁股上烙着你家印记呢？别说你意淫，就算真是你玩剩下的还敢往我这儿推？说这话也不怕拉不出屎憋死。

说完拍桌子我就要走人，小夏脸都白了，一把抱住我不住地赔不是，骂自己嘴跟粪车似的没个把门儿，让我别跟他一般见识，一会儿乐康洗浴他安排。我假装挣了几下才坐回去，没好气地说去乐康用你请啊？要请就凯撒宫、天池殿的。

他连忙说没问题，今晚上只要文哥能尽兴，我豁出去了……

看着眼前如花似玉的杨洋想起小夏的话，一时间满心轻佻之意。我低头凑过去想在她耳边吹口气，却觉得一股Olay香水的味道直冲脑髓，麻酥酥的让人好不受用，连忙点枝烟压一压。她一脸厌恶地用书扇着烟雾，懒懒地说："好久不见了？"

我吐出一口烟，猥亵地笑着说："谁说的？昨晚我还梦见你了呢。"她白了我一眼说："听说你在拆迁那边露大脸了，老周干了那么多年都拿不下来，你一出面全摆平，全公司上下都传这事儿呢。"我嗤笑一声说："小场面而已，哥哥的真本事你还没见过呢，今晚请你吃饭？"她撇了下嘴说："改日吧！"

"改日？"我羞答答地捏着衬衫衣角说，"人家还没准备好呢，你就这么急想见我的真本事？"

"滚，流氓！"她指了指楼上小声说，"赵总一大早就来了，没准急着听你汇报呢，还不快去？"我一拍脑门，知道赵总时常带她出去应酬，这话真不能不信。连忙向她抱拳施礼算作答谢，转身一路飞奔上了电梯。

第二章 漂亮朋友 第2节（1）

赵总原名叫赵水强，十六七岁跟着河南老家的民工团出来谋生。修过水暖，蹬过三轮，扛过板儿锹，踮着脚一步步地往上爬。总算功夫不负苦心人，瞎猫碰上死耗子，三十八岁那年也不知怎么就揽了个大工程，赚得沟满壕平，平地一声雷，陡然富家翁。之后开始在房地产业崭露头脚，现如今在这一方水土上呼风唤雨，富甲一方，改名叫赵鹏程。

自此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家乡的三亲六故、街坊四邻但凡开口相求的都给接过来赏口饭吃。公司这几个副总也多半是当年同甘共苦的老弟兄，故此被父老乡亲奉若神明，就差铸个铜像在祖先祠堂，每日三炷香两盏茶地供奉。

这两年公司运作趋于平稳，操心的事儿却与日俱增。赵老总财盛体虚，得个感冒也得住院。刚年过四十就开始脱发，开始还能地方支援中央，现如今却弄得跟范甘迪似的一轮明月照九州。我敲门进去的时候他正对着镜子涂脱脂生发水，看清是我也没吱声，继续忙活他的，满屋子刺鼻的怪味儿。

我从包里掏出准备好的材料，字正腔圆地把立山路拆迁的大小事宜简要汇报一遍。这趟活儿虽然有油水可捞，但我刚刚得到重用，只是从动迁户那边卡了点钱，总共不到一万根本不会留把柄。公司的钱万万不敢沾，招待费稍微高了点但都有发票实据，心里没鬼说起话来也硬朗。

赵总一边洗手一边点头，刚想说点什么桌上电话忽然响了。我毕恭毕敬地把子机交给他，偷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是巩总的手机。巩总是负责销售的，立山路刚拆完时我跟他交接过，落地砸坑开始规划建住宅小区，取名叫湖畔花园。

赵总接通电话："小巩啊，销售怎么样？"巩总天生的大嗓门，说话好像豫剧里的黑头老包，即便我离着老远也能听得十分真切。大概

是说小区销售顺利的超乎想象，除了北三区的一批大面积楼和一些散落的顶层外，其他的已经销售一空。赵总闻言喜形于色，脑门闪闪放光。可临了巩总忽然追加一句说：瞧这情况明年6月份前户主必须入住，土地证得抓紧办。别耽误了办房产证，再拖下去可来不及了，到时候业主非翻脸不可。

赵总眨了眨眼说："土地证我正让老钱办着呢，估计快了，下来之后立刻让他跟你交接。"挂了电话，赵总脸色顿时晴转多云，连着拨了两个号码都不通。他抬眼看看我，操着河南普通话说："去办公室找钱启东，让他滚过来见我！"看样子是动了真怒。

第二章 漂亮朋友 第2节（2）

我把汇报提纲放桌上急急忙忙往外跑，下一层楼转弯到了副总办公室。刚要敲门，忽然停住了。公司的门锁除了财务是防盗门，其他的都是球形锁，虚掩的时候就松松垮垮的，从里面反锁上则严严实实的没有缝隙。大白天就锁门肯定有内情，这会儿走廊里静悄悄的没人，我仗着胆子把耳朵贴门上，屏住呼吸听了一会儿立刻全明白了。

里面窸窸窣窣的，一会儿喘息一会儿呻吟，听之令人血脉贲张浮想联翩，不知哪家的姑娘又遭老钱的狼吻了。

老钱在公司是出了名的怕老婆。老泰山在省里身居要职，颇有来历，钱夫人是市检察院的，比老钱小了十来岁。娇生惯养专横跋扈，气死孙二娘，不让顾大嫂，每晚5点整都开着奥迪A8准时接老钱下班。我见过多次了，长得两颊消瘦吊眉凤眼，满脸克夫相，再配上一身蓝黑色检察官制服，好似判官转世错投女胎，令人望而生畏，不由得暗暗替老钱叫苦。

据说老钱每次出去应酬都得提前打报告，得批准才如获大赦，但12点前必须回家，晚一秒则拒之门外露宿街头。有时候老钱请不下假来又赶上事情太急，只好斗胆先斩后奏，第二天就看见他戴着口罩或者墨镜来了，不是叫九阴白骨爪抓出几道血痕，就是被一记“双龙出海”打成熊猫眼了。

不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老钱身上的风流韵事历来层出不穷，只是没被抓到把柄才能苟活至今。

我在门外站了半天也没见里面散场，暗叹这老小子倒是个高手。可赵总还等着回信万万不能再拖了，我只好倒退几步故意弄出响亮的脚步声，又咳嗽一下才敢抬手敲门。里面安静了有半分钟，才听见老钱镇静地问：“谁呀？”

我说我是小文，赵总吩咐我来请您过去。老钱似乎先嘟囔了一句，旋即说：“你告诉赵总我马上过去。”我答应一声假装往回走，却

躲在楼道口的阴暗处偷偷盯着，看看哪位佳丽能让老钱这么卖力气。

时间不长门开了，里面走出个衣衫不整头发凌乱的窈窕倩影，惊得我浑身一哆嗦，居然是刘雪琪！我急忙蹑手蹑足地往楼上走，心说可怜的小夏啊，雪岭双姝的玉女形象相继坍塌，真让人欲哭无泪。这事儿还是先别告诉小夏，小兔崽子别的能耐没有，一哭二闹三上吊可是看家本事，我才不找那晦气呢。

第二章 漂亮朋友 第3节（1）

几分钟后，老钱气喘吁吁地上了楼，原本油光锃亮如许文强的大背头来不及打理，浑身一股汗臭味儿，看来刚才真拼了老命。见了赵总点头哈腰满脸谄媚，问："您找我？"

"证儿办下来了吗？"赵总连招呼都懒得打，迎头就问。

"啊，快了快了。"老钱一边说着一边从兜里摸出根烟叼上，又磨磨蹭蹭地找火机，摆明了是拖延时间想词儿呢。"快了是多久？"赵总两眼放光，把老钱烤得手足无措。

"再给你两个礼拜拿得下来吗？"赵总步步将军，一点面子也不给。

老钱烟也忘了点，一脸的无辜加无奈，说赵总你不知道，原来那个顾局长内退了，又新上来一批恶狼，不喂饱了就是不办事。他们揪住咱手续不全一个劲儿地搪塞，俩礼拜可来不及。我正琢磨着去市里跑跑，请市委的刘主任给求求情呢。

"放屁！"赵总狠剜了他一眼说，"刘主任那么好请？你是不是又想借机巴结他？老毛病又犯了吧？上回……"说到一半他忽然意识到我也在场，后半截话又咽了回去。

可惜我还是明白了大半，老钱虽然也贵为副总，但他是众多副总里年薪最低的。为人不但贪而且滑，什么东西填到嘴里就别想他再吐出来，这些年他没少占公司的便宜，所以赵总一直不愿重用他。留他在身边一是因为有多年的交情在，再则我听说从家谱上论老钱好像还是赵总的表娘舅，有些时候赵总只好睁一眼闭一眼。这一回估计不是他跟土地局的人装大爷，就是舍不得孩子还想套狼，省下钱来继续中饱私囊。

是非之地不宜久留，瞧赵总那一脸密布的阴云，搞不好就得拉我当壮丁。刚想告辞离开，赵总忽然摆摆手示意我坐下。我当时脑袋嗡的一声，有道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心里不住地后悔刚才没直接走。

第二章 漂亮朋友 第3节（2）

赵总运了半天气，强压怒火指着老钱说："你回去吧，这事儿不用你了，一会儿到财务把经费返回去，等证件办下来你再帮着跑后续工作。"老钱愣了一下，似乎想辩解几句又忍住了，满脸颓废地点了点头，临出门时阴森森地瞥了我一眼，瞥的我心里发毛。他该不会以为是我打的小报告吧，这可要六月飞雪了，我他妈招谁惹谁了?

听老钱的脚步声远了，赵总这才低声骂了一句什么，抬头发现我脸色不对，问："咋了小文？没休息好啊？"我这才回过神来连忙说没事儿。

赵总摸着光秃的额头，语重心长地说："年轻人嘛，苦点累点不怕，像你岁数小，有学历，办事有冲劲儿，多锻炼锻炼大有好处，看见你就想起我年轻那会儿……"我只有点头称是，心里越来越没底，但还留有最后一丝侥幸。

终于赵总一拍桌子，眼神殷切地对我说："前一段儿拆迁那片儿你干得不错，的确是个人才。你也看见了，我手下这帮老家伙都混懒了，该出力的时候根本指望不上。要不，土地证的事也归你吧？一个月之内无论如何也得拿下，有什么困难直接跟我说，缺钱我出钱，缺人我出人。"我暗暗叫苦，心说怕什么来什么，老钱那么大个副总都败下阵来，我一个小沙拉弥值几斤几两，这不是把我放火上烤吗?

可赵总两眼放光地等我表态，这帮土财主全都一身生杀予夺的土匪脾气，要是推脱掉那还不如直接辞职呢。在豪格我也混了几个年头，付了那么辛苦才熬到现在，哪能说辞职就辞职。短短几秒钟我的心思百转千回，终于一咬后槽牙，硬着头皮说："承蒙赵总看得起，我一定尽力而为。大话我不敢说，办不下来您开除我！"赵总一拍巴掌说："好！这话听着提气，你去财务领经费吧，我这就打电话。"

第二章 漂亮朋友 第4节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下的楼，脑子里乱得像碗滚沸的卤煮。今天出门忘看黄历了，活该我命犯天煞孤星，别说这事儿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就算真办妥了老钱会怎么想？刚才那场景换成谁也得误会是我先跟赵总打完小报告，然后再把这活儿揽过来从中谋好处。老钱是有名的蔫坏损，睚眦必报，软刀子杀人，今后这日子怕是难消停了。但转念一我怕个球啊？大不了走人呗，城里混不下去就回乡下扣个大棚种韭菜，娶个农村老婆生他一炕娃，享受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难不成还饿死了？

到财务处领钱时，进门发现就婷婷一人在，她正掐着一堆票据在那儿上账。抬头看见我嘻嘻一笑，说："这不是文大款来了吗？快坐快坐，我得好好巴结巴结你啊。"说完起身给我倒水去。我没答话，伸手抄起她桌上的杯子咕咚咕咚一阵牛饮，喝完咂咂嘴说："普洱茶？滋阴壮阳的好东西啊。"

她一把抢回去，满脸嗔怪地说："嫌不嫌脏啊？真不拿自己当外人啦？"话虽这么说，自己竟然也喝了一口，我不禁喜上眉梢。《水浒传》里有段经典的场景，潘金莲曾喝了半盅酒后递给武松，这份暗示比北极熊求爱更直接，武松没喝，现在婷婷喝了，我老人家莫非又要走桃花运？

婷婷比我入公司早得多，她老公好像是某个衙门口的采购员，长年在外面飘，扔下一朵鲜花在家孤芳自赏。打我来公司报到那天就对我眉来眼去，这份寂寞难耐我如何不知？只是碍于人言可畏才没下手罢了。

我擦擦嘴说："日子过不下去了，找你这财神奶奶给支点钱好买米下锅！赵总打完电话了吧？"她嗯了一下，压低声音说："下午我就给你打到工资卡里，改天你得请客啊！给钱总还不到五万，给你的可是这个数啊！"说着十根手指齐齐伸出来。

经她这一提醒我心又乱了，赵总上来就给十万，摆明了捧我。谁拿这么多钱办事儿都得一路绿灯，赵总这么做难道是故意挤兑老钱，想杀杀他的威风？我知道在大帮哄一样的企业里，赵总这个家长不好当。明着不能说只好设计几个套子旁敲侧击，可你也不能拿我当枪使啊？这么深的水把我推下去，淹不死也够我喝一壶的。

第二章 漂亮朋友 第5节

回到办公室想了半天也没理清头绪，我随手开了电脑浏览花边新闻，上回用迅雷下片儿时电脑中了毒，每隔几分钟就弹出一大堆黄色网页，带幻灯带试播的，天天更新，我想不看都不行。杀了好几回毒也不行，又懒得重装系统，只好屈服于淫威之下放任自流。看着弹出来的肉色画面想起楼上的婷婷，心说大敌当前总得放松一下，择日不如撞日，今晚就把她拿下。

一边想着美事儿一边不经意地打开大学校友录，毕业这几年来和同学疏远了很多，自这个录建成后我还从来没留过言。看着上面一大帮闲人的无聊留言，当年那些牛气冲天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心头感慨万千。班级相册里最多的是结婚照，好多人都成家了，有的已经为人父母，相片上的人个个血肉苍白笑容生硬，无不显示着婚后的无助与无奈。

来回过了一遍照片，惊奇地发现其中居然有我，原来是去年参加寝室老三的婚礼时所留。老三人缘儿不错，那天光大学同学就去了两桌，合影时站了两大排，众星捧月似的簇拥着当中两位新人。老三西服笔挺，玉树临风，帅得一塌糊涂，身边的新娘子小巧玲珑，笑靥如花。

把照片上的人逐个对号，右上角一个身材粗矮的黑小子令我眼前一亮，刹那间如拨云见日茅塞顿开。这小子好像就在本区的国土资源局，上次见面还给了我一张名片。我跳起来翻箱倒柜地好一顿找，最后在钱包的夹层里摸到这根救命稻草。连忙打了一个电话过去，响了半天那边才接，一张口就满嘴苞米味儿使我确信是他无疑。我忍不住激动地对着电话喊：“马王吗？我是文明，今晚上请你吃饭！”

第二章 漂亮朋友 第6节

“在下马王，没有缺点，就是有点好色，还没有女朋友！”这是马王在大学第一次班会上的自我介绍，惹来满场爆笑如山呼海啸般持久不息。我强忍着和旁边的老四窃语道：“这小子咋这么饥渴呀？”老四狂笑，别人都不笑了他还在笑，搞得所有人都看我，怀疑我掐住了他的命根子。

第二天全班男生全民皆兵勉强组成两支球队踢了场友谊赛，然后浑身臭汗一起去洗澡。二十几个小老爷们儿个个甩着条不雅之物赤诚相见，群鸡起舞。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马王天赋异禀不逊欧美，堪比嫪毐转世，更胜如意郎君薛傲曹，可称得上人中赤兔，令我辈自惭形秽无地自容。第二天“工大第一匹种马王”的称号响遍校园，“不服掏出来比比”成了马王的口头禅。

大三时候我选修法律英语课，讲课的是个来自尼日利亚的黑人外教Ken。他身高一米八六，膀大腰圆如半截黑铁塔。有人受不了马王的嚣张气焰，怂恿他说：“有本事你和黑Ken比去！”马王受激不过真的去了。具体方案是我给黑Ken频频敬水，喝得他黑色皮肤下的白色膀胱一阵阵吃紧，只好肥水来流外人田。然后马王雄赳赳气昂昂地尾随进了洗手间，为国争光，不畏豪强，忠勇可昭日月。

可惜马王还是输了，因为马毕竟不如驴啊！

受了这番胯下之辱，马王自此三缄其口，那句口头禅再也听不到了。

第二章 漂亮朋友 第7节

把马王送进按摩室，我疲惫不堪地躺在休息大厅的沙发上，只觉得酒劲儿上涌头昏脑胀。没成想马王毕业几年酒量大进，居然能跟我平分秋色。二十瓶小淡爽下去打了个手平，看来这政府机关果然是口炼钢的好炉。

吃饭的时候怕他跟我拿搪，求他办事儿的话一直憋着没张嘴，总得先伺候舒服了，让他手短嘴短那里也短才好说事儿。

乐康洗浴的老板总算开窍了，把浴室和休息区重新翻修了一遍，请了一队表演团每天三个小时的歌舞杂技二人转。现在台上正在跳着艳舞，一个身着红色三点式的浓妆舞娘甩胸摆臀做出各种挑逗动作，端的是惹火撩人。正看得兴起忽然肩头一紧，童彤又粘了上来。只是这两天我正闹脚气足疗就免了，可瞧她一脸可怜相估计今晚生意不好，怜香惜玉是我最大的缺点，只好说哥哥头疼你给按按吧，回头签单子随便你填。

十根春葱般的手指在我湿漉漉的脑袋上来回弹跳，另有两坨饱满的肉弹在背上蹭来蹭去，一时间我酒意渐醒舒服了不少。前面那舞娘已耍出新花样，从道具箱里摸出条巴掌大小鲜活乱跳的蜥蜴，先放在身上游走了一圈，然后忽地一口吞入嘴中，只露出狭长的尾巴在外面颤颤蠕动，看得人胆战心惊。她含着蜥蜴跳下舞台，满场游走仿佛天兵下凡，几次从我身边晃过，腰如杨柳，春意绵绵……

我抬手向旁边的服务生打了个响指，指了指那舞娘问他："什么价儿？"那小子愣了一下似乎没听懂，倒是童彤吃吃笑着说别逗了文哥，人家可是卖艺不卖身。我哼了一声，懒得跟她抢白。

那小子瞪了童彤一眼，凑过来低声跟我说："文哥要是真看好了我给你问问，好像是一宿两千，可以带出去的。"我眼前一亮，横竖一会儿回去也没事儿，不如先犒劳一下自己，也好长抒胸中怨气。刚想张

口，却见那舞娘花招不断，竟然又抽出条两米多长碗口粗细的蟒蛇盘在腰上脖子上，花鳞斑驳，烁烁放光，吓得台下尖叫声连连。

我心头一惊，想来还是别触这个霉头了，急忙挥手劝退了服务生，一头栽在童彤怀里。

直到表演散场了马王才下来，浑身汗出如雨，一屁股坐在我旁边。我抱拳拱手赞道："工大第一种马王宝刀不老，在下佩服。"马王要了瓶纯净水一口气灌进多半，这才一脸苦相地抱怨说："不行啦，不行啦，现在是迎风淌眼泪，撒尿滋脚背啊!"我哈哈大笑声震四野，只觉得他淳朴敦厚一如往昔。

当初，马王的202寝室一共六人，都长得歪瓜裂枣的，个个青蛙脸，四年大学下来集体打光棍，快毕业了六个人还是处男

第二章 漂亮朋友 第8节

时辰渐晚，休息厅里逐渐安静下来。马王递了根烟给我，小声儿说："文哥有事儿明说吧，只要兄弟能帮上忙。"我尴尬地笑了笑，把事情的始末缘由说了一遍。他一边听一边抿嘴乐，等我说完了才笑出声，问："你说的那个钱总是不是叫钱启东，外号'钱锈'？"我有些意外地点点头，才听说老钱还有这么个雅号。"钱锈"二字颇为贴切，不知是哪位大才给正的名。

马王哼了一声，咬牙切齿地说："个老抠鳖，都说钱到他身上就锈住了，一贯说大话使小钱儿，在咱区土建口儿里那是臭名昭著啊。以前在城建那边办规划图，把城建局从分管局长到股室科员一块请到，酒桌上胸脯拍得啪啪直响，事成之后如何如何的，等手续全利索了，这老先生立马人间蒸发，说话不如放屁有味。"

我深知老钱的为人，并不觉得奇怪，但还是有些纳闷儿地问："城建那边的事儿你也知道？"

马王神秘一笑，说："我们局现在的牛局长就是刚从城建口儿调来的。虽说是个副职，但人家后台硬实，说句话大局长也得听着，钱锈当初得罪的就是他。"我猛地打了个冷战，心里立刻凉了大半截，难怪老钱耽搁了这么久，原来是撞枪口上了。乖乖咙地咚，韭菜炒大葱，敢情是老钱没拉好屎让我来擦屁股。

马王继续说："上次你们豪格派来个姓周的半大老头子办证件，找的是办公室的马主任，没几句话就把钱锈搬出来了。马主任先把他打发走，回头就给牛局捅上去了，这还好得了？人家正愁没地方下嘴呢，而且你们手续也确实不全。咱哥俩虽然不隔心，但我刚借调到局办公室，确实有心无力，这事儿真不好办。"

我暗骂周正发个败事有余的老傻帽儿，猜不透马王是不是也在拿搪，只好厚着脸皮说："无论如何你得拉兄弟一把，这事儿姓钱的办砸

了算他活该，可现在火上烤的是我，拿不下来我就得回家种土豆儿了。”

他表情立刻缓下来，说：“不好办不是不能办。我回去替你探探口风儿，牛局那儿我说不上话。但马主任是我表哥，也是牛局的爱将，他出面和一下稀泥问题应该不大，只是你老兄钱包恐怕要遭罪了。”我长出一口气，说只要能办妥了无论有什么条件我都伺候着。

时候不早了，我开车送他回去，我把装着一千块钱的大信封扔给他，跟他说这只是个兔子，事成之后哥们儿还有大鹰呢。马王坚决不要，说无功不受禄，今儿个已经让你破费了，别把咱的交情处远了。我费了牛劲儿才让他揣起来，说你要是不收我回去睡得着吗？你就不怕我也跟钱锈似的过河拆桥吗？马王嘿嘿一笑说上学那会儿别的我不服你，但说话算话落地砸坑，你够爷们儿。

第二章 漂亮朋友 第9节

等了好几天，心里急得火烧火燎，嘴角起了一溜儿泡，守着卡里的十万巨款却连发泄一下的心思都没了。下午三点多马王总算给我发来条短信，说今晚有安排让我提前准备好，一切等他吩咐。我喜上眉梢，急忙开车去周记海鲜城，先交500定金订了间凭窗临海的小包间。叫服务员去酒窖调来两瓶十五年陈的剑南春预备着后，这才风风火火地出了门。

把车停到了距区国土资源局500米外的沃尔玛超市楼前。想想毕业这几年都没添几件像样的行头，实在有点亏了自己。如今人是英雄钱是胆，是该犒赏一下三军将士了。正好赶上服装换季，难怪女人们那么爱逛街，Jack&Jones的皮衣才卖1258元，Valentino的正装衬衫打折到160，掏出卡来刷刷刷一并买下。

穿梭了几个来回，忽然发现休闲装有返古迹象，颇像我上学时的打扮。这些年我为生计所累、酒色劳形但身材保持完好，虽然皮肤有些下垂却依然曲线玲珑。HanesT恤+Viscap牛仔裤+Bal-ance运动鞋拼凑起来，镜子里的文明立刻回到了十八岁。我心满意足兴致颇佳，看时间差不多了，大包小裹地下了楼，将一堆战利品扔进后备箱，这才打电话给马王，告诉他已经在周记海鲜定了位置。

马王大惊，说："不是告诉你等我电话吗？今晚吃饭我安排，不用你操心。"我以为他还是拿搪，说："这叫什么话，不是请咱表哥吗？谁安排不一样。"

马王说："怪我没说清楚，你赶紧把包间退了把钱要回来。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正开会呢，回头你等电话吧！"说完就挂了。我愣了半天也没想明白咋回事儿，只好飞车赶奔周记海鲜。

那个化着彩妆的服务员听明我的来意后，小脸立马沉下来。说："因为您订的包间一直闲着影响了生意，酒也已经从窖里提出来，这属于您单方违约得扣一半订金，只能还您二百五。"

二百多块钱的事儿我倒不计较，细推起来我未必占什么理，可最近委屈受大了，小服务员也跟我来劲儿，我立刻咆哮而起说你骂谁呢？你大爷才二百五呢！

没几个回合小姑娘就变孟姜女了，长城虽然没哭倒，经理却哭来好几个，跟我好一顿赔不是，临了又给抹了五十退了我整三百。总算出了口恶气，时间也不能耽搁了，看那丫头梨花带雨的小样儿心里好一阵得意，随手扔了一百回去，说："哥哥不差这几毛钱，留着给你买卫生巾吧。"

第二章 漂亮朋友 第10节

马王一个电话把我传到国土局后面的小巷里。这里死胡同一个，堪称脏乱差的反面教材。车进去根本调不过头，只好停在外面，跟马王踩着满地垃圾拐进一间小门脸儿。门口连个幌子都没有，里外两间屋摆了七八张折叠方桌，到处都油腻腻的，四壁烟熏火燎黑蒙蒙的一片。卖的是京都炸酱面和榨菜，连啤酒饮料都没有，唯一能喝的红星二锅头还是二两半装的，可就餐的偏偏多得吓人，坐着的站着的挤得满屋子都是。一个个还都衣着光鲜仪表堂堂，和这屋子极为不相称。

老半天才等到张空座，我木讷地坐下问马王，今晚儿就在这儿请咱表哥？马王不理我，只顾打他的电话。过了半天才有一个满面红光的胖子进来，看年纪最多三十四五，胖得如瓜溜圆，标准人民公仆的好身板儿。他坐在我对面笑嘻嘻地说："你就是小文啊？"我连忙点头叫表哥。马王介绍说这是咱表哥马胜宇，国土局办公室主任，这是我大学时最好的哥们儿文明。

马表哥憨态可掬笑如弥勒，说："老弟家在外地，我这当哥哥的也没啥招待的，薄酒素面算尽了地主之谊，老弟别嫌我寒酸。"我一时搞不懂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好点头哈腰地陪着笑。

三个人要了三大碗炸酱面，一人一小瓶二锅头（俗称小二），就这么吃了起来。说了些无关痛痒的玩笑话，一句正经的没有。我不住地看马王，岂料这小子吃得满嘴流油，一副成竹在胸的模样。我闷闷地用炸酱面下酒，满嘴涩涩的味道。正想跟马表哥说正事儿，岂料他拍着肚子站起要去结账。我只好抢着去结，心说要是这几块钱就能摆平事儿我可真碰上公仆了。可马王倒把我拦住，说表哥的一点心思你老抢啥？

这个神秘的面馆儿困扰我好久，直到后来有一次马王喝下一斤剑南春才说漏了嘴。那面馆的老板是省里某高干的女婿，故意把面馆儿设在区几大局的中心地带。各单位有定期指标的，完不成就秋后算

账。那天我们的三碗面三瓶酒价值五百大元。听得我一愣一愣的，心里大骂贪官无道。

第二章 漂亮朋友 第11节（1）

结了账出门，我把两人让到车里，顺坡下驴地说：“表哥款待完了兄弟也得表示一下，下一站咱去……”马王打断我说：“让往哪开你听着就行了，说好了今天我安排。”

车子七拐八拐地到了双井区的梦红楼KTV，开间包房要了箱青岛纯生外加一个大果盘儿。时候尚早来的客人不多，一百多头坐台小姐大多闲着，由服务生指引着一排一排的往屋进。

马氏兄弟从头到尾筛了个遍总算挑出两个精品中的极品，我则随手点了个穿水手服的二八佳人搂在怀里。和她聊了几句，得知她老家是黑龙江的，名叫雪雪，一听就是艺名。我顺便问了句，你这以前有个叫杨洋的吗？她说刚来不到半年不太了解。我转念一想，就算杨洋还在也不定取个什么冰冰、佳佳类的花名的障人耳目，问了也是白问。

房门紧闭音乐声响，马表哥终于撕下了公仆面具露出丑恶嘴脸，对身边的美女上下其手。看那阵势，好像囚禁神壶中的嗜血妖王终于冲破符咒逃亡出来，要把人家饮血食肉嚼骨吸髓一样。该小姐先是微笑，接着闪躲、推拒，最后竟然发出非人的声响，好似母鸡濒死前的哀鸣。

更可气的是，他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百忙之中还不停骚扰我的雪雪。问人家胸是不是假的，穿什么颜色的内裤，问完了还非要检验检验。吓得这丫头一个劲儿地往我身后躲，我好一阵厌恶。只想一顿嘴巴过去把他那胖脸再抽胖一个重量级，可惜除暴安良之事从来都是说书人胡诌的。我只好先摸出二百元悄悄塞在雪雪手里，让她也一并过去陪着。

如此一来，马表哥左右逢迎，一时间娇呼连连大唱呻吟语。马王那边也不甘示弱，和姑娘划拳摇骰子，玩了起来。我懒得看他们的表

演，在控制台前点了一大堆自己喜欢的歌，一首一首往下唱，仿佛他们恣意淫乐的助兴歌姬。

后来唱累了就静静躲在一旁喝闷酒，一箱酒很快告罄只好又要一箱。马王借着酒兴忽然喊道："表哥，今儿个这么高兴杀只鸡咋样？"马表哥立刻叫好，然后指着穿水手服的雪雪说："就你了，快去安排。"那丫头顿时吓得浑身栗抖，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我想了半天也没弄明白杀鸡的内涵与外延，还以为是马杀鸡，就打圆场说表哥想按摩咱一会儿有安排，这儿也折腾不开啊。

第二章 漂亮朋友 第11节（2）

马表哥哈哈大笑，说老弟你别露怯了，罚酒，说完一整瓶酒砸过来让我吹。这可是赶鸭子上架了，我喝酒多年最怕的就是吹瓶，用不了半瓶下去肯定井喷。可是这当口哪敢嘣出半个说不字？我急中生智把桌上盛水果的大瓷盘抄了起来，将酒倒满再一口气喝下才算了事。

杀鸡的事儿还没完，任凭雪雪怎么求饶也不行，最后赌气要往外走。马王忽然像受了多大侮辱一般，几步过去挡在门口，阴森森地说："你要真走我不拦着，但我敢保证只要你出了门儿这辈子别想再在这儿混了。"这话说得仿佛洪兴大飞哥魂灵附体，吓的雪雪小脸儿发白，眼神带着求助看向我。

其实这又是在将我的军呢，我只好接过话碴把雪雪叫到一旁，苦口婆心地说："你出来做无非是为了赚钱，杀鸡咋回事我是不懂，但只要你说个数，哥哥我绝不还价。今天这俩人是干什么的你不知道我知道，真闹大了别说是你，叫你老板出来也得受着。"

几句话敲山震虎果然奏效，雪雪扁着小嘴儿差点哭出来。我不再理她，喊过服务生去安排。不大会儿工夫，服务生居然真的提了只捆住翅爪的芦花大公鸡和一张托盘儿进来。盘子上摆着把牛耳尖刀和一身浴袍，他把东西放在桌上就出去了。我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杀鸡的意思就是——杀鸡！，老子属猴你却要杀鸡，摆明了是给我脸子看呢。

马表哥兴致高涨，喝的舌头也大了，说："我媳妇就是属鸡的，这鸡是非杀不可。"我心说去你妈的狗屁逻辑，你媳妇要是属虎的我还得给你找个武松去？

雪雪美目含泪楚楚可怜地拿起刀，把那只比她更可怜的鸡拎了起来。她闭着眼睛一刀捅过去，噗地血光迸现。当啷一声尖刀落地，鸡头向后垂了下去，身子却拼命地挣扎着，鲜血淋淋溅得雪雪裙子上丝

袜上斑斑点点，宛如梅花。马表哥哈哈大笑连声喝彩，说把衣服换下来我买了，说着伸手掏钱包，可老半天也没见他摸出个硬币来。

我连忙说我来我来，掏了一千块钱塞在雪雪乳沟里，示意她快点儿。雪雪把半死不活的鸡扔掉，昂着头看也不敢看，将上衣脱下来，急忙披上浴袍就哭着跑出去了。马表哥如获至宝地捡起血衣又亲又闻，马王在一旁煽风点火。听那意思还要拍下照片发布到网上，署名某年某月某日某某KTV某小姐为我杀鸡助兴，真他妈够变态。

第二章 漂亮朋友 第12节（1）

“这事儿总得牛局点头，我说了还是不算。只是最近区里正在筹备招商项目接洽大会，牛局是专门领导小组成员，得天天接待域外投资商，只能等半夜里才有空。喝酒唱歌洗浴按摩啥的人家不稀罕，只是好吃个嫩草，随便找个出台的小姐我们局长可不干呐。”

这番话是马表哥临下车等我塞了两千块钱的大红包后才肯说的，瞧那意思是限我几天之内物色好人选。奶奶的，老夫连拉皮条的活儿也得做，要不怎么说这年头得玩儿综合实力呢。

我首先想到的是雪岭双姝，可细一想刘雪琪已经让老钱占着，此番断了钱锈的财路已经与他势不两立了，再敢打雪琪的主意还不得不共戴天呀？杨洋也不成，不但有前科而且一脸的风尘相，说她不是小姐谁信啊？难不成要我找婷婷赶场？这更加不行，我还没上手咋能便宜了那头老牛。

这一段忙得和晓霞联系少多了，前一阵子我是玫瑰、钻戒、香水、靓妆的连番轰炸，总算换来进程缓慢的成效。从眉来眼去、拉手、亲脑门儿开始，然后勾肩搭臂、揽腰袭胸平稳过度到下半身。只可惜紧要关头双腿夹得紧如千钧巨闸，动不动就变身司法者，两眼瞪得好似胸前的天平徽章，斩钉截铁地说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强奸罪在中国是可以判死刑的。

唉——吓得我该软的地方全软了。

上次陪她逛街时相中一款LV包，奶奶的打六折还3000多，我当时嘬着牙花子没舍得买，结果几天没给我个好脸色。只要这趟活跑顺了，回头给她买了就是，到时候看我扮常遇春力托千钧闸，亿万精兵直捣中央午己土。

想得头昏脑胀也没想出合适人选，看时间还不到十点。我浑身腻汗酒气熏天，索性把车开到乐康洗浴，上楼蒸了半天桑拿，把体内作祟的酒精烘干了大半，才摇摇晃晃地去了休息大厅。刚躺下，童彤又

像只猫一样爬了过来，好一顿央求弄得我爱心再次泛滥，没办法叫服务生开个包间做全身按摩。渐觉酒意上涌，任凭她忙上忙下不一会儿就睡过去了。醒来时发现她正在给我做肾保健，搞得我下面揭竿而起壮举空前，连忙喝止她住手。她一脸调皮的笑居然不听警告，还问我想不想上楼找一个泻泻火。我哼了一声说楼上有你亲戚啊？人家赚钱也不分你一半，再不住手小心我把你就地正法了。

第二章 漂亮朋友 第12节（2）

忽然发现她笑吟吟的样子蛮可爱的，若是被后青春期的老男人们见到必定会两眼冒火，我头脑中立刻灵光一闪，试探着问你明天陪我逛逛街行吗？老板要是扣钱我替你交。

她眨了眨眼问："文哥为啥找我陪？美娜姐明天就来上班了。"我心说你美娜姐虽然出淤泥而不染气质颇佳，可惜膝盖上那只黑蝴蝶漏了底，否则这好事儿还轮得上你？嘴里却扯谎说："哥哥明天要买点东西，你女孩儿家心细帮我把把关。"她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答应了。

一时间心情大好，懒得回去就在这间包房睡下，借着酒意睡得无比香甜，连个好梦也没做。醒来时已快中午了，下楼冲个澡又从休息厅的角落里把睡眼蒙眬的童彤扯起来，告诉她我在楼下等着。

在车里打开音乐等了好久才看见她扭扭捏捏地走了出来，穿了身雪白连衣裙愈发显得光彩照人，端的是我见犹怜，但愿那头老牛不至于那么挑剔。上车时门口的保安不住地起哄，童彤小脸儿立马红了，做作得让我厌恶。奶奶的，跟我这儿使"猴子偷桃"时咋没见你脸红呢？

我先带她去三明粥店吃了顿鱼翅粥算作breaklunch，然后驱车赶奔沃尔玛。楼上楼下的转了七八圈，给她买了一个皮包，一个流氓兔娃娃，外加一套墨绿色制服短裙。兵贵神速，趁她试衣服时给马表哥打了个电话，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不知咱局长大人肯否赏脸。马表哥一阵淫笑说："老弟真是手眼通天，牛局刚好今晚有空，你去嘉信宾馆开个房间让人在那儿等着，到时候我去取钥匙。"

我心里冷冷哼了一声，常言道：无商不奸，谁人不贪。或贪功，或贪名，或贪财，或贪色，功名之事我无能为力，财色双收却不在话下。

童彤从试衣间出来时，浑身上下焕然一新，已见白领风姿。对着镜子左照右照，却还不忘推辞说："说好了帮文哥买东西咋能还让你破

费了？”可她穿上衣服就没有要脱下来的意思，我没吱声直接去刷卡后，拎着一大堆袋子下了楼。天色已晚，华灯初上，我又请她去荒地新村吃了顿农家饭。酒足饭饱这才跟她说：“今晚儿别回去了，跟我走。”她再一次红了脸，扭捏了半天牙缝儿里挤出一句话——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我承认我的确不是个好东西，只可惜今晚演反派的不是我呦！

车子穿过交通岗的刹那，忽然有一股强烈的内疚与自责感涌上心头，仿佛失重一般，整个身子在不知不觉之间坠往欲望的深渊。也许人活着就注定了身不由己，一个声音在我耳际反复的拷问：“这个世界还好吗？曾经的单纯与美好在哪里？”

第二章 漂亮朋友 第13节（1）

到嘉信宾馆开了1416和1203两间房，把她领到了1203。小丫头粉面潮红，眼波流转不敢与我对视。我把东西往床上一扔，让她在对面正襟坐好，开口直奔主题，不给她一点准备的机会："一会儿我有个朋友过来，想让你陪陪他。"

童彤果然懵了："文哥，你什么意思？"

我说1416房间，你上去陪陪他，有什么要求跟我提。

她腾地站了起来："你……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示意她坐下，从包里拿出一万块，在两只手上不停地倒来换去："一点小意思你先拿着，只要一切顺利，事成之后文哥另有嘉奖。"

她两眼圆睁，表情十分愤怒。我毫不畏惧，死死地跟她对视着，嘴里循循善诱地说："我经常看《动物世界》，说非洲有一种螳螂，交配的时候雌螳螂要吃掉雄螳螂的头。因为雄性垂死前的挣扎才能让雌性达到高潮，为了这档子事儿连命都没了；大马哈鱼在受精排卵之后很快就双双死去，说到底还是这档子事儿惹的祸；威猛如狮子老虎一年只有七个日升日落的发情期，唯独我们人类才能长久享受这份世间极乐。"我不管她是否听得懂，接着说，"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戏，那么认真干嘛？你摆弄一个月脚丫子最多赚三千，我给你一万还不成吗？"

渐渐地，她心虚了，眼神飘乎，表情一点点缓和下来。她忽然声如蚊鸣地说："可人家还是处女呢！"我心说有戏，也不着急，嗤笑一声说："这年头处女还能卖钱吗？就是卖我这价钱也不低了。网上有的是明码标价3000块钱就出卖自己初夜权的，你要是不答应我肯定不强迫。只是让你好好想想，你一个外地的小姑娘在这座城市里打拼不容易，今天你帮了我就算对我有恩，文哥现在也算混得有模有样，有了我这个靠山总比没有强吧？"心里却想你要是处女我他妈就是处男了。

第二章 漂亮朋友 第13节（2）

正说着马表哥来电话催了，说局长大人马上摆驾慈宁宫临幸贵人，我说人就在1416房等着，今晚以后的事儿全倚仗表哥了。他电话里嘿嘿一笑说："只要牛局顺心，三天之内证件不批下来你骂我祖宗。"听这意思是不打算安排我和那头老牛见面，似乎我还不够资格。他奶奶的，一个区属的副局长最多正科级职称，鸟大个官儿，谱摆得比皇上还大，要是让你当上市长还不得搞个阅兵仪式，坐着敞篷吉普在市政广场前频频挥手，大喊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

看她还犹犹豫豫的，我故作不耐烦地说："不答应就算了，这年头找个女人还不简单？乐康的价格你也知道，500块钱包夜，一万块能找多少个？"童彤眼珠乱转，差点哭出声来。我拍拍她肩膀，把钱放进她手里，说这都什么年头了，你怎么还这么保守？走吧走吧，人家马上就到了。

我不由分说把她连推带搡送进1416，最后嘱咐她说："你以前不是在售楼处干过吗？从现在起你就是我们公司的售楼员，他要是问你干什么的就拿那个说事儿，要是问到你不懂的就说我不让说，完事儿了回1203找我。"叮嘱完自己急忙退出来，忽然又觉得不妥，敲开门阴森森地对她说："老老实实在这儿待着，不让你走千万别走。文哥的手可黑，要是把人家得罪了别怪我翻脸。"她小嘴一瘪，终于哭了出来，想必是吓着了。

下了楼找到正在大厅里左顾右盼的马表哥，我把钥匙交给他，另外还有一个两万块钱的大信封是给老牛的。马表哥掂量了一下赶紧揣在怀里，说："该说的话我都透过了，我的面子牛局还是买账的，过几天等我电话。"我千恩万谢地说："表哥要是有心思我立马也给安排一个，绝对不比牛局的差。"马表哥头摇得好似拨浪鼓，说得回家辅导孩子功课。

第二章 漂亮朋友 第14节

我忐忑不安地回到1203房，从冰箱里摸了瓶啤酒大口大口地喝着。一瓶没灌下去就觉得眼花耳热，看了标签才发现居然是波罗的海烈啤，酒精浓度一瓶顶六瓶。电视里正播欧冠联赛，我眯缝着眼睛咋看都是四十多人抢俩球，乱得一塌糊涂。走廊里隐约有了脚步声，莫非是那头老牛？他该是副什么样子？梳着偏分头，头顶微秃，名牌西服敞开腆出蛤蟆肚，四肢粗短皮鞋闪光，烟卷儿不离嘴，浑身酒气熏熏，走几步就气喘吁吁……

过一会儿他就要把整个体重压在童彤那瘦小而饱满的身子上，哼哼唧唧的，肥大的生满疥子的屁股一耸一耸地象头发情的公猪一样。童彤双手握拳用力撕扯着床单，晶莹的泪珠大滴大滴从眼角滚落，仿佛一朵沾满露珠的待放花苞……

右耳边再次飞来那个头戴光环、背生翅膀、手提弓箭的白色天使，冷冷地质问我说：童彤才十九岁啊，她本应该坐在书声朗朗的大学校园里，用彩色笔仔细在课本上写着复习提纲。书包里藏着后宫言情的小说，同桌递过来后座男生的纸条，约她周末去看《601个电话》的公映。她笑了笑将纸条小心翼翼地藏好，清纯的脸颊泛起了红晕。

那小天使厉声问我：“可她现在在干什么？你害了她一次等于害了她一生！”

我目光呆滞地望着天花板，棚顶的水晶灯辉映出金黄光晕，仿佛里面有个金碧辉煌的宫殿，我就是那座宫殿中的国王——这是我童年最多的幻想。

我问宫殿里那个国王，我是在害她吧？我为什么要害她呢？我不想害她，我只想帮我自己。只有这么做我才可能住进你这座宫殿里，为了这一切我不但可以害她，甚至可以害自己……

我麻木地想着每一句话，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第二章 漂亮朋友 第15节

凌晨时分我被门铃声吵醒，打开门发现居然是童彤。她两眼肿得像桃子，一头扎进我怀里哭得梨花带雨。外面天光渐亮，已是黎明将至，走廊里静悄悄的。我连忙把她拉进来问怎么啦怎么啦?

咋问她也只是个哭，声音婉转绵长绕梁三日，最后她从包里掏出条毛巾丢给我，上面有核桃大小黑红色一块血污。我像被雷劈中般地愣住了，脑子里乱成一团。

原来她没有骗我，原来是我骗了自己。究竟是我不相信一个女孩儿不会为了几千块钱献出自己冰清玉洁的身子，还是我不相信生存在乐康那种场所的人还有冰清玉洁的身子？我已无法区分，我只知道自己心里面很酸很疼，那是内疚、是惶恐、也是愤怒。

造孽啊！

我把她搀到床上安慰了半天，得知老牛凌晨三点多就走了。毕竟他年事已高，喷了好几遍油才勉强梅开二度，却不知使用后的心得体会如何。看着眼前这棵刚被猪拱过的好白菜，我心里终于有了一点儿负罪感。打了个呵欠说你累了，在这儿好好休息一下。我帮她脱去鞋袜盖好被子，然后从后面温柔地搂住她。她有节奏地抽泣着，情绪已经缓和了许多，最后和我相拥着一同睡去。

六点半时手机闹钟响了，我拿开她搭在我胸口的胳膊，起身洗漱。她被吵醒了，说这么早就起啊？声音虽然有些嘶哑，却似乎已忘了昨晚的所谓屈辱。我随口说文哥还有事，你歇好了自己去退房啊。我匆匆穿好衣服想了想，终于又扔了两千块给她，说你要是特别在意这个，就去祥安区的同济医院做个处女膜修复，这两千足够了，以后有什么困难跟哥说。

她背对着我头也不回地说：“文哥，我永远只当这第一次给你了。”我欲说无言，只好干笑了两声，开门走了出去。

透过宾馆的玻璃窗，外面朝霞满天，晨风清爽，把一整夜黑暗与阴霾交给了岁月，只剩下又一个好天气。可就在昨晚，一个女孩儿丢掉了宝贵的初夜，染红了一条手巾，得到了一万二千块钱。一个实权在手的官吏又一次品尝了少女的味道，喷光了一瓶神油，射出了两滩腥臊的液体。一个寄人篱下的小马仔促成了一笔权力与财色的肮脏交易，办成了一纸难见天日的手续，弄脏了自己的灵魂。

第二章 漂亮朋友 第16节

我一下楼先去了餐厅，由于胃口不大好，我简单吃了点儿自助餐就往外走。发动了车子，扭头往后张望着，双手又紧张起来。我身上这张C1驾照是花两千块钱买的，根本没正经八百练过车，一到倒车的时候心里就发虚。门口的迎宾员大概吃饭去了，连个指挥的都没有。周围的车最便宜的也是广州本田豪华版，磕碰着哪辆都够戗的。

我胆战心惊地从名车阵里绕出来，将车子打横，反手把倒档扳回来，这才长出了口气。刚想启动，就听到“嘭”的一声，我一个激灵鼻子险些磕中方向盘。车尾不知被什么庞然大物撞上了，回过头我看见一辆高大威猛的宝马X5紧贴在后面，生生鸡奸了我的骏捷，驾车人好像是个女的。

我赶紧下了车，先看看自己的骏捷，发现除了车尾凹了个大坑外一切还好，尾灯闪得也算正常。这才几步蹿过去指着车门喊：“你当是游乐园开碰碰车呢？仗着车大欺负人啊？开宝马就牛逼啊？有本事你开坦克去……”骂了半天里面也不言语，忽见车窗缓缓降下来，有个甜甜的声音笑着说：“你就开这破车啊？我都不好意思撞你。”

一听这话我火更大了，一把拉开车门就要把她扯下来，可手刚伸出去又停住了，里面的人摘下太阳镜笑眯眯地看着我说：“干嘛？还想一边开车一边做啊？”

我端详她半晌觉得的确眼熟，再看看这车猛地想起来了，这不是在彩虹酒吧猎到的美女姐姐吗？上次一夜贪欢之后并没留联系方式，一晃快两个月了吧。听她这话刚才是故意撞我的，不知道什么意思。我只好有些尴尬地笑着说：“好久不见了！”

她扯住我的领带将我半个身子拽进车里，脸上似怒似笑地说：“小坏蛋，上回你在酒里下什么药了？搞得我下面好几天都湿着。”我心里暗笑，装作一脸无辜地说：“没有啊，咱姐俩两情相悦，哪能用那么下流的招法。”她用力拧了拧我的脸，说我还有事儿，你给我留个电话。

修车的钱我出，以后常联系啊。说着给了我一张卡片，上面只写了个手机号码。

我心里咯噔一下，她故意撞我车摆明了是想揪住我不放，瞧这意思还吃上瘾了。这样的女人都是有来历的，能不招惹还是别招惹，当初的邂逅根本是因为我看走眼了。然而我这车没有保险，修车咋也得千八百的，自己掏钱实在有些肉疼，只好递了张名片过去，却不知这一递才有了后面的巧计连环。

第三章 众生浮世记 第1节

摆平了土地证的事儿，赵总皇恩浩荡给了我十天假。正是炎炎夏日，没有比海边更理想的地方了，既能消暑又能看美女。离我住处四十公里外就是金海岸，以前这地方全是大块的礁石，块块堪比泰山石敢当。钓个鱼摸个螃蟹还凑合，要洗海澡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近几年当地政府忽然大兴土木，打出北方第一海滨浴场的旗号，从外地运来几十万吨的细沙铺得满满当当。再修了几栋海滨度假城，已然颇具规模。一直还没腾出时间去呢，我这回终于可以如愿了。

我在观潮酒店开了个临海的房间，穿着拖鞋徒步来到海滩，打开衬衫纽扣，任凭海风吹拂胸膛，放眼处碧波万里金沙红日，无数泳装美女波涛汹涌玉体横陈，真想对着大海狂喊“I love summer!”

原本打算约晓霞好好度蜜月的，岂料人家被单位派往外地学习培训了，怎么着也得半个月才回来。上回我一个LV包、一挂白金钻链双管齐下，总算攻下阵地制高点，进而一鼓作气摧枯拉朽长驱直入，最终一举全歼。可当硝烟散尽才发觉原来兵不血刃，看这丫头平时三贞九烈，仿佛圣洁无瑕，到头来我还是看走眼了。完事之后她再三强调第一次就是给我了，还说自己以前上学时是校田径队的，最擅长跑，致使那层薄膜不慎脱落。没过几天又说自己练过舞蹈，大概是劈叉时候劈坏了。靠，她那两条腿一掰如同锈住的门轴，哪像练过的？头两次还眉头紧蹙呻吟着喊痛，第三次就把我压在身下跃马扬鞭，颈下被她生生咬出了北斗七星阵。

有位先哲说过，永远不要相信那些流血一星期也不会死的动物，这句话我一直视为真理。

我才懒得管那位“先哲”是何许人也，那一层千百年来被国人看得重过生命的薄膜，我也不知戳破了多少层。这其中有真也有假，若要逐个推敲恐怕福尔摩斯也得累死了。

来海边度假的都出双入对，老夫空怀壮志想四处搭讪也无从下手。到了晚上沙滩上密密匝匝一大片情侣帐篷，穿梭而过，但听耳鬓厮磨声此起彼伏，把老子挤兑得欲火焚身，真想批发几车长矛，瞧见合适的就按古罗马的规矩，一人发一根公平决斗，胜者鲜花美人，败者血染黄沙。

车就停在宾馆楼下，我那可怜的骏捷被恶意追尾后还没来得及修，前一段又老往施工现场跑，颠得后备箱都翘了起来，一开一合仿佛一张嚎啕痛哭的大嘴。发动机似乎也受了影响，一踩油门就化身隔壁吴老二浑身发抖。看到它忽然想起了那个恶意追尾的罪魁祸首，按说修这个破车也用不了多少钱，但总得讲个程序。我从钱夹里翻出那张名片，不假思索便拨了过去。

第三章 众生浮世记 第2节

打了几遍都没人接听，搞得我兴致索然，悻悻地回了房间看电视。中央五套正播亚洲杯中国对乌兹别克斯坦，看了半天还是0：0，冲了个澡，等回来居然发现强大的中国队已经被人连灌三弹，眨眼间终场哨响，输得连裤衩都没了。这可是火上浇油了，气得我三尸神暴跳满床打滚，恨不得一拳打爆地球，脱下浴袍强奸整个宇宙。正郁闷着，客房电话忽然响了，是楼下服务台的，问我是否需要夜宵可以送到房间。靠，老子现在哪里还吃得下饭，刚想回绝，电话那端忽然声音转低，鬼鬼祟祟地说："先生需要特别服务吗？我们随时能联络百名美丽端庄的女招待，可以为您提供各种服务。如有兴趣，即刻送相片簿过去任您挑选……"

可敬可叹，这金海岸刚开发没多久，相关配套产业竟跟进得如此之快，堪称新时代的创业典范。此情此景也算雪中送炭了，就随便提了几点要求让人直接过来。两分钟不到门铃就响了，看人家这效率，要是机关部门有人家三成效率，中国早发达了。只见一个妙龄女郎站在门口，浓妆艳抹双眼勾魂骨子里透着骚。她冲我深鞠一躬说了句"先生晚上好，媛媛为您服务"，声音甜得发腻，煞是提神。

我小心把门关好，唤她先去把浑身上下的化妆品洗干净了再说，别待会儿吃我一嘴SK-Ⅱ。她眨了眨眼调皮地说："鸳鸯浴吗？"我说你自己浴吧，今天在海里泡了一下午，晚上自力更生地搓出二两盐花来，再洗还不脱胎换骨了？

洗手间水响如泉，一具洁白的胴体在飞溅的喷头下扭着蛇一样的腰身，挑逗中的诱惑已到极致。我瞥了几眼老觉得精力难以集中，一头倒在床上酝酿情绪。科学研究表明，男人29岁时的性能力仅为21岁时的30%，对此我深信不疑。这些年我酒色劳形早已外强中干，对付一头美女尚且力有未逮，再也找不回当年一夜五次郎的飒爽英姿了。

里面的媛媛洗起来没完没了，等得我好不耐烦。我正想催几句，手机意外地响了，居然是美女姐姐打来的。我眼前一亮，连忙接通，电话那端音乐震耳，十分嘈杂，似乎是在迪厅或者夜总会里。她大声地喊着："你找谁啊？"我愣了一下也大声地说："找你给我修车！"她似乎愣了一下，随后信号忽然挂断，只剩下阵阵忙音。

我一头雾水地放下电话，心说这啥意思，当初撞我的时候你可爽快得很，修我这破车还不够你一个月汽油钱呢，这会儿倒又装起高老头来，什么东西？

媛媛终于洗完出来了，丰腴饱满的肌肤袒露无遗。正处在女人一生中最好的时候，美得让人嫉妒。骨子里疲惫不堪的情欲迅速被点燃，我猛地将她压在身下，打算再一次在狂野的荒淫中挥霍自己的青春。

手机偏偏这时候响了，居然又是她。我莫名其妙地接了电话，那端肃静了许多，她声音平静地问："你在哪儿？"我想了想，终于还是说出了宾馆名和我的房间号。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很快就到，等我。"说完挂断了电话，我一时愣住了，再没了刚才的兴致。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萦绕在心头。媛媛倒是知趣，一声不吭地等我打完电话，然后又蛇一样缠了上来。我轻轻推开她的手臂，翻身下床从钱包里掏出两百块递给她，说你走吧，我一会儿有客人要来。她似乎颇为诧异，看了我半晌终于说了声谢谢，接过钱一跃而起，大概是怕我反悔，穿衣服比脱衣服还快。临出门还不忘在我脸上吻一下，笑嘻嘻地说今天我好走运，要是客人一会儿就走你再找我啊，我好久没遇见这么帅的老公了。

第三章 众生浮世记 第3节

在屋里也是干等，我索性穿上衣服，想起外面海风大又带了件外套。刚一下楼就望见那辆体魄彪悍的银灰色宝马X5款款而来。我很绅士地帮着开了车门，今天她扮相十分清纯，马尾辫，T恤衫加牛仔裤和休闲鞋，朦胧的夜色下仿佛年轻了十岁。见了我直接来个熊抱，一股浓烈的酒味刺鼻，浑身酥软而滚烫。

香玉满怀，我再次嗅到了那股催情香水的味道。想起那个荒唐的夜晚一时有些情欲焚身，却又故作矜持地将外套披在她身上，轻揽着纤腰往海滩走去。清凉而咸腥的海风袭面，波浪粼粼而动，一顶顶小帐篷里透出的烛光将海滩点缀得十分温馨。她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双目微阖一句话也不说，双手紧紧箍着我的手臂，像是怕我跑了。

我忍不住打破宁静问她："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她眼也不睁轻声说："就叫我姐姐吧。"我表示赞同地说："也好，现在正流行姐弟恋，咱也时髦一回。"她嘿嘿地傻笑着，脸上被酒灼出的红晕分外迷人，浑身上下都是成熟女人的销魂味道。

很快我把她背回了宾馆的床上，其时她早已经烂醉如泥任人摆布。双目锁紧，脸上表情时怒时惧变换不停，显然是在做梦，全没了那夜的狂野欲望。当我将她去茧抽丝般剥光时，却忽然愣住了，那洁白的皮肤上竟满是伤痕，其中有鞭挞的红印，有咬痕，甚至有烟头的灼伤、针刺的红斑，好几处明显是新伤，令人触目惊心。

这让她的身份变得愈发扑朔迷离，让我忍不住猜想起来。首先想到她是某位巨富的情妇，宝马车就是最好的证明。而这个巨富应该年事已高力不从心，恐怕还有些心理疾病。平日忙于应酬无暇顾及她的去向，每晚狂躁袭来无以发泄便剑走偏锋大搞SM，弄得她遍体鳞伤。这应该是最靠谱的一种假设。

当然她也可能早有预谋地嫁了位迟暮之年的富翁，色乃刮骨钢刀生生断送了那位糟老头的性命，顺理成章地得了大笔遗产却又没本事

去创业，只好放纵红尘四处寻索我这样的嫩芽慰藉身心，聊度残生罢了。

还有一种可能，她是某豪门的大家闺秀，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后心灰意冷。不羁于家族的管教，游荡在灯红酒绿之间，宿醉无度，挥霍尽最后一点青春……

但无论她是什么来历，我还是少招惹的好。想到最后已困倦不堪，宽衣解带倒在她身旁沉沉睡去。那一晚睡得很香甜，仿佛回到家中，躺在母亲的身边。一觉醒来天光大亮，床榻空余残香，美女姐姐不知何时已悄然离去。床头柜上摆着一摞钱，足有几千块，不知是赔给我修车钱还是付我的小费，若是后者看来少爷这行也蛮好做的，有朝一日我心灰意冷之时不妨也去客串一下。

接下来的几天打她手机一直不通，百无聊赖之际只好四处搭讪。终于天可怜见，猎下海滩上一头卖冰品冷饮的大眼妹。我正打算下午陪她逛街，糖衣炮弹砸下去今晚便能洞房花烛。偏在这时候赵总的电话不识趣地来棒打鸳鸯了，电话里只说了两句话："假期取消，速回公司！"

第三章 众生浮世记 第4节（1）

酒吧里开始喧闹起来，一群姑娘妖妖艳艳地从我身边挤过，肉香扑鼻、眼神迷离，十有八九是坐台的。其中一个故意用伟岸的胸脯挤了我一下，二马错镫之际还不忘抛个媚眼过来，逼得我荷尔蒙凝聚成片，心里暗骂这老小子可真会挑地方。

这老小子名叫胡宏伟，一家装修公司的经理。在生意上和豪格有过几回来往，我进公司较晚倒没跟他打过交道。赵总十二道金牌调我回来就给了一张名片，让我找胡经理谈话，回头再把每一句话原封不动地复述给他，别的什么也没交代，不知他老人家又唱的哪一出。

先请人力资源部的老刘吃了顿饭，顺便打听一下情况。知道他姓胡的也算是老江湖了，十几岁就出道，风风雨雨三十年。和人合资办了个宏派装潢公司，为人处事说好听了叫豪爽，说不好听了叫傻气，哪次揽活都得挨一顿痛宰，江湖人称胡大傻。最近豪格秋苑二期刚开盘，前后二十几栋楼的大活儿，外墙涂料、塑钢窗再加上样板间，标的足有1500多万，谁看着都眼红。

估计老刘也蹭过胡大傻的酒饭，还问我赵总是不是让你去洽谈合作的事儿，那可是个肥差啊，到时候不用客气狠砸这龟孙子一顿。说得直吞口水，满脸妒嫉之情。我连连摇头说赵总啥指示也没有，信不信随你。可我心里却似乎明白了，这年头拆迁的、装修的在干房地产的面前都是孙子辈，想吃肉就得帮着把猪养肥了。什么招投标，简直就像丽春苑的报效恩客抬价砸钱点花魁，真正得利的只有开窑子的。这里面赵总是窑子的台柱，楼盘是婊子，老胡是嫖客，而我们是一帮大茶壶。这回想必是老胡想竞标又舍不得钱，托人找赵总说情来着，赵总自视清高懒得理他，干脆派我去藐视他一下。

有了头绪我就给胡大傻打个电话道明来意，老胡十分盛情，定下时间地点我就到了这儿。刚愣了一会儿，手机忽然震动，一个嗲声嗲气的声音说：“是文哥吧？胡总在206包间等您呢。”我抬头看了看楼

上，黑漆漆的一片，环形的场子密密匝匝一大圈儿门，只好叫个服务员领我上去。我先是礼貌地敲了敲门，门立刻开了，一个十几岁的小丫头点头哈腰地把我搀进去。屋里正座上坐着个中年胖子，衬衫庄重领带整洁，大背头加金丝茶色镜，拾掇得好似北朝鲜政府官员。他大咧咧地跟我握了手就坐下了，只把个蒙古包般的硕大蛤蟆肚腆向我。

我很恭敬地打了招呼，说我们赵总最近身体不好，委托我来跟胡总谈谈。您的话我会一字不差地汇报回去的，说着掏出纸笔做虚心记录状。

胡大傻大概是对赵总只派个小马仔来答有些不悦，他的态度颇为不屑。张口就说你们豪格大公司大买卖，一年开盘好几起，结结实实地发财，犯不着跟我这小家小业精打细算吧？总共1500万扣去工本费我还剩多少？你们要得也太狠了，要不是看老交情，谁爱干谁干，我他妈可不义务劳动。

第三章 众生浮世记 第4节（2）

我笔走龙蛇飞快地在本子上记着，见他说完了这才点了点头，说："投标自愿，竞标自由，干与不干您是老板您说了算。您的意思我会原原本本地报上去，随后通知工程部另找下家。买卖不成仁义在，以后再有打交道的机会，还请胡总多关照。"说完收起笔就往外走。

对付这帮人不能惯着，否则登鼻子上脸立马就翻身农奴把歌唱。他绝不敢让我走，里里外外四百多万的赚头傻子才会随便松口。

这一招欲擒故纵果然奏效，胡大傻万万没想到我一个小马仔说话这么硬气，一面拦住我，一面使眼色让那小丫头给我点烟倒酒。见我坐下才长出一口气，说："不是老哥我脾气太烂，关键你们工程部的钱总手太黑，想进场就得先拿一台宝马7，这不是明抢吗？我们这小本生意哪经得住？"

我听完头皮一炸，闹了半天又是老钱捣的鬼。这狗贼历来是雁过拔毛见缝下蛆的主，这次秋苑二期工程刚敲定就死命往前抢，果然没憋好屁。上回办完土地证之后我处处躲着老钱，就是怕这鸡贼找后账。这回赵总是先听了胡大傻的小报告才派我来的，这里面的事儿他未必不知道，难不成又要拿我当枪使唤？活该我跟那钱锈两人犯冲啊。想到这一节，心里一阵阵的发毛，汗也下来了。

胡大傻见我愣神还以为我不信，连忙凑过来悄声说，"老弟跟赵总能说上话，就帮着美言几句吧，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还能亏了你吗？"说着从背后掏了个信封出来，里面厚厚的一大沓没有一万也有八千。

眼见胡大傻又要冒傻气勾得我心头火起，手痒得厉害，今天要是多喝两杯必定廉洁不保。只可惜这趟来虽然没拿着尚方宝剑也算个奉旨行事，回头往上禀报，赵总不可能由着老钱胡来，今天拿了钱胡大傻未必能守口如瓶，等于把小辫子送到老钱手里。左思右想还是忍了

吧，把钱往回一推说，“胡总啊，我一个跑腿传话的值不了这么多，等赵总真同意合作了您再谢我也不迟。”

我越低调他心里越没底，又试探着说，“出门左转就是富翔酒店，要不咱一起补点夜宵吧？”我看了看表摇头说，“赵总去接待客户了，晚上十点左右回来等我汇报，改天吧。”胡大傻搔了搔锃亮的脑门儿，忽然一捂肚子说好像吃坏东西了，让我先坐着一会儿。说完就夺门而出，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屋里只剩我和那小丫头。

第三章 众生浮世记 第4节（3）

包间的玻璃是特制的，里看外灯火通明，外看里一团漆黑，氛围烘托得极其暧昧。我抬头看了看她，感觉有些尴尬。

刚进门的时候瞥了她几眼，还以为是老胡的闺女呢，头发染的好似金刚鹦鹉，不光耳钉打了七八个，嘴唇上、眼角上、鼻孔上也镶满了银钉，衣服挂满各种累赘饰物，咋看都像棵圣诞树。分明满面的稚气，偏要装出红颜易老的幽怨与哀叹，从我进门就一直在瞟我，这会儿老胡躲出去意思很明显，美人计也算得上高明，可惜这美人还只是个半成品。

我刚想喝杯酒定定神她就缠了上来，一面敬我酒一面说："这屋里好热啊。"眼看着就要脱衣服，我不冷不热地说："外面凉快。"她顿时不敢乱动了。我问："你多大了？"她调皮地眨眨眼说十八周岁，说着越发地不甘寂寞，过来搂着我脖子说："文哥你好帅啊，咱俩咋好像在梦里见过呢？"

我说是噩梦吧？她调皮地眨眨眼说为啥啊？眼睛弯弯，小嘴嘟着，像日本卡通剧中的美少女战士，很是可爱。

她的样子让我想起乐康的童彤，一般的年纪一般的可怜。这个世界为什么要如此凶残，让这么多无知的孩子不分真伪善恶地去面对堕落的漩涡，无度地挥霍掉自己的青春，然后在迷茫与绝望中消耗下半生。

我心里突然涌上一股莫名其妙的恨意，一把将她扔在沙发上，二话不说就开始撕扯她的衣服。她被我的粗鲁吓着了，一面慌乱地推拒，一面说："你不要急嘛，我自己脱好不好？"我置若罔闻生生撕下她的短裙，抬起巴掌往那发育不良的屁股上打去，嘴里恨恨地骂着："小小年纪不好好读书，打扮得人五人六的装小太妹，爹妈养你这么大是让你给别人当二奶的吗……"我义正词严地好一番声讨，巴掌落得又疾又重。

这小情人开始还负隅顽抗，然后是求饶，最后只剩下哭的份儿了。我打到手麻胳膊酸才住了手，她的屁股已被打得丰满了不少。我一脸厌恶地把她丢在一旁，收拾好东西踹门而出，远远看见老胡正在角落里和一个妖冶风骚的舞女说笑着，抬头看见我便挥了挥手。我懒得再看他，径直出了酒吧。

第三章 众生浮世记 第5节

赵总新买的生发灵终于见效了，头顶心长出青稀稀一层细毛，咋看都像个小号的鲜冬瓜。大概还过敏了，只见他一直在挠，挠得我心里一阵阵厌恶。听完我的汇报他打了个长长的呵欠，含糊不清地说："人心散啦，我铺路搭桥创家业，辛苦半辈子却养了一群家贼！"说话间眼角垂下两滴清泪，不知是因为刚才那个呵欠还是真的动了情。他低着头忽然问我，"小文，你是不是也笑话过我？"

我故作感伤地摇摇头说："您是我老总，笑话您跟笑话我自己一样。"说这话时声音都呜咽了，这马屁拍得应该相当到位。他冷冷地盯着我，忽然阴恻恻地问："上回立山路那块你是不是也参与了？"我想了想说："我只管拆迁，完事后您不就派我跑土地证去了吗？"赵总冷着脸说："那回的动迁费我已经把预算多打出一大块了，结果差点多出一倍来，我的钱都哪儿去了？"

我自然知道这是工程部出了问题，而且问题指定出在老钱身上，不光这次，凡是他经手的没有一次不超预算的，估计赵总也是忍了好久，难不成要爆发了？

赵总两眼血红地说："咱公司一直没设审计部，现在看来时候到了，敢不敢给我当一回先锋啊？"我脑袋嗡的一声，心说你个老东西非得逼我四面树敌啊，可此情此景哪有我推辞的道理，索性硬气着说："赵总下了命令，我胆子就大了，不就是工程部吗？"

"要查就撒个绝户网！"赵总霍地拍案而起，狠狠地说："工程部、建筑公司、材料科还有物业部谁也跑不了，我倒要看看都是谁在坑我的钱！"

第三章 众生浮世记 第6节

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我心情忽然轻松了下来，甚至有些兴奋。要是专拿工程部开刀无疑是瞄准老钱，自己就彻底多了一个宿敌。但现在是前苏联的大清洗运动，赵总赐我尚方宝剑、三口铜铡，我还有什么好怕的？更何况要查的这几个部门全都肥得流油，把跑冒滴漏的问题动一动就黄金万两。我老早就瞅那帮孙子不顺眼，这一回该解解恨了。

自古以来欺上瞒下是最大的艺术，耍得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我毕竟不是刚毕业的雏儿，只知道唯命是从地蛮干，到头来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赵总刚才话说得虽狠，潜台词还是针对老钱，其他的不过是敲山震虎，演给老钱看的障眼法罢了。

查自然要查，修修皮毛，点到即止，绝不能闹僵了。要既能让他们搭我的人情，又对赵总有交代才好，这一张一弛之间的学问可大了。但无论如何这趟差事我不能白跑，建筑公司、材料科加上物业上上下下几十个小科室哪个是干净的？不放点血喂饱我谁也别想消停，横竖没有证据，吃进我嘴里就是我的，休想让我再吐出来。光这些盘剥足够我少奋斗好几年的了，就算将来事发了最多抬屁股走人，无凭无据的上法庭我也不怕。

当然这里的猫腻儿赵总也是揣着明白装作糊涂，出此下策必然是公司内部的政治风暴使然。虽然资产是他自己的，可几个副总这么多年早都能独当一面了，要是个个都居功自傲，公司肯定没法运转。前天财务的婷婷给我透出话，说赵总最近两年明里暗里把大笔流动资金往加拿大的户头上汇，真有点退隐江湖的意思。想想赵总也快五十岁的人了，趁着自己上下两个头都还能凑合用，功成身退不是不可能。若此事不假，赵总怕是想最大限度地保住棺材本，这偌大的公司没准哪天就关门大吉了。否则这么大的便宜为啥给我，我又不是他干儿子。

第三章 众生浮世记 第7节（1）

80年代出过一个案例，一个私制盗版磁带的痞子就靠一台破机器和一大堆劣质空白磁带赚了十好几万，这在当时已能跻身富贵之列。可惜不懂得激流勇退，终于在“严打”之中被缉拿归案。审讯的时候该傻鸟说，我知道我做的事违法，但是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那台机器每刻录完一张磁带就会“咯噔”一声，我也就净赚了一块钱，我太喜欢听那个的声音了，听得入了迷。

其实钱不但有声音还有味道，我现在就闻着了钱的味道。新旧薄厚不等的几摞血红色钞票散发着油墨的味道，还有一股恶心的汗臭，怎么看都是一堆纸而已。可就是这些纸憋倒了天大的英雄，杀害了无数条性命，掠夺了无数个贞操。

物业的李总是公司董事会里唯一的非“河南帮”人士，也是最奸猾的一个，胸怀千载韬略，腹藏万条毒谋。打他接手物业公司就开始搞多种经营，电梯里插设DM传单，广告费中饱私囊。楼前楼后小广告漫天飞舞，直到客户投诉才派人简单打扫几下就了事，暗地里又从不法广告商那里盘剥无算。这些虽是事实，可要想举证却比上蜀道还难，所以我去的时候人家根本不待见。怎奈我是有备而来，好歹在公司混了几年，关系网老早就铺开了。找个在物业公司谋差事的熟人，喝一顿酒，洗一个澡就全交代了。

豪格在本市算上刚开盘的一共八个住宅小区，地下车库10个。一个停车位一年就好几万，多数让老李按30%的金额租给熟人了。这些车位自然不能上明账，以前公司来查时就事先通知车主把车挪出去，等避过风头就继续违规使用，既得人情又拿回扣，铁算盘打得叮当乱响。可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开着我那刚修好的破车成天挨个车库转，说句话他们就得让我开门查验。不分白天黑夜，吃喝睡觉全在车里，足足有半个月，熬得我胡子拉碴、面黄肌瘦，磨得老李到处挨骂终于服了我的蘑菇战术，专程请我喝酒、唱歌、洗澡、按摩，

一条龙的服务打了通关，好话说了几大卡车，临了又拍了五万块钱给我。

这钱馋得我口水横流，嘴里却坚决说不要，说我可以空手回去，公司不能空手回去。李总当时的脸色像吃了大便，几经协商才答应把经营DM传单的项目还给公司，自己只留15%的分红权。这一块每年的费用总共不到二十万，但已足够我回去交代了，毕竟赵总的矛头没指向他，另外的五万块钱连张收据也不用就跟着我姓文了。

第三章 众生浮世记 第7节（2）

初战告捷，军心振奋，我第二站直取建筑公司。那边的弊病其实最大，哪一回都偷工减料，要么就偷梁换柱以次充好。低标水泥替换高标水泥，劣质钢换优质钢，里里外外一找差价，钱是大把大把地捞。有时候连这点力气都懒得费，以公司建筑队伍人手不够、工程太多为由，直接找个闲散工程队二次承包。坐地要价，不费吹灰之力钱就到手了。就这样漏洞百出的管理体制，我要挑刺儿比扒美女裙子还容易，在工地上随便抓两把建材都是证据。或者直接在待售楼的墙上凿洞，检验一下钢结构和水泥成色，铁证如山，谁也别跟我装傻。正合计着从哪儿下手呢，建筑公司徐总的竹杠直接就递过来了。十指轻弹我的腰包，立马又鼓了一圈。

接下来是材料科的罗大头，所有的材料采购全是他经手，随便一个小差价就是我两年的工资，全公司没有比这更肥的差事。可偌大块流油的肥肉我偏偏没法下嘴，只因为这老罗跟赵总是连襟。而且赵总在创业初期，没少受这位一担挑的帮扶。俩人见了面就开玩笑没个正经，句句不离脐下三寸。有一次我亲耳听见赵总在电话里跟他说，“你他妈材料科科长跟我说没钱，再混两年你都能给我当老板了。用不用我跟我小姨子报报账，透透你那大金库里的存货啊？”

这样的家族企业里我其实谁也惹不起，可又不能不查。到材料科转了转，正赶上老罗出去跑业务，就跟底下人要了份最近的订货单把进价记下来，然后上网查了查市价，差价是显而易见的，往报告里一写就行了。回头交给赵总，他怎么想那是他的事。

扫清外围战后先跟赵总做了个小结，赵总态度平淡不见半点火气。想必他心知肚明，简单夸奖了我几句，暗示我接下来集中火力主攻工程部，瞧那意思就是林副主席那句话：“我要的不是伤亡数据，我要的是塔山。”

第三章 众生浮世记 第8节（1）

立山路的前期动迁我从头跟到尾。当初为了方便卡动迁户的钱，有多少动迁户、多少平米数我这都有记录，虽然不够明细但也相去不远。想不到今天居然派上大用场。动迁面积超过200平米就算是大户，我笔记本上大户有53户，和公司施工前的摸底材料做对照只少不多，而老钱报给公司的是133户，差距悬殊得过分。关于这一点，老钱报告上的解释是摸底工作不够透彻，但这话糊弄外行还成，他这变戏法的怎么瞒得过我这打锣的?

动迁是房地产业的最前沿，里面水深万仞，激流险滩变幻无常。按国家的宏观政策，动迁面积与将来的楼房面积直接划等号。一平抵一平，就算原住户面积较小，按本地政策最低也得给一栋45平米的楼房，而且是要楼给楼，要钱给钱，一平米两千七百大洋起价。这个过程中，往总公司报的动迁面积完全由动迁负责人统计汇总。神不知鬼不觉地抬高数据，回头自己把合同一改，多套住的钱全部中饱私囊。而这其实只是管豹一斑，真正的大餐是私下找几个有本地户口的熟人冒充动迁户，有条件的可以和房产局暗箱操作补办房产证，没条件的伪装成违章建筑，尽量往上多报，事成后之后再分这些人点钱，剩下的全部进了老钱的腰包。

无利不起早天经地义，换成我来拆迁也得这么办。要是小打小闹的也几乎查不出什么来，可老钱这次实在贪大发了。我知道老钱明路上的收入全被家里的河东狮没收了，而他又贼胆比贼心还大，不但好色而且好赌，估计早就财政赤字入不敷出了。为了吃喝嫖赌抽，只有坑蒙拐骗偷。

工程部的内勤（也就是出纳）是个快四十岁的中年妇女，叫赵艳红，拆迁档案是她负责整理的。公司一直盛传她跟老钱不干净，有钱同分，有床同睡，有一回被钱夫人发现苗头，差点把老钱骟了。后来赵艳红借故出国躲了半年才算息事宁人，而今又回来自然小别胜新

婚，老钱直接委以重任。一个吃不饱，一个喂不够，居然鼓捣出这么大的动静来。

第三章 众生浮世记 第8节（2）

说了一大堆不过是些揣测之词，想搜罗实证还得费一番心思。公司内部另设有内网，四通八达联络到每个分公司的主要科室，机要室设在总公司。负责这事儿的是赵总的女婿李文旭，天津大学计算机系的高材生。他到上任之后把公司内网重新做了一遍，而且还留了个心眼儿，给每台连接的机器都做了高明的后门。只要对方开机他随时能入侵，确实有两把刷子。人模样也不错，就是木讷了点儿。真搞不懂这路货色怎么把赵总千金搞到手的，据说还未婚先孕呢，乘龙快婿当得干净利落，这份内秀我倒真没看出来。当然了，那赵家千金的长相也确实有点对不住女娲娘娘，五短身材，猪鼻鼠眼，那皮肤黑得气死猛张飞不让黑李逵，若非她是赵鹏程的女儿能否嫁出去至今还是未知数。

李大驸马跟我岁数差不多，倒插门过来也没什么实职工作，整天闷在机房里砍魔兽。有时候闷了就爱找我聊天，说起上学时候的事儿还挺投缘。前几天他还跟我说谁谁谁机器里有超过40G的A片，还全是重口味呢。我当时是当笑话听的，现在想起来可真如久旱甘霖。到机房狂踹了半天门，这驸马爷才抠着眼屎迷迷糊糊开了门，听明白我的来意又迷迷糊糊地坐到电脑前。噼里啪啦敲了半天，然后说工程部一共8台机器只有前厅的5台开着。我只好说先等等吧，坐下来跟他天南海北地胡侃了半天，一直到下午三点多才等到正角登场。从里面的几张照片分析肯定就是赵艳红的电脑，可从头到尾搜索了半天也没找到动迁户的资料，难不成这对狗男女压根儿就没做档案?

想了半天还是没辙，只好上楼向赵总请教。赵总挠了半天头，挠得头皮红肿满手油渍，忽然说让财务跟工程部要动迁户的原始资料，就说要入账用，剩余的动迁款近期就要下发。我愣了一下，试探着说：“一入账可就成真的了，回头我还咋查啊？”赵总正挠到痒处爽得

直哼哼，嘴里不耐烦地说：“谁说要入账的？不这么说钱启东能痛快给你吗？”我恍然大悟，连忙狂拍马屁说赵总圣明。

财务处咱也有人啊，婷婷女士上周六晚央求我一起去彩虹酒吧蹦迪，回来的当晚我就被她拿下了。到底是结过婚的女人，又正值如狼似虎的年纪，这一晚上四探无底洞，累得我腰酸背痛腿抽筋，还被她抓伤多处，不由得暗叹熟女猛于虎也。

到了财务处跟她把事情简单一说，特别嘱咐说这是赵总的意思，千万要守口如瓶。她冲我嫣然一笑百媚千娇，悄声说你真成老总面前的大红人了。我不怀好意地笑着说：“我还是你面前的大红人呢。晚上有空吗？”一句话问得她喜上眉梢，左顾右盼两下之后终于点了点头。

第三章 众生浮世记 第9节（1）

一切进展得波澜不惊，光这一个多月我的VISA卡入账十好几万。我躺在床上笑得合不拢嘴，只觉得壮怀激烈，穷人乍富，自豪无限，只想该怎么犒劳一下自己。本来想再去乐康放纵几天，可惜美娜已经从良了，而且听说是被个日本鬼子包养出国赚外快去了，怪不得前一阵子她说正学日语呢。正所谓行行出状元，苦心人天不负，凭借这般上进的心若放置在千百年前，估计李师师、陈圆圆之流也得逊色三分。

童彤倒还在，而且攒够经验值立即升级，看破红尘无妄无欲，直接上三楼坐台去了。再见面时早已浓妆艳抹满脸风尘相，看我时的眼神流光溢彩，似怒还嗔，搞得我心头一阵阵酸涩，仿佛自己刚刚扼杀了一份无瑕的天真。

正自胡思乱想间手机响了，我看清号码赶紧接通说："朴哥，有事儿啊？"那边沉默了一下说："文儿，明天我过生日，打算在嘉豪摆一桌，过来给我捧捧场。"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闲聊几句挂了电话，心情愈发地好起来。

打电话的名叫朴勇，朝鲜族人，号称拆迁办的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黑道白道混得玲珑八面，为人也十分义气，好色贪杯五毒俱全，倒是跟我很对撇子。年纪大我五岁，我一口一个朴哥地敬着。知道他这人爱玩儿，过生日这么大的事儿不可能切个蛋糕就算完事儿，接下来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节目自有安排。

以前拆迁立山路的时候我们搭过伙，至今还欠他个大人情没还上。那回是有个叫柯楠的钉子户，占地得有400来平米，房产证也是全的。可由于他刚从监狱里放出来，公司之前并没列入预算，事情自然变得难办起来。不过无巧不成书，好几年前区房产局失窃过，丢了一百多本带印张的空白证件，这事儿在省公安厅都备了案。这么多证件流落到个人手里比真的还真，只要亮出来我们就得给钱。

幸好去年一场大雨把房产局档案室的存底泡得稀烂，也有人说是房产局想毁尸灭迹自己干的。这样一来想辨别证件真伪只有靠属地的河源乡出证明，但乡里的档案管理制度极不规范，而且乡党政班子已经换了两届，除非你是乡长的小舅子，否则根本没人管这闲事。柯老兄自然没那个势力，只能拿着个真伪不明的证件跟我们要钱。

搞动迁我和老朴都是有提成的，忽然多出个300平米的大户谁也没法交代。我俩一商量，只能是赖账，动迁款坚决不能给，横竖他也拿不出别的证明。可这小子到底是混过的，天天上门闹，搅得鸡飞狗跳四邻不安。

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在动迁办那段时间，什么样的钉子户我都见过。上次一个胖老太太勇闯接待处，左手汽油瓶，右手五毛钱的一次性打火机，一边往里冲一边往头上浇汽油。保安出来要拦着，“啪”的一声打火机响了，火苗子腾腾，你敢拦着我就敢自焚，把当值的刘雪琪吓得直哭。可就这要钱不要命的我都给打发得利利索索，别说他一个耍光棍的柯楠了。自始至终我也没给他好脸色，凭我这口才舌战群儒都不在话下，更何况他姓柯的还是个结巴。他每次都被我骂得脸红脖子粗，只想生啃了我。

第三章 众生浮世记 第9节（2）

有一天我没开车，下了班打算去步行街逛逛。我抄近路从拆得支离破碎的动迁区里穿过，没走多远老朴忽然打电话过来，他咬牙切齿说："赶紧上主街道，打车快走，千万别回头！"

我知道是出事儿了，撒腿往大路上跑，没一会儿就上了人行道，拦辆的士钻了进去。在坐定的一刹那，我清晰地从倒车镜里看见在我来时的路上，柯楠正叼着烟怒目而视，手里拿着个黑漆漆的物件不知是何神兵利器。想必是老朴瞧见柯楠在跟踪我，于是他也跟在后面。若不是他一个及时电话，我不死也得扒层皮。不知是跑的还是吓的我浑身直冒冷汗，掏出电话给老朴发个短信过去，上面只有一句话："大恩不言谢，今天的事儿兄弟记下了。"

这事儿想想都后怕，可过些天后柯楠跟没事儿人似的，照样去闹，磕磕巴巴满嘴污言秽语。我知道不能再惯着他了，跟老朴合计了半天，终于定下条绝户计。这天柯楠刚进办公室我就迎上去，话不投机好一番对骂，骂得他狗血喷头体无完肤。然后我就见他一直在外面转悠，恐怕又想伺机对我下手。那会儿我刚泡上一售楼的妖姬，天天出双入对的。下了班假装陪她去买衣服，故意穿街过巷走的依然是犄角旮旯。柯楠同志毕竟不是那个人小鬼大的名侦探柯南，浑然不知是计，在后面鹿伏貉行跟了我二里多地。我装作不觉搂着小情人转进条小胡同，等他跟进来时，旁边几个打扑克的闲汉忽然一拥而起将其按倒。

我冷着脸从他手里抢下凶器，看了半天才认出来，原来是木匠用的刨锛儿，精钢打造，十分沉重，真想杀人只需照准要害狠砸一下。我在手里掂了掂分量，忽然先给自己额头来了一下，砸出一大片红印来，然后一字一句地跟柯楠说："你想报仇还是等下次出狱的吧。"一刨锛儿下去打得他满脸桃花，死狗一样瘫软过去，然后直接报警。

当地派出所在动迁之前就已经伺候好了，见了面都熟悉，简单听了听情况就把柯楠拷上，连同我们几个人一并回去录口供。几个打埋伏的都是事先找好，家就在附近，当目击证人最为合适。刨锛儿是柯楠自备的，想赖也赖不掉。人证物证俱在，我完全算得上正当防卫。我是一大公司的白领，他是一个前科累累的无业游民，善恶立分，换成谁也有口难辨，何况他这嘴还不利索。

头上的伤是自己砸的，为了图省事儿我连民事赔偿都放弃了。回家翻出两条软包“人民大会堂”（都是动迁户送的），又去医院找熟人办了个重度脑震荡的诊断书，派我的小情人一并给人民警察送去，只求他们快办。这个圈套当着小情人的面儿施展得得心应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大将之风显露无遗。自古美女爱英雄，何况她早已芳心暗许，当晚她便洗尽铅华睡进我的狗窝里。

而柯楠同志上次“进宫”也是故意伤害，如今二罪归一，累犯的罪名是没得跑了，再扔进去没个三五年他甭想出来。等到他出来恐怕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废了，可三五年之后老子早已不知到哪儿高就去了。这几年光干动迁就树敌无数，不差他这一个。

每次想起这些事，老觉得不是滋味。似乎自己一身孽债累累，两手血迹斑斑，坏得头顶生疮，脚下流脓，扔到街上狗都不吃。可是真是我的错吗？风口浪尖一张帆，飘向哪里哪是帆能做主的？达者兼济天下，贫者独善其身，我自然做不了达者，却绝不甘心做贫者。

第三章 众生浮世记 第10节（1）

老朴过生日好歹得意思一下。上次跟晓霞逛街时相中一块瑞士K-47雷达表，打五折3980元，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咬咬牙买下送老朴得了。这几年在社会大学里深造，早已把“仁、礼、智、信、忠、孝、悌、忍”沦丧到九霄云外，只有“义”字还剩些余韵在闪光。老朴总算对我有恩，何况最近腰包渐鼓，财大气自然粗。

晚上肯定会喝得一塌糊涂，我索性先把车开到洗车房，开光打蜡，补漆换胎。这老东西自打跟了我没少遭罪，这回让它也享受一下。本来时间还早，老朴却连着电话催了好几遍，赶紧打车奔嘉豪。刚到酒店楼下，发现老朴居然在外面等着，见我下车一把抓住就往楼上拉。送他的表都来不及往外掏，搞得我云山雾罩不知所措。老朴练过跆拳道，个子虽然不高，浑身结结实实的全是肉腱子，把我拉得踉踉跄跄的如被劫持。

到顶楼转进个小包间，里面只有一男一女两个人，见我进门都起身迎了出来，居然是钱启东和赵艳红。

我顿时呆住了，木讷地叫了声钱总。老钱笑得满脸开花，异常热情地把我按在正座上。桌上早已摆满美酒佳肴却只有四套餐具，看来不会有旁人来了。此时我已猜到今天绝不是朴勇的生日，电话里那么说只是想把我骗出来。唉——有人说兄弟就是用来出卖的，“義”字拆开了写就是“我为羔羊”，这话真让人伤心。

当然也不能全怪老朴，毕竟他也是在老钱手底下混饭的。当初拆迁的时候我们俩都得了好处，他拿的是大头儿，担的责任也就重一些。而且老钱折腾出这么大的妖娥子，少不得要拿钱堵老朴的嘴。

我正襟危坐在椅子上，尴尬地看着面前的三个人，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上回办土地证我抢了老钱的饭碗，打那之后一直躲着他走。这回冤家路窄没办法，但还是绕一天算一天，万没想到今天他能借朴勇把我请过来三堂会审。

第三章 众生浮世记 第10节（2）

简单说了几句话闲话，吃了几口菜，气氛凝固得像石头。老钱端了杯酒，问："小文来公司多久了？"我想了想说："三四年了吧？"老钱点了点头说："也算老员工了。咱们赵总老爱压着年轻人，我看你前一阵子跟朴儿在立山路那边干得不错，不如今后也跟着我干。你接着和朴儿搭伙，正好人合心马合套的。"

这话真说得我心里一动，拆迁这活儿不但油水丰厚而且查无可查，多多少少谁都能捞一笔。上回是赵总特批才让我捡了个便宜，虽然还没等收关就被调回去了，明里暗里还是赚了不少，真要能正式调过去那可发达了。我连忙举杯把酒干了，说："谢谢钱总看得起我，可现在我还挂着赵总助理的职务，关系都在总公司呢，办起来太麻烦。"

"麻烦也得看谁办啊？"赵艳红在旁边搭腔了，去趟国外似乎专门学的化妆，满脸青一块紫一块看得人胆战心惊，大红色指甲拈起杯子凑过来，嗲声嗲气地说："小文多大了？"我说快三十了。她啧啧两声说不像不像，看你文质彬彬跟学生似的，咱公司好几个小姑娘都看着你眼馋，回头大姐给你张罗一个呗？你看接待室的刘雪琪咋样？

她边说边拿眼角扫老钱，想必是醋劲犯了。我只好说谢谢大姐，我还想趁年轻多干点儿事，不着急不着急。一仰脖又把酒干了。

朴勇自始至终一言不发，只是闷头喝酒，搞不懂他什么意思。扯了半天闲话，已是酒过三巡。老钱忽然低着头问了一句："听说你最近挺忙啊？"声音忽然变得阴恻恻的，终于要转入正题了。我咽下一筷子鳕鱼肉，故作轻松地说："咱公司一直也没成立审计部，赵总只不过想学学大企业往正规里走。派我出来就是走个过场，下个礼拜该到工程部了，到时候还得钱总和赵大姐配合一下。"

老钱哼了一声脸色立马沉下来，说："当着明人不说暗话，你都能调动财务跟我们要资料了，还说是走过场？"我一个激灵，筷子差点掉了，心说这是谁又阴我呢？

今天这个场面我是有心理准备的，审计前几个部门原本就不是什么保密的事儿，公司里早已传得沸沸扬扬。估计老钱最近寝食难安，找上我是迟早的事儿。可动迁户档案马上就往财务送了，只要被我掌控确凿的资料，不查他个底儿掉才怪。老钱问出这句话，看来有人泄密了。

第三章 众生浮世记 第10节（3）

可这事儿只有我和赵总知道啊，还有谁能手眼通天？我脑子里连着闪了几闪，忽然明白了，暗骂赵婷婷你个狗汉奸。亏你前两天还跟我在床头甜言蜜语的，这么快就翻脸不认人了。

肯定是她，这娘们儿到公司好几年了，又是个风流人物，碰上老钱这种色鬼投胎、恩威并济的上司没理由不火花飞溅，恐怕早就勾搭成奸了。跟我狗扯羊皮不过是一时馋嘴，想在公司长久混谁都想找个靠山，寻着机会就把我这小情人供出来。想到这一节我真恨得牙根儿痒痒，只怪自己那天得意忘形说走嘴了。妈妈的，回头再找这小浪蹄子算账。

瞧今天这意思老钱摆明是要拉我下水，其实我要想帮他也不难，随便揪出几个手续不全的大户说是那个谁工作疏忽了，重新梳理一下就行。最多被赵总骂我办事不力。而老钱可就如获大赦，回头就算不意思意思，把我调到拆迁办来也是正合我意。可转念一想又觉不妥，赵总这次大张旗鼓地折腾就是针对工程部，哪轮得上我徇私情，查不出来就算不开除我也再难得到重用，何况老钱外号钱锈，人品比袁世凯还差，来个死不认账再一脚把我踢出去可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分清了利害关系，我嘿嘿一笑说："钱总啊，我就是一个打工仔，只知道给老板办事儿，谁和谁都无冤无仇，只要面子上过得去，大家发财大家立业。"八两多五粮液下去我的舌头早就大了，装都不用装。

老钱追问不放："什么才叫面子上过得去？"我说："前几天我咋办的事想必钱总也听说了，我肯定不能空手回去找赵总骂。不痛不痒修修皮毛不是什么难事，动迁户档案迟早都要上报的。赵总又没去过现场，现在地基都打上了，原来什么样谁知道？"老钱还是一脸犹豫，我连忙倒满酒，表决心似的站起来说："我先干为敬，以后还得指望钱总提携呢。"一杯喝完再满一杯，又一口喝下，顿觉一股热气从胃里蒸腾

而起，烧得我头晕目眩神智恍惚，心里打定一个主意，今天务必把自己灌多，只有醉话才是不能当真的。

迷迷糊糊地又聊了半晌，已不知说些什么了，终于听见老钱说：“朴儿啊，务必把小文送楼上休息。”朴勇答应了一声，半搀半抱地把我拖进电梯。电梯门关闭的一刹那我清晰看见钱启东和赵艳红远远地盯着我，四只眼睛寒光灼灼，仿佛要啃我的骨头，喝我的血。

第三章 众生浮世记 第11节（1）

朴勇费力地搀着我穿过走廊，忽然愣愣地说："老弟，今儿个大哥对不住了。"我傻傻地一笑，从口袋里摸出那块包装精致的表塞进他怀里，说了句："朴哥生日快乐！"老朴倒没推辞，只是重重地叹了口气。

醉眼蒙眬中只看见开了个房间门，一个长发飘飘的身影将我接过去扶到床上。头刚沾上枕头，眼前立马一黑，我清晰地感觉到体内浩浩荡荡的酒精大军凭借重力顺着万千血管向大脑发起总攻，后脑勺像是有个凿子一下一下地敲着脑髓。我摇摇晃晃地冲进洗手间，嘴里鼻孔里噗地喷出三条水龙，腥臭刺鼻的污秽之物溅得满地都是。老朴浸湿一条毛巾帮我擦擦脸，又架着我扔到床上盖好被子，这才回身跟那个长发小妞说："他走之前你别走，想要什么都答应他，这是钱总吩咐的！"说完推门出去了。

门锁叩响的一刹那我猛地翻身坐起，再次冲进洗手间，把冷水开到最大兜头浇了下来。这一招是我独创的醒酒方，给多个人传授过可似乎只对我管用。顾不得浑身溅透，只钟情这片刻的清凉，我清晰地感觉意识在一点一滴地恢复。

拖着满身的狼狈走出来时酒至少醒了三成，一双柔润的手臂忽然从后面抱过来。我的心立刻开始不老实了，美人香真的可以醉人，何况我早就醉了。

只觉她轻吹兰气地说："你不是一直想看我底裤的颜色吗？今天让你看个够。"听清这话我猛地停住了，扳过她的肩膀这才看清楚，居然是刘雪琪！

我惊得后退两步，失声说："怎么会是你？"

"怎么就不会是我？"她冷笑一声，猛地扯下上衣丢在我的脸上，嘴里恨恨地说："你们男人成天心里想的嘴里说的不就这么点儿事儿吗？怎么了？送到嘴边又不敢吃了？"说着又去解裙带。

第三章 众生浮世记 第11节（2）

这一下比浇冷水还提神，我愈发觉得今天的事儿是个局。老钱明摆着想拉我下水，光靠几句话几杯酒自然不够，而要他掏钱堵我嘴，估计比从他身上割肉还疼，这条美人计倒是节约得很。

正犹豫着，刘雪琪已经脱得赤条条的，抱着膀站在那儿满脸不屑地问："您是想直接来啊还是先洗个鸳鸯浴？"我饶有兴致地看遍了刘雪琪的全身，猛地将她按在床上。她冷艳一笑，伸手将我抱紧。波涛汹涌、软玉温香再加上酒精的催化，小腹一团欲火烧得好不旺盛，此情此景换成任何一个生理正常的男人咬牙扛也扛不住。

就在这时，门外忽然有脚步声传来，一闪即逝。我猛地打了个激灵，越琢磨越觉得不对。老钱向来护食，他碰过的东西别人休想再碰，何况是女人？这次他连刘雪琪都肯贡献出来，看来是下血本了。可过几天我要是明里一套暗里一套地晃点他，他非跟我拼命不可。面前这块糖还是不吃的好，老子泡妞什么时候用别人安排过？还是留着刘雪琪给小夏继续意淫吧。

想到这些，我诡异地笑了笑，一把扯过床单把刘雪琪裹了个严实，在她耳边轻声说："替我转达钱总，这份厚礼我消受不起。"她并不喊叫，更没有挣扎，小嘴儿一扁竟流出两行泪水。

我踉踉跄跄地出了门，顿觉酒意上涌全分不清方向，东冲西撞了半天才找到电梯门，却忽然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竖在那里。一双眼睛透出十分杀气，朴勇似乎就是在等我，难道是想押我回去？妈的，老子这会还得充当鬼子男优演一出虐辱不成？

老朴喷出一口浓烟，忽然笑了笑，说："喝酒不醉，好色不乱，我果然没看错你！走吧，我送你回去。"我装出十成的醉意搂住他肩膀，舌头发硬地啰唆了半天，执意要自己走。

老朴也没拦着，目送我进了电梯，忽然又叫住我，掏出我送的表郑重其事地戴在手腕上向我晃了晃，我如释重负地哈哈一笑，心里总

算有了底。

第三章 众生浮世记 第12节（1）

又一次烂醉而归，残酒作祟回去肯定睡不着，算了算路程离我的狗窝大概只有几公里的样子，倒不如步行回去，吹吹风好醒酒。刚才吐得真干净，原本胀大的胃现在收缩得像杜蕾斯。颠颠倒倒地走了好几站地，忽然一阵肉香扑鼻，路边露天烧烤摊这会儿刚好开张。这几年政府三令五申的严禁路边烧烤，可总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白天是不敢出来了，夜色深沉时立刻夺回阵地，生意反到比以前更好。几个二人位的小散台上满满当当全是人，我只好跟人凑合着坐一起。叫了瓶冰镇小哈啤和一打肉串，大吃起来。人说酒能解酒，白酒要靠啤酒解，啤酒要靠黄酒解，猛灌两口下去果然觉得舒服不少，索性又要了一瓶。

坐在我对面的是个穿着性感暴露的丫头，看岁数最多十八九，里面连胸罩都没穿。比较突出的两点异常显眼，再借酒精一催，看得我眼睛发直。令人惊喜的是她居然也在瞟我，对视了半天碰出火花无数，看着她想起刚才的刘雪琪，一时间又来了兴致。打从认识晓霞，老夫好久不打猎了，今天莫非又要开斋?

终于还是她拿不住性子，操着辽河以南的乡土口音试探着问我："帅哥，照顾一下生意呗！"还用手指了指身后一灯火阑珊处，粉红色的光色尽显暧昧之意，门口蓝色灯箱上写着"足疗保健"四个正楷大字。我自嘲地笑了笑，还以为老夫魅力不减当年呢，却原来是猎手再狡猾也没斗过好狐狸。风卷残云地吃光桌上的东西，顿觉HP大增仿佛吃的是大还丹。任她轻挽起我的手臂，互相依偎着向对面走去。

七扭八弯地上了楼，头还是疼得厉害，索性让她做个头部按摩，没按两下就剑走偏锋，直接攻击我的敏感部位，不知不觉连套子都给我戴好了。唉——既来之则安之，任她摆布去吧。迷迷糊糊不知过了多久，忽然听见外面有个尖细的嗓子喊了句"响了"。正在我身上忙活的那位激灵得一下跳了起来，先帮我把裤子拉链整理好，然后三两下

便套好了衣服。紧接着我就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房门咚咚地敲响，有人声色俱厉地喊道：“警察查房！”

第三章 众生浮世记 第12节（2）

我的醉意一下吓没了，木讷地看了看她。她倒显得很镇静，示意我别害怕，小声说："一口咬死了就说是做按摩。"然后把门打开了。哗啦一下冲进来三四个警察，虚张声势地嚷嚷着："干什么呢？给我起来……"

我压根儿没动，张着嘴打起了呼噜。众警官面面相觑，其中一个过来捣了我一拳骂道："别他妈装了，赶紧起来跟我们走。"我嗯了一声翻个身接着装睡。浑身的酒气是最好的障眼法。他们商量了一下还是不甘心，找了点儿冷水哗地泼下来，又过来两个人一左一右把我架起来往外拖。一直拖上了警灯闪耀的车上，车里还有店老板和几个年龄各异的男男女女。啪的一声车门关死，警车启动穿街过巷，最后进了派出所。

所有人都被隔离开审讯，电话也没收了。任凭他怎么问我只说自己喝多了想做个头部按摩，后来就睡着了，横竖他们没抓到现行定不了罪过。大概是看我衣着光鲜有油水可压榨，不依不饶地轮番上阵，瞧那意思是要跟我玩儿"熬鹰"。困得我呵欠连天，幸好老夫从小崇敬那些个革命先烈们，政治性坚如磐石，否则恐怕早就招了。

正难受着，忽然发现一个小警察眼熟，急忙凑过去说："同志，咱们见过啊，我是豪格房地产的，上次有个叫柯楠的打我不是你们立的案吗？"那小子打量我几眼，表情果然舒缓下来，似乎是想起来了。我说你让我打个电话成吗？他犹豫了一下说去请示一下，又过了一会儿回来果然把手机还给了我。我连声说谢谢，急忙拨了个号码过去。

半个小时之后老朴开车把我接走，一边驾驶一边笑，说："还以为你小子真成人物了，闹了半天憋成这德性，连这破地方也进。没丢什么东西吧？"我摸了摸口袋忽然打了个激灵，苦笑着说："感谢可爱可敬的人民警察，我钱包扔家里了，只带点儿零钱出来，现在浑身上下

就20块钱，刚才做足疗要是耗到结账可就乐子大了。”老朴狂笑不止，险些把车开到电线杆子上去。

第三章 众生浮世记 第13节

财务部终于把动迁户档案敛上来，我熬了一个通宵整理出洋洋洒洒十几大篇报告，满眼血丝地给赵总呈上去。赵总看得十分细致，临了啪地拍案而起，盛怒之下全忘了自己和老钱本是同宗，用河南大骂把老钱祖宗十八代都问候了一遍，我打着呵欠站立一旁，听得煞是解气。

赵总直到骂痛快了才发觉自己有些失态，十分郑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好小子，我到底没看错你，给你半个月假好好休息，等公司有了好空缺肯定是你的。"我心花怒放疲倦全无，对赵总千恩万谢意气风发地跑下楼。疲劳驾车回到狗窝一头扎在床上再也不动了了，心里却还在想赵总方才的话。"等公司有了好空缺"是啥意思？难不成是把老钱踢出去让我来顶？莫非真的天公保佑，老夫时来运转？迷迷糊糊中睡了过去，我似乎梦到了自己五花马千金裘夸官过市，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

第四章 麦田里的守望者 第1节

晓霞打电话过来时我正在收拾行囊，准备赶晚上9点半回家的火车。她去培训一走半个多月，也没人帮我打扫房间。我把这狗窝摧残得更像狗窝了。毕竟是衣锦还乡，好歹给老爸老妈充充门面。我翻箱倒柜找出几件貌似干净的衣服，穿的穿，装的装，照照镜子觉得十分满意。

晓霞好像感冒了，说话时不断抽鼻涕。自称在干部培训基地外的话吧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才打给我的，好一番嘘寒问暖，说“我想你了”时都带着哭腔，实在让人感动。我耐心地安慰着，告诉她我正打算回家探亲，等你回来我也回来了。她说好，又说天气渐凉要我加衣服，很自然地过度到说自己还没有秋装呢。我心里冷笑一声，说我给你买。

弗洛伊德说：“凡是女人皆为恋衣狂。”

口口声声只为悦己者容的女人们说：“衣服是女人的第二层皮肤。”

我一直在疑惑，男人们喜欢的明明是不穿衣服的女人，为什么还要给女人买那么多衣服呢？难道这里也有个等价法则，想得到女人的第一层皮肤就必须用第二层皮肤来交换？

买了张餐厅票靠窗坐下，看着外面往后飞驰的树木和楼房，我的心情变得很平静。工作稳定之后还从来没回过家呢，打电话也只是在每月往家寄钱时通知一声，顺便报个平安。每次电话里的老妈都要哭一回，听得人心酸。

我一直羡慕寝室的老三，毕业就倒插门，和指腹为婚的未婚妻把事儿办了。经老泰山上下打点，不到两年已经提了正科，家庭幸福，鹏程似锦，令人神往。所以不要老是抨击封建包办婚姻的弊病，这种延续几千年的古老传统虽然武断而生硬，却往往简单而实用，全看你想怎么活着。如果真的有梁祝，他们能做到死则同穴已经难能可贵，

绝不可能化蝶。就算化了蝶也只有几个月的寿命，还有蜘蛛结网等着，有燕子的利爪尖喙候着，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还不如化成蟑螂，起码生命力顽强。崔莺莺没见到张生一样会贵为安人，也不必背负贞洁尽失、辱没门风的大罪，幸好伊没有未婚先孕（看来张生那小子也不大顶用）。细说起来，我老觉得是红娘那小浪蹄子在多事。

第四章 麦田里的守望者 第2节

家乡的天空总是阴沉沉的，古老的车站看不出半点变化，只听说近几年犯罪率只升不降。出站口挤满了人，依然喧嚣杂乱。旅客像倾巢搬家的蚂蚁群，扛的扛，驮的驮，个个眼底充血，一脸苦大仇深。我攥紧了行李包背包，小心翼翼地出了站，回家还得倒好几趟车呢。

几经辗转，总算回到了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上，先入眼的是一大片收割完的稻田，齐岔的稻根密密麻麻像刚剃过的平头。幸好最近没下雨，否则眼前必定是汪洋一片，从田埂里趟过去立马能找到长征过草地时的感觉。排水沟里的芦苇野草也已枯黄，那里曾是我们的粮仓。

遥想当年，一大群孩子里我是游击队长。一声令下，众队员上树掏鸟，下河摸鱼，英姿勃发，满身污泥，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芦苇丛里藏着鸟窝无数，把鸟蛋掏出来用背心兜着回家下锅煮，味道比鸡蛋还香。记得有种鸟叫“呼啦子”，鸟巢像个倒转的漏斗。成鸟很凶悍，守在巢口能把人的手啄破，抓它们只能下套子。我会用柳条打一种猪蹄扣，等成鸟回了窝，就把尖端扎进泥里，把扣子压在巢口，鸟再飞出立刻被勒住，越挣越紧，我们用块破布把它捂住往地上磕几下便死了。攒得多了就支起火堆烤鸟，连毛也不用拔，烤得乌黑如炭时便熟了，不用加佐料味道一样鲜美。后来有了能打铅弹的气枪，我们几个娃子几乎人手一把，天天背着枪招摇过市，残害了无数生灵。村里老人见了直眨巴眼睛，还以为又要闹胡子（土匪）呢。

夏天水田里有青蛙云集。我们两人一组，一人手提用竹竿绑着自行车条磨成的蛤蟆钎子，另一个拿着一端打了死扣的长铁丝跟在后面。见到浮出水面的青蛙，屏气凝神不惊动它，将钎子缓缓探过去，猛地一个刺杀必定串在铁条上，摘下来交给助手，用铁丝串过青蛙大腿便挂住了。眼疾手快的孩子半天就能猎杀几十只，回到家用菜刀斩下青蛙两条后腿，串在铁签子上用火烤，可比猪肉好吃多了。剩余的

大半个青蛙躯体可以喂鸭子，据说吃了青蛙的鸭子都下双黄蛋。最常见的是一种叫“花璃宝”的雌蛙，浑身黑白色斑点，傻得可笑，非常容易生擒，纠一根河边的野草就能钓上来。我们发明了多种残害青蛙的酷刑，印象最深的是折一截苇子杆插进它肛门，往里吹气，吹得大腹便便时再扔回水里。它便浮在水面上，怎么游也游不动。

大人们从来都放任我们残害生灵，类似青蛙是对人类有益的动物，野鸟是食物链中重要一环，维护生态平衡等冠冕堂皇的话他们根本不会说，用烤熟的青蛙腿和野鸟下酒才是他们最期盼的事儿。

第四章 麦田里的守望者 第3节

顺着田埂上了大坝口，一条引水于大辽河的人工河蜿蜒十几里，算得上十里八村的母亲河。按照电影里固定模式，像我这回家的游子应该双手掬起一捧河水大喝一口，然后擦擦嘴角感慨一句："家乡的水真甜啊！"

可惜我实在没那个胆色，现在是退潮季节，水位很浅，很多地方都露出了河泥，四处都能见到腐烂的家畜尸体，多数都是瘟病死的。河里的鱼都吃这种肉长大，尾尾体魄凶悍，都在往食人鱼的物种进化。记得小时候这河里出了条大青鱼，把河里养鱼区的鱼苗吃得精光，长得身长如蟒，力大无穷，撞破无数渔网无人能擒。后来村里抽水灌溉，此孽畜被水泵绞得四分五裂，碎肉甩得到处都是，满地的鱼腥刺鼻。

家乡地势低洼，平均海拔才两米多，辽河上游洪峰一起，这儿首当其冲。全乡上下年年防汛，岁岁抗洪，每年7月份的晚上，河坝上躺满了人。

听爷爷说这河里住着河神。当年有人撒网网住一头锅盖般大小的甲鱼，正要往家里搬，忽然江河色变，河水像踩着梯子似的疯狂上涨，河面阴风浊浪，声如鬼啸。村里老人赶紧命他把鱼放生，那愣头青吓得屎尿齐流，迎着大浪把甲鱼扔回去，刹那间风消水落，静波千里。

这典故说出来十分唬人，我一直不信。但关于此河的另一桩事儿却由不得人不信。这条河每年都要出一件溺水案，一直不多不少，无论老幼妇孺青年少壮一概照单全收，只要有人死过，这一年便太平无事。打我懂事起这传说就传了许久，这么多年已不知害了多少性命。最可怖的一次是一年下来无事，直到了除夕晚上，为村生产大队看管草料场的老光棍从冰面过河回家时，掉进冰窟窿淹死了。当时十冬腊

月冰冻三尺，便是拖拉机过河也未必能把冰压碎，可冰偏偏就破了。直到第二年开春，尸体才从下游飘上来。

这事儿越传越玄，有人说是河里的溺水鬼在找替身，超生的时辰到了便要找人来换班。小时候一到晚上我想起这河就吓得睡不着觉，我不止一次地想到，寒风萧萧中那老光棍喝了几两驱寒酒，摇摇晃晃地走在冰面，忽然一只漆黑的鬼爪子破冰而出，将他生生扯进河里……

君子不以怪力乱神，我还是不说了。

第四章 麦田里的守望者 第4节（1）

河堤这边是片稀稀落落的坟地，那时候允许土葬，爷爷奶奶就合葬在其间。一到天干物燥的晚上经常能见到鬼火，火苗绿得发蓝，老是追着人跑，胆儿小的吓也吓死了。爷爷说见了鬼火别跑，跑再快它也能追上，然后在你身上种下晦气。最好的办法是把鞋脱下来，鞋跟朝前用脚尖顶着跑。鬼火上当，迎着你飘来，你一脚就把它踩住了。爷爷的话我从来都信，但我没踩过鬼火，因为我胆子小。

八爷爷的坟离他们不远，他是爷爷的远房亲戚，当年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打败了美国野心狼，负过两次伤。回国之后到乡里当了干部，没几年就辞职不干了，据说是因为看不惯的事儿太多。他住在村东头的一间小瓦房里，小瓦房以前好像是土地庙，文革时候差点被“破四旧”给拆了，乡政府出钱帮着拾掇了一下，生活用品也都齐全。

小时候有一回邻居家盖房子，后门口有十几根椽子摞成三角形，我经常跳上去玩儿，没几回就给踩散了。椽子变成了滚木死死把我右腿压住，还好干活儿的木匠把我及时救了出来。回家后我就走不了路了，腿肿得像个长条葫芦。老爸背着我去找村里的野郎中，好像是姓张。都叫他张老三，没人叫他大夫。他的模样我至今还记得，花白的头发和胡子纠在一起，十分邋遢，一年四季流着鼻涕，嘴唇干瘪得像个肛门。他在我腿上捏了一会儿，说骨头没断就没啥大事儿，然后用药酒帮我好一顿揉，疼得我直叫妈。最后又抓了几副草药给我了事。他看病一般不收钱，也没人给，都是送几个鸡蛋或者几斤大米什么的。可我的腿丝毫没见好，反而越肿越厉害。

我的小脚奶奶急得满嘴起了燎泡，赶忙去找瞎子求签算命，瞎子居然说我是冲了某路凶神恶煞了，于是爷爷背着我一道去找邻村的李大仙请神消灾。那家人是老两口，女的是大仙儿，男的是二仙儿，巫婆神汉，黄金搭档。那大仙儿长得细眉尖嘴，活像个老黄皮子。记得

她是先虔诚地点了几炷香，然后浑身癫痫似的抽搐了几下，二仙儿连忙说这是请的神上身了。只看那老婆子闭着眼睛，说话声儿也变了，和方才判若两人，问我腿伤了之前都去哪儿了？

我说去国道边儿的干线河里摸鱼了，她哎呀一声好像被踩到尾巴，说罢敲着驴皮鼓就唱起来，唱的是：

日落西山黑了天，
家家户户把门关。
喜鹊老猧奔大树，
家雀燕子奔房檐。
行路的君子住旅店，
当兵的住进了营盘。
十家上了九家的锁，
只有一家门没关。

第四章 麦田里的守望者 第4节（2）

要问为啥门没关，
敲锣打鼓请神仙。
左手敲起文王鼓，
右手拿起武王鞭。
文王鼓，柳木圈。
奔得儿奔，抱的圆。
上面栓上八根弦。
四根朝北，四根朝南。
四根朝北安天下，
四根朝南定江山。
在中间安上哪吒闹海乾坤圈。
……

后面的我就记不住了，听她现编现唱好像说是去年国道上撞死一个小孩，到现在还没超生变成了孤魂野鬼，看见我一个人在河边耍就缠上来了。二仙儿在一旁帮腔，要想破解得按她说的做，先是画了道符烧成灰，化在红糖水里让我喝。然后吩咐我爷爷买张邮票用火引燃一直往南走不许回头，边走边念叨“赶紧走吧，赶紧托生吧”。

这还不算完，还要我家出钱在河坝掘块坟地，把钱给他们就行了，要买块棺木把那孩子魂魄安葬了。

正忙活着呢，八爷爷怒气冲冲地进来了，他指着那对仙家恶狠狠地说：“你们俩老瘪犊子就缺德吧！”说完抱起我就往外走。八爷爷在村里很有威望，他想干什么没人敢拦着。他一路把我抱回家，翻箱倒柜找出几贴膏药敷在我腿上，说这两天就住这儿了，八爷爷给你炖野兔子肉。

八爷爷那膏药是政府发的，农村孩子身子骨也贱，没几天我就能跑能跳，但我已经不愿意回家了。那时候还没实施枪禁令，八爷爷那

儿有把双管猎枪，子弹有三号电池那么粗，里面全是铁沙子。我跟着八爷爷钻芦苇荡打兔子，下夹子猎狐狸，结网捞鱼，搂草掏鸟蛋，快成山大王了。八爷爷还有讲不完的故事，远到牛郎织女、水浒英雄，近到英雄侦查排长杨子荣，讲者眉飞色舞，听者津津有味。那段时间是我童年里最快乐的时光。后来该上小学了，老爸就不让我再去了，但家里都把八爷爷当恩人，逢年过节奶奶就让我去送点儿吃食过去。

八爷爷一辈子没娶媳妇，更没有孩子。我多次看见他像女人一样蹲着解小手，当初还挺纳闷的，后来才听人说他在朝鲜战场上被炮弹炸坏了下身，可惜了一条好汉。

第四章 麦田里的守望者 第5节

村里的主路好像新垫过，比以前宽了许多，但还是沙土地，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各家门口都有碎砖头摆成的梅花桩，是雨天走路防泥泞的。

村口一片寂静，连条狗都不见。村头第三家原本有个傻闺女，比我大好几岁，整天在家后门口蹲着，吃喝拉撒全在那儿，风吹日晒雷打不动，都快成仙了。指不定什么时候疯病发作就欺负村里的小孩儿。小时候有一次我放学回来，一个没留神被她用喂猪的桶扣在头上，腥馊难闻的泔水满身都是。就在我欲大举反攻之时，她却翻墙而过径直逃回大本营，跨栏动作比刘翔都快。

又过了几天，她大概忘了这回事儿，又返回前沿阵地督战。我让我的游击队员偷偷从家里拿了几个馊韭菜馅儿包子给她吃，她狼吞虎咽地吃得一个不剩。后来听说她当晚拉得满炕都是，被他老爹一顿狠揍，我听了心里煞是解气。可不知道是谁走漏了风声，搞得全村人都知道是我干的，害得老爸老妈急忙去给人家赔不是，害得我被老妈打得屁股开花，三天不敢坐着。

去年听老妈在电话里说，那傻子走丢了，有人看见说是被拐走的。搞得我很是疑惑，真不知她能卖个什么价钱，估计连运费都赚不回来。今天果然没看到她，心里竟有些莫名的失落。

第四章 麦田里的守望者 第6节

忽然一个熟悉的身影闯进视线，我试探着叫了一声“小秀”。她回过头眼神陌生地端详我半天，忽然笑着说：“锁柱？你咋回来了呢？”

二十多年前我们在村小学校里第一次见面，没几天她当了班长，我是学习委员。那时候她扎着一对羊角小辫儿，脸上总是红红的，在农村女娃里面显得很扎眼。我们一起玩过家家娶媳妇，一大帮人跑龙套，每次都是我俩拜天地，但是没入过洞房。当然了，那时候也不知道洞房是干嘛用的。

后来得去乡里读初中了，我天天都骑着老爸淘汰下来的28自行车驮她上学，风里雨里一同感受成长。她就骑在车后的鞍座上，经常拿出几块糖或者瓜子从后面喂我吃。那时候她已经开始发育了，每次我一捏闸她便趴在我背上，能清晰感受到那两坨东西柔软而饱满，刺激得我那稚嫩的荷尔蒙不住地膨胀，车子都骑不稳了。

很快，学校里风言风语地传开了，“文明和李玉秀搞对象了”。于是所有人都用异样的目光看我们，那眼神中有嫉妒、有鄙夷、有讥讽，更多的大概是羡慕。在一个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度，在一个科举流毒教育禁锢的时代，在一个唾沫杀人低级趣味的时代，这种事比学业狼籍还要低劣，比偷鸡摸狗还要可耻，比打架斗殴还要有伤风化。为这事儿我经常跟人打架，不管对方是谁，包括我的班主任。当时冲动的大脑里只有一个信念，侮辱我可以，侮辱小秀不行。

有一年冬天，又是因为这事儿我跟高年级的两个小子大打出手，最后以我被技术性击倒告终。当时我满脸是血，把地上的雪都染红了一片，浑身更是疼得发麻。小秀哭得跟泪人似的。晚上还是我骑车载她回家的，一路上我们谁也不说话，快到河坝时车轮打滑，我俩摔在地上，躺在地上谁也不起来，只盯着对方看。最后我猛地把她抱住，还不懂接吻的我们把初吻献给了对方。

后来老妈似乎看出了苗头，专门跟我座谈了一次。她以上级首长的口气命令我以后上学自己走，不要跟她再来往。

我知道老妈为什么这么做。小秀是单亲家庭，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去坝上防汛被水冲走了，剩下的孤儿寡母，日子过得很是窘迫。村里人都传她母亲和很多人不干净，听说乡里干部都有和她相好的。邻居二婶儿常跟老妈唠这嗑，用她的话说："你瞧刘桂香那吊眉凤眼的骚浪样，那母狗不翘尾巴公狗敢往上上吗？"

这事儿我从来不愿去想。但我心里很清楚，小秀家只有六亩地，都租出去从来不自己种，一年租金就几百块，可小秀从来没断过零食。饼干、奶糖、水果、瓜子等，什么都有。那些零食我也常吃，真的很好吃。

第四章 麦田里的守望者 第7节

老妈肯定是受了二婶的挑唆，为此我曾经恨透了二婶。有一次我故意把晒干的兔子屎揉进了她的旱烟袋里，让她抽了两袋烟后不住地打嗝，连着三天都止不住。

那时候我还很乖，老妈的话我从来不敢不听。所以只好跟小秀约好每天更早起床，我先骑车走，在河坝下面等她。我从来不觉得当时是在恋爱，她似乎已经是我娶回家的婆娘，我只是在用一个男人的臂膀光荣地守护着她。

过去的日子永远都是好日子，因为再也找不回来了。初二暑假的时候她辍学了，和一个外乡的表姐结伴要奔南方打工去。我是听二婶说的，小秀根本就不想告诉我。当时我正在吃饭，二婶说这事儿的时候阴恻恻的，摆明了是故意说给我听的。“啪”的一声碗掉在地上，我发疯了一样冲出去，骑上车子就往外狂奔。老妈吓坏了，想拦却来不及了。

顶着火一样的日头一口气骑到县客运站，二十多公里下来已经汗出如雨，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我却丝毫不觉得累。远远看见去省里的客车刚刚出站，透过污浊的车窗，分明有那张令我魂牵梦萦的脸庞，可是那车竟已向反方向驶去。

十字路口的红灯给了我最后一个机会，极速中捏车闸让我横着飞了出去，滚在那辆长客的车轮旁，满车人都在看我，包括她。四目相对，四行泪水同时滴下，我只期望那一刹那能凝固成冰，任凭岁月的风刀霜剑将我们削割成两块对视着的化石，虽舍去了生命，却换来了永恒。

红灯迅速变成了绿灯，那破旧丑陋的客车像极了一头浑身腥气的食人怪兽，吞下了我的初恋扬长而去。长街上车来车往，人影飘忽，一个蓬头垢面的少年趴在街心放声痛哭……

第四章 麦田里的守望者 第8节

后来我考上了县高中，求学生涯紧张而枯燥。家里当时有20多亩地，但我从没务过农活，因为老妈不让。她原本是村里有名的庄稼好手，靠天吃饭、地里刨食辛劳了半辈子，却连买半斤肉都要下几次狠心，所以她绝不许我走她这条路。村里很多和我一起长大的孩子都出去打工了，读到高中的只有我。这不是压力，却比压力更让我如负泰山。

当时住宿在学校，寒暑假我很少回家。在县城里找份临时工作并不难，但找到的往往是最底层、最廉价的体力活。我曾经跟一个工程队到外市的山区开山挖石头，每次一百多斤的大石块用大镐凿成囫囵个，双手抱着走五十米装车，一个来回我能赚三块五毛钱。一个月下来脖子、肩膀都被晒得脱皮，但是脱下衣服就能看见青筋虬结的肌肉。每当想起那段日子，我心里没有一丝苦涩，更没有所谓逆境磨砺的坚韧，我只是怀念当时那个年轻而健康的身体。

小秀一走四五年，中间偶尔回来过几次我都错过了。我们没有任何联系方式，连信也不通一封，我现在也怀疑当时大概已经忘了她吧?

大学第一个寒假回家时，二婶又提起了小秀的事儿。小秀去年已经回来了，并且嫁给了邻村一个养兔专业户，还生了对儿双胞胎女儿。当时我的心疼了一下，只有一下。

第四章 麦田里的守望者 第9节（1）

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回到家乡第一个见到的居然是她，气氛骤然变得尴尬而暧昧。一别七八年，岁月在她脸上留下很深的印迹，眼角多了许多细细的褶皱，眸子晦暗远不如前了。难得她还打扮得很前卫，头发漂染成板栗色，烫出方便面卷，还用粉底把鼻翼两侧稀落的雀斑掩盖得很好。木然与之对视，只觉得她遥远又陌生。

“你……你还好吧？”我说话居然有些结巴了。她嗯了一声，脸色有些发红。

我搜肠刮肚也想不出别的话来，就这么尴尬地看着她，前尘旧事像幻灯片一样在脑子里循环播放。入学第一天，她头上戴着鲜红的蝴蝶结……期末考试时她借过橡皮给我……过家家时的夫妻对拜……初中上学路上她在我身后唱歌……县城长街上伊人最后的回眸……

多年已过，一切的一切竟变得那么清晰。如果当初我也早早辍学回家务农，如果她当时从客车上跑下来，如果……

我会娶她的，一定会！然后一同住在借钱盖的土砖房里，守着几亩贫瘠的土地，春耕秋收，日落而栖，再生一个呆头呆脑的娃。从此种菜养猪，卖肉攒钱，为儿子将来娶媳妇耗去一生的劳作，最终黄土一封……

这就是无数个庄稼人心目中的幸福，他们还要这样一辈辈地活下去。幸运的是我闯了出来，或许我是该谢谢她的。

“去我家坐会儿不？”她试探着问了一句。

我想了想，支吾着说：“我……刚下车，还没回家呢，明天的吧。四姑（她母亲）她身体还好吧？”

她叹了口气，摇摇头转身走了，脸上表情很是怪异。我正想叫住她，忽听身后一声断喝：“回来了不知道家在哪儿啊？跟人家撩扯什么？”

老妈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大嗓门儿，跟我嚷了28年，跟老爸嚷了31年，“狮吼功”愈发的炉火纯青起来。全乡上下所向披靡，鬼神皆惧。

第四章 麦田里的守望者 第9节（2）

这一声听来是那么地亲切，可是小秀却浑身一震，头也不回走得飞快。我忍不住笑了，回头说：“我的亲妈呀，您看您把人家吓的。”话还没说完，迎面就挨了一记耳光，老妈一边捶打我一边骂：“你个兔崽子，你可知道回来了。我生你养你这么大有什么用，我死了都指望不上你送终。”没 骂两句眼泪就下来了。我心里一阵酸涩，搀着她往家走去。谁知老妈一把挣开，冲着小秀的背影狠啐一口，嘴里狠狠骂了句“小骚狐狸！”

我很是诧异，这么多年过去了，老妈咋还会对小秀有这么大的敌意，但很快就从邻居二婶口里知道了真相。小秀当初到广州一家纺织厂当临时工，干了大半年厂子就倒闭了，工资全泡汤，浑身上下连买回程票的钱都没了。万般无奈，经人介绍她只好去夜总会坐台，醉生梦死，天天喝得迷迷糊糊。一个把持不住跟人出了台，从此看破红尘放纵行迹，进了洗浴中心做起全职来。

一来二去认识了个小白脸，双宿双飞以为天可怜见。原打算再攒些钱改做正当生意的，结果不到一年被人家把钱卷了个干净，从此音讯全无人财两空。

“撒泡尿溺死算了，还厚着脸皮回来！”什么话从二婶嘴里说出来永远都带着刀子，字字见血，句句封喉。我纳闷儿地问二婶是怎么知道的，二婶莫测高深地一笑，说：“和她一起去打工的同乡是我外甥女，眼瞅着她丢人现眼。哼，你别看那李玉秀模样挺俏皮，我外甥女跟她借钱都不答应。靠卖X赚点儿钱还抖起来了，呸……”

这种事在我听来不新鲜，可发生在她身上还是让我从心里发苦。我忽然又想起了童彤，她和小秀正走着同一条路，前途一片晦暗阴霾。有小白脸磨牙吮血等着她们，有亲人的唾弃候着她们。

第四章 麦田里的守望者 第10节

离家老远就听见一声高亢悠长的甩腔，“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原本韵味十足，腔调拿捏得很有功夫。可惜唱到“霄”字时高调上不去了，像公鸡临死前的一声哀鸣，“汉”字生生被憋在嗓子眼里。我哈哈大笑，扶着气呼呼的老妈说：“我记得前两年老爸还唱得怪好呢，今儿个这是咋了？”老妈哼了一声说：“天天灌猫尿，还唱个屁！”

老爸是村里公认的大才子，上过七年学，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每逢年关到来，村里写福字、写春联都找他。擅弄丹青，家里墙上都挂着他的水粉画做装裱。另有一手理发手艺，逢年过节我家院子里都是村里的小孩儿，站成排等着老爸挨个剃头。但毕竟不是买卖，所以不收钱，最多是孩子家长给送包毛头烟或者打二两酒就行了。除此之外便是他那副好嗓子，字正腔圆清脆高亢，习唱样板戏自学成才。每到茶余饭后就来那么几嗓子，街坊四邻都有叫好声。文革时候，市里有文工团下乡支农演出，就有人相中了父亲想带他走。可我家因为土改时分了两头毛驴被定为富农，一个阶级成分断送了老爸的大好前程，打那之后他就学会了喝酒。

他和老妈的婚姻是奶奶包办的。老妈娘家很穷，老妈长得也不出众，还比老爸大三岁，所以老爸当初是极力反对的。但奶奶看中了老妈的能干，会过日子，对老爸以死相逼，再鼓动所有亲戚朋友轮番轰炸，终于把老妈迎娶进门。我听二姑说过，新婚之后他们俩很久没圆房，两个人眼里没一点温情。后来有一次好像因为老爸喝多了，做过什么自己都忘了，这才有了我。难怪我现在这么能喝酒，看来遗传是件很神奇的事儿。

起初老爸气急败坏，一口咬定我不是他亲生的，终日跟老妈泼土扬灰没事找碴，对我非打即骂，受了委屈的老妈成天以泪洗面。当时落后的农村也没有亲子鉴定的技术，倒是有滴血认亲这一说，不过只

是唬人的把戏罢了。所以小时候我对老爸除了怕便是恨，甚至没叫过他一声爸。

有一年正值数九严寒，外面大雪纷飞，老爸把我们娘俩一顿打骂撵出屋。幸好奶奶开明，踱着小脚赶了过来，喝令他跪下，用拐棍狠命敲打他后背。奶奶哭着骂："你个畜生啊，先说你媳妇那人品能干偷汉子的事儿吗？你再看看锁柱，越长越像你小时候，你是鬼遮了眼还是猪油蒙了心啊？"

后来我渐渐长大，继承了老爸五六分相貌，谁见了都说是亲父子，老爸这才解除了疑心。打那之后老爸变得很内疚，和老妈总算过上了正常夫妻生活，对我也好得多了。我第一次喊出爸爸的时候，他居然激动得哭了，哭得比我还像孩子。

第四章 麦田里的守望者 第11节（1）

自打老妈翻身农奴把歌唱之后，家里形势完全掉了过来。父亲原本身子骨单薄，干庄稼活儿差太多，出工劳力全靠老妈撑着。屋里外面她打理得井井有条，孝敬公婆更是不在话下。在潜移默化中老妈终于成了一家之主，从此，蹲着成了老爸的招牌姿势。吃饭的时候他蹲着，老妈训斥的时候他蹲着，我调皮捣蛋时他也蹲着训我。只有唱样板戏时才会挺直了腰板儿，吼出一种力拔山兮的霸王气势，那戏文是那么地好听。

此刻他正在蹲着喂鸡，抬头看见我回来嘿嘿一笑，露出满嘴被劣质烟熏透了的黄牙。老妈正没地方撒气，看见他就嚷："这鸡一会儿就杀了，你还喂它干啥？回头还得从鸡胗里往外倒，你咋净整那用不着的呢？还不赶紧去前村请大哥过来吃饭，就说柱子回来了！"

老爸慢吞吞地站起来，嘴里嘟嘟囔囔地辩解说："就现在才喂呢，喂一口得一口。"他走过我身边时眼神怪怪的，只知道傻笑。我趁老妈不注意，从包里掏出两盒软包中华递过去，使眼色让他赶紧揣起来。

想想这些年老爸也不容易，天生骨瘦如柴，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庄稼人要是没了力气那就啥也没有了，再有才华也只能算旁门左道。好容易混了个村里的民办小学教师，一个人带三个年级，这边教语文，那边教数学。讲课讲得声带充血，每个月就100多块钱的补助。城里教师工资早比公务员都高了，他这儿还一直拖欠着。老爷们儿人怂钱更怂，受欺负也活该。

鸡杀完了，鲜红的血放了满满一碗。邻居二婶和老妈在灶台前忙活着，老爸和大伯抽着我带回来的软中华跟我闲聊，满屋子青烟飘渺恍若仙境。

二婶不时探个头进来，一个劲儿地要给我当红娘，我唯唯诺诺地应承着，说我在城里刚踅摸了一个正处着呢，有机会带回来让二婶给把把关。二婶一脸惋惜地缩回去，还在心有不甘地夸赞自己的外甥女

有多么好。大伯狠嘬一口烟，把烟蒂摔在地上，笑骂道：“你个老骚婆子别搁这儿丢人现眼了，我大侄子都城里人了——还看得上你家那帮穷亲戚？你再看看我侄子那身行头，哪件不值百八的？”他说着又抽出一枝烟点上，晃了晃说，“这一根烟够你家一个月酱油钱了。你呀，管好你家老二得了！”

提起这个二叔我就想笑，村里几乎一半以上的缺德事都打他那儿出来的。小时候我一直叫他二哥，后来才改的口，也不知这辈份怎么论的。那时候他十八九岁，好玩又会玩。捕鱼捉鸟，偷瓜摸枣，样样在行，我很愿意跟着他。有段时间，他出门随身带着根拇指粗的柳树枝，剥去外皮磨的锃光瓦亮，见到谁家牲口无人看管，便一个健步过去揪起其尾径直将树枝插进牲口肛门。全村上下无论牛马驴骡莫不遭其鸡奸，疼痛难忍于瞬间将速度发挥到极致，逢人便乱踢乱顶，搅得鸡飞狗跳四邻不安。要么就一时兴起随机点了哪家的稻草垛，搞得秋收时分家家自危……

第四章 麦田里的守望者 第11节（2）

为这类事儿他没少挨揍，但当他将自己的大便用尿拌好，乘夜色倒进仇人家院子中的酱缸里，或者将剥了皮的死猫挂在人家屋檐下之后，便再也没人敢动他一根毫毛了。父母根本管不了他，于是托人情、拿彩礼把邻村一位大他六岁的姑娘介绍过来，就为了管住他。

据说那姑娘是武术世家，自幼修习武艺。其父给张学良当过保镖，南拳北腿不在话下，擅使一对鸳鸯双刀，有万夫不当之勇。

这姑娘就是如今的二婶。

打这儿起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二叔衣冠不整、满面惊恐地逃亡在前，后面跟着叫骂不绝的二婶，她面含杀机紧追不舍，不出五十步便已后发先至，一记扫蹚腿直接把二叔撂倒在地，摔得满嘴是土，然后反剪他的双手押解回宫。

更有一次，二叔因为偷看后屯李寡妇换衣服被二婶知道，竟把他当街骑在胯下。骁勇如木兰再世，善战似桂英重生，左右开弓打得二叔的脸肿如猪头，直至公婆二老双双跪下求情，二叔才算赚回一条命。那段时间二婶侠名远播，村人莫不拍手称快。

所谓近墨者黑，自打嫁了二叔这活宝，二婶也沾了灵气，偶有惊天猛料爆出。习武之人讲究手眼身法步五位合一，二婶原本目力极佳，可进门没两年忽然落了个夜盲症，村里人管这叫“雀蒙眼”。天刚擦黑她眼前就会浮现出两团黑影子，和人走对面都认不出是谁。农村人家没有洗手间，为了半夜解手方便都在厨房的灶台边儿摆个尿坛子。二婶好几次起夜都错把腌菜坛当作尿坛子，结果腌出来的咸菜全都碱大了。

二婶一直没生养，村里人说是二叔缺德事儿干多了，活该他断子绝孙。为这事儿二叔还专门到大医院检查过，好像确实是他精子成活率低的原因。当时俩人的年岁也都不小了，村里人的风言风语真能淹

死人。二叔只好动了别的心思，跟二婶商量说借个种。可二婶侠义丹心岂肯行此苟且之事，谈了几次便恼了，朝着二叔抡拳便打。

谈判不成二叔心生一计，摆了桌酒席，求动一个挚友，穿上他的衣服乘夜色来到熟睡的二婶床前，欺负二婶那双雀蒙眼不顶用。而二叔和几个狐朋狗友接茬喝，以为此番定能大功告成，心里美不胜收。普天下戴绿帽戴得这么开心的恐怕也绝无仅有。

过不多时，那朋友回来了，满脸是血疼得呲牙咧嘴。原来他钻进被窝还没动几下就被二婶察觉，从炕席地下抽出把大剪子没头没脸地猛戳，差点把鼻子绞下来。

二婶至今还没孩子，看到谁家添丁了便愁眉苦脸的。对此我却十分庆幸，凭她和老妈的感情，她若有个闺女非得招我做女婿不可，必定毁了我的后半生。

第四章 麦田里的守望者 第12节

我从来不知道家原来是这么地温馨和恬静，没有喧嚣的人潮汹涌，没有呛人的汽车尾气，没有刺眼的霓虹灯火，没有害人的阴谋诡计。火炕虽硬却灼热暖人，贫窑虽冷却清神醒目。推开窗子便是大自然的水粉画，天一黑就有茫茫宇宙瀚瀚星河，比天堂还要洁净，比瑶台还要瑰丽堂皇。不需要起早贪黑地走马兰台，不需要强颜欢笑地阿谀奉承，不需要尔虞我诈、谨小慎微，不需要潦倒失意的借酒消愁。日上三竿酣眠不起，看来名利不如安闲呐。

午后躺在炕头上，仔细给自己评估了身价。前一阵子巧取豪夺搜刮来不到十五万，工资不但月月光还透支了3000多，幸好最近一直都是公款埋单。狗窝里有联想笔记本电脑一部，一年半前买的折旧后叫价最多三千。还有几身品牌行头，打个对折能卖个万八的。身上除了4000多现金，另有一款诺基亚6290大概也能值3000块。再算上年底的一万奖金外加一些零零碎碎的收入，全部家当总计价应该在二十万以内。虽然在北京、上海连个公共厕所都买不下来，但在村里已然跻身富甲行列。

真想就这么回来算了。现在粮食也在涨价，承包几十亩稻田，再办个小型稻米加工厂，奔个小康不成问题。一年最多忙几个月，余下时间全国各地走走转转。等玩腻了再收收心，娶个年轻朴实的农村姑娘，认打认罚超生几个娃，享受儿女绕膝天伦之乐，做梦也得笑醒了。

可看了看糊满报纸的四壁，终归还是心有不甘。90年代初全国上下正在打响万元户的金字招牌，全村顶级豪华交通工具是四轮子手扶拖拉机。看见一架农用撒药飞机都能让村里的孩子手舞足蹈，那里面就有我。十几年过去了，村里的万元户依然屈指可数。最好的车是三泵子，一场大病立刻能让有两个壮劳力的人家倾家荡产，天上过飞机还有一帮孩子欢呼雀跃。发展着的时代在这里停滞了，所有的希望仿

佛田里的稻子，每年都会郁郁葱葱的长出来，又被镰刀拦腰割断，在脱谷机里碾得粉碎。

既然不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那就自己铸造一把含在嘴里。清幽淡漠的乡村有我的根脉，灯红酒绿的都市有我的欲望。那欲望深如裂谷，倾海难填，诱惑我勇往直前，死生不顾，即便脏染了灵魂也在所不惜……

第五章 名利场 第1节

明天正式上班，晓霞还没回来。她在电话里说是培训延期了，余出几天去云南参观考察。我暗啐一声，心说你们一个法院干部教育培训去云南考察什么？公费旅游还要说得这么冠冕堂皇。

百无聊赖地给老朴打了个电话，告之我回来了，一起出去吃个饭。

一晃半个多月过去了，不知道公司出什么事儿没有。罪在不赦的老钱又是如何处置的，正好借吃饭为由跟老朴打听。

晚上六点多老朴开车来接我，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个学生模样的小丫头，看年纪最多二十来岁。唇边欲滴红，两眼带桃花。难怪老朴今天眼眶发青，耳垂发干，一脸采花贼的症状。

老朴去年抱的儿子，媳妇比他整小一轮，也是朝鲜族。传承了朝鲜族妇女的优良传统，贤良淑德，温顺体贴。从不问男人在外面都干些什么，回来时却有热菜热饭热水澡伺候着。孩子满月时她让我帮着取名字，我说这孩子像他爹，就叫朴（嫖）成性吧。气得她抓起孩子大便过的尿不湿就往我脸上抹。

玩笑归玩笑，说起老朴这人虽然抽烟喝酒赌钱样样不落，一个嫖字却很少沾，最多非礼一下夜总会坐台的姑娘们。但是成功男人家外有家，身边从来没断了姘头，隔三岔五的换人选。

饭店定在金刚山烧烤城，以前在拆迁办的时候我俩经常来这儿。好像是韩国人开的，里面喝酒的氛围相当浓厚。来吃饭的朝鲜族人居多，十分豪爽，甭管认识不认识，只要对视两眼碰杯就干。每次喝到最后我都搂着个不认识的朝鲜族哥们儿胡言乱语，好几回差点儿拜把子。这回因为有事儿，特意要了个僻静的单间。

两瓶雪花超纯下肚，小情人起身去洗手间了。我看了眼那风吹欲折的小腰笑着说："朴哥，还是嫩草好吃啊！"

老朴一笑，说你小子有屁快放，一会儿我还得送她回去。

我给他敬了支珍品黄鹤楼，咂了口酒后说：“我放假这几天公司有啥新鲜事儿没有？”

老朴说：“大事儿没有，你走的第二天公司开了回班子会，会上赵总把老钱好顿撸扯，新账旧账全搬出来，一点儿面子都没留。把老钱整得痛哭流涕，起誓发愿要悔过自新，拆立山路时吞的黑钱也吐出来一大半。老东西一向视财如命，这回可真够他受的。”

“赵总没把他给撵了？”我试探着问了句。

老朴冷笑一声说可能吗？毕竟搭伙这么多年了，既是同乡还是亲戚，再加上其他几个副总求情，赵总再怎么铁腕也狠不下心呐。

我面无表情地喝了口酒，心里腻腻的，虽然是意料之中却仍颇为失望。尽管捞了点儿油水，但忙活了一大圈其实我没得着啥便宜，还得罪了不少人。尤其是老钱，天天见面可咋打招呼啊？寻个机会他能生啃了我。

又闲聊了一会儿，小情人坐不住了，一个劲儿地给老朴使眼色。我只好打圆场说散了散了，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上车之前老朴拍拍我肩头小声说，老钱什么人你我最清楚，今后可得小心了。

我感动地抱了他一下，说工作好几年了我就交了你这一个哥们儿，真出了事儿也就你能指望了。

那小情人在车里不耐烦了，大声嚷嚷：“快来看啦，有人搞同性恋啦……”

第五章 名利场 第2节

我上电梯时忐忑不安的，生怕撞见老钱。总算到了顶楼，赵总办公室门正大敞着。每天早上他都门窗大开，说是什么要取天地之灵气，吸日月之精华，集阴阳之理论，汇八卦之大成……

赵总半文盲一个，这几句话估计是跟算命瞎子学的。现在有钱人都信命，赵总更信得邪乎，上回他说我是水命，他是木命，水涨船高正好帮衬着他。他现在能如此看重我，估计有这方面的因素。

几天没见，赵总的头发似乎又反弹了，稀疏得没剩几根。见我回来他眼睛一亮，和蔼可亲地问这几天要的咋样？有发票全留着，除了飞机票，其他的吃饭、住宿、汽油费都拿财务去报了，回头我签字。

我连忙说不用不用，这几天回家探亲去了，没花啥钱，今天过来就为了跟您销假。

他一脸赞许地点点头，说："都说父母在，不远游。可男人总得重事业，我当初一个人在外面拼，三五年不回家，回去时候闺女都不认识我了……"话匣子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他又跟我添油加醋地讲他的创业史，我只好点头附和着。

我好容易听他发完感慨，他忽然话题一转："你今天不回来我都打算催你了，正好有个要紧事。"我头皮一紧，不知道他这一张嘴究竟会给我带来福还是祸。

"你还记得兴安石材城的傅总吗？"

我想了想说："好像有点儿印象，是叫傅家济吧？有点儿秃顶的那个？"话一出口就后悔了，忘了眼前老板的脑袋上也不富裕啊。赵总倒是没介意，打抽屉里翻出一摞资料，逐字逐句地跟我讲解。

傅家济也是做房地产的，在太原街有个烂尾楼，原打算盖23层的商业大厦，刚盖到第三层资金就周转不开了，为此一直在找人合作。但这姓傅的名声历来不好，奸猾蔫坏损样样齐全，没人愿意答理他。故偌大的楼盘，十年以来一直晾在那儿，上面钢筋裸露，形同废墟。

太原街的区位其实不错，如果盖起来的话，裙楼做商业网点，高层做写字楼，还是很有搞头的。赵总不知怎么便动了心，还亲自出马喝了几顿大酒才搞到个批条，说是按1992年土地出让金标准给予优惠。另外他手里还攒了个上届市政府的批条，是当初作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特批的，能酌情免收部分费用。这么一来成本锐减，赵总想全盘收购的意图也明朗起来。

不过困难还真不少，当初傅家济盖楼的时候连土地出让金都没交。就算是按92年的标准也有将近600万，再加上盖那三层楼工程款也没结，至今欠工程队好几十万，这屁股谁愿意给他擦？另外，这么多年以来，赵总一直在做住宅小区和写字楼，真要是收购过来盖成商业大厦往外卖网点，卖得出去就是赚钱的，卖不出去就是压款的，谁也不敢下个定论。还有最关键的一节，傅家济狂赌滥嫖五毒俱全，早就外强中干了，这么大一座楼盘闲在那儿居然不动声色一拖就是十年，保不齐早就把N年的土地使用权都抵押给银行了。

“出去跑跑问问，怎么办自己拿主意。有困难直接跟我提，回头我要个可行性报告。”赵总说了半天就赏了这几句不温不火的话，到底是收购还是合作也没个态度。老家伙从来都这样，每次都让我揣测圣意，总拿我当他肚子里的蛔虫。

下辈子倒真想托生一条蛔虫，寄生在温暖的小肠里，吸食养分，颐养天年。不过现在的粮食蔬菜全是农药泡起来的，自带毒性三分，估计蛔虫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第五章 名利场 第3节

我从库里把车提出来，围着太原街拉了好几圈磨。看着那座仿佛45年柏林国会大厦外墙的烂尾楼，心里一点儿头绪也没有。先让老朴帮着打听，又托马王在国土口儿里挨个问，还是没有一点下文。其他该找的关系也都找了，但真实底细谁也说不准。我心烦意乱间索性不去理会，一甩方向盘直奔乐康洗浴。

回家十来天一个澡没洗，浑身一股酱豆腐味儿。家乡确实没那条件，总不能入秋的天气让我下大辽河吧？叫了个搓澡的鼓捣半天，搓下的老泥够种一亩三分好麦子了。

开了个带温泉池的包间，一脑袋扎进池子里，直憋得眼珠外凸时才探出头换气。据老朴说这样能治早泄，不知真假先试试再说。抹了把脸就看见童彤外披轻纱内着三点走进来，两只眼睛猫一样眨也不眨盯着我看，眼神是那么地复杂。自打我把她推下水之后，就经常来这儿点她的钟，不全是因为内疚，还因为这孩子越发出落得水灵了，指不定哪天还能用得上呢。

她褪去身上赘饰赤诚相见，十指芊芊时而轻轻推拿挪捏，时而撩拨着我的敏感神经。虽然略显业余倒也十分受用，可惜我一脑子烦心事我还哪来心思，任凭她忙上忙下的毫无反应。倒是她先累了，喘着粗气往我怀里一偎，用湿漉漉的手指扭我的鼻子，故作发狠地说："文哥你干嘛啊？你又不是死人，我又不是法医，你干嘛啊？"

我笑了笑说："我一直觉着你干这个太可惜了，要不我介绍个有钱的包你两年，总好过在这儿吧？"她嗤了一声说："说包的我人多了，都是没话找话的。就算真的要包养也未必是好事，每月拿他一万元钱好像欠他条命似的。既当媳妇又当奴才，天天看人脸子活着，还不如自己挣钱心里踏实。再碰上个心理变态的根本不拿你当人，我一个老乡就是，叫人包了两个月得了五万块钱，身上好几处伤，都是烟头烫的……"

听了她的话忽然让我想起一个人，我一个激灵从水里爬起来，抓过浴袍就往身上套。童彤愣了，说文哥你这是干嘛？没到钟就出去老板要扣我钱的。

我一面擦头发一面说，扣钱算我的，下次来给你加钟，等哥哥忙完了这摊儿包你一个月都行。说着忙三火四地往外跑，从更衣柜里摸出电话直接拨过去。

半曲《菊花台》的彩铃过后，那个熟悉的声音笑吟吟地说："又找我修车啊？"我嘿嘿一笑说："姐姐有空吗？晚八点，绿岛咖啡厅见！"

第五章 名利场 第4节（1）

姐姐今天穿了身墨黑色套裙，乳白色的纱巾掩住雪白的脖颈，在烛光的余辉下衬得华贵优雅，全没了往日的轻浮，看得我眼都直了。

“说吧，求我什么事儿？”姐姐捻起一根sobrance女士烟，在蜡烛上点燃了，立刻有股淡淡香水味弥散开来。

我把蜡烛挑的亮一些，不自然地笑道：“姐姐怎么这么说？我就不能叫姐姐出来谈谈心？”

她狠吸一口烟，嘴角似笑还嗔，你有那么好的良心？快说吧！

回家探亲的几天她给我发过几个短信，我一直没敢回。心里清楚得很，这样的女人还是越少招惹越好，说不上哪天我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可如今是逼到这步了只好病急乱投医。

我简单把事情说了一下，说姐姐是见过大世面的，帮我拿个主意。老弟端个饭碗不容易，砸了可就没饭吃了。

她想了想，从包里摸出手机，然后让我出去等着。看我一脸不解，又强调了一句：“别偷听，否则我不管了！”

我只好悻悻地出去把门关好，心说犯得上这么神神秘秘的？你丫反特电影看多了吧？

我左思右想不得其解，索性半边脸紧贴在门上屏住呼吸。只可惜绿岛的单间隔音太好了，听了半天除了自己的心跳声外一片寂静。其间，有个服务生看我举止古怪，过来要制止，被我扔了一百块打发走了。

我不甘心，又换了几个位置还是一无所获。正想放弃，忽然听见一声低低的尖叫，接着是一阵放荡的淫笑，真把我吓着了。该不会是她有间歇性精神分裂吧？一会儿温雅如贵妇，一会儿放荡似淫娃，随时可能迷乱自我，稍受刺激便拔刀杀人……要真是这样我还是先逃了吧。

但很快我便察觉不是里面传来的。左边包间房门很快就开了，一条猩猩般的壮汉带着个小鸡般的女孩子走了出来。奇怪的是，小鸡鲜蹦活跳的，猩猩的两条腿却好像有点发软了。

我假装是出来吸烟的，不敢正眼看他们，否则非被认定有窥淫癖不可。好容易耗到他们下楼，正要继续窃听下去，门忽然开了条缝，我会意地走进去，满脸祈地盼望着她。

第五章 名利场 第4节（2）

她又点了根烟，幽幽地说："傅家济我认识，老浪荡公子一个。他当初做石材生意赚了点儿钱，剜门盗洞找关系也想搞房地产，也就是太原街那块楼盘。他把那块地三十年的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全部抵押给银行才贷到款，可惜资金让他的情妇伙同个小白脸给卷走一大半。他索性破罐子破摔，就这么一直晾着，只想耗到当地政府下新政策时再尽量捞回成本。"

我皱了皱眉，说："那我可就糊涂了。土地既然抵押出去了，且不说回头办土地证难与不难，关键是自己不能再抵押了，想接着把楼盖起来只能往里投现款。到时候光靠卖商业网点能否收得回来还在两说，为啥我们赵总还主动跟人合作呢？"

她怪笑一声说："赵鹏程也够个人物了，赔本儿的买卖谁也不会干。傅家济压了这么大一块楼盘能挺到现在还是靠石材城那边。但我听说近两年石材市场也不景气，你们赵总是不是……"

一语点醒梦中人，我立刻大彻大悟了。目前公司豪格秋苑四期工程正在远景规划，但落地选址的事儿还悬着，真要把兴安石材城那两千多亩地拿下来，补烂尾楼这窟窿是绰绰有余的，就算将来要给傅家济分点干股那也赚大了。

想到此，我看了眼烟雾缭绕中的姐姐，愈发觉得她深不可测。短短几分钟就能把那么多人查不出办不到的事解决，她到底是什么来历呢？另外，她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我还是忍不住问了，姐姐不会是耍我吧？

她一口浓烟喷在我脸上，冷冷地说："你值得我劳心费力地耍一回吗？"

我尴尬地笑笑说，那姐姐可帮了我大忙了，我得怎么谢您啊？

"谢"字我说得很重，反正今天是豁出去了，但愿我的老腰撑得住。

她将烟蒂按死在桌上，说：“带我去一个你最想去的地方吧。”

我愣了一下，不怀好意地笑着说：“我最想去的地方通常都是姐姐不能去的。”

她终于被我逗笑了，改口说：“那你陪我去我最想去的地方吧。”

我搓着手说，姐姐最想去的地方通常都是我请不起的啊。

她终于被我逗笑了，笑得花枝乱颤。老半天后，才取出眉笔在我手心写了几个字。

“半个小时之后去那里找我！”扔下这句话她便出去了。我仔细端详手心里的字，更加莫名其妙起来。

第五章 名利场 第5节（1）

跟赵总汇报了半天，老狐狸居然一点惊讶之色都没有。他只是点了点头，说："这我就放心让你去了，一会儿你开车送我去长风酒店，老傅在那儿订了酒席等着呢。"

我领了车钥匙往楼下走，心里不住地犯嘀咕：瞧赵总那意思似乎早已洞察明晓，我费这么大劲其实又是被他的临检考察，合格了才放心交给我。按说既然铁定要收购，随便派个副总上去难度会小得多，而且这么大的事儿直接扔给我根本于理不合，搞不好我又要得罪人了。

路过财务部的时候我惊恐地发现老钱居然在里面，我故作不见扭头就走，却清楚地感到被两道锥子一样的目光死盯着，就差把我刺个透膛了。自打得罪了老钱我算想开了，既然光着脚就不怕穿鞋的。公司的人员任免历来赵总说了算，其他人火气再大，想撵走我也得先给个说法。动文的我理不亏，动武的，哼，就老钱那个熊样，当街见到斗殴的他第一个先哆嗦。最多我小心点，别被人敲了闷棍就行。

傅家济向来倒驴不倒架，酒筵丰盛得几近奢华。红烧海参，清酒鲍鱼、招牌乳鸽皇悉数上阵，有的菜我连听都没听过。又开了瓶茅台镇极品五十年，老傅满面红光精神颇佳。他对赵总十分敬重，一口一个赵哥地叫着频频劝酒。赵总却无心恋战，简单交代了几句，直接把我推到了正位，言语间表现出对我十分器重。如此一来老傅自然也不敢怠慢我，来回走了几杯酒，再闲聊几句赵总算是托孤完毕，自己驾车回去了。我则随老傅去了石材城的办公室。

傅家济从档案柜里翻出个方案，上面全是土。用嘴一吹尘烟四起，显然是尘封了多年。原定要盖23层的楼如今只能精简，按赵总的指示最多18层，底座的裙楼从8层减为6层，用来做商业网点自然无可争议。中段的8层做中高档服装商厦，批发零售都行，顶楼几层做仓库。初步框架就这样，但具体细节还得进一步规划。

第五章 名利场 第5节（2）

方案基本是老傅当初设想的，自称当年去考察过。从我掌握的情况看，这样的商厦在上海、江浙、香港等发达地区也确实有几处，如此蠢笨的大楼除了盖商厦就是盖酒店，万变不离其宗的。

回去就得做个草案，不过框架有了应该会简单点。我正要告辞，老傅说什么也不放行。我心下一喜，看来赵总的保荐起作用了，虽然我资浅位卑好歹也算是合作方代表，看来今晚有得耍了。

老傅又叫上几个朋友，先到“一头牛”清真吃火锅，其间推杯换盏的全都拿我说事儿。什么年少有为、一表人才的不吝赞歌，捧得我快找不到北了。幸好许久不曾沾酒，体力储备十分充沛，几个回合下来也未落下风。

酒足饭饱又改奔下一站，车子七拐八拐走走停停。由于酒意上涌转得我晕头转向，好像是奔向新升区。下了车看见桃花源不夜城几个霓虹大字，我兴致立刻高涨起来。

以前多次听人提起过这儿，据说门票八百，里面不是别有洞天，而是天洞有别。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人家没有的。但人家是半开放的会员制，有钱没关系根本进不去。老傅几个人各自掏出会员卡刷了几下，正要跟他们往里走，保安却只把我拦住，因为这群人里就我是编外人士。老傅顿时火了，先是骂那保安瞎了狗眼，直接叫经理出来交涉半天，又给他们上级打电话，再加上同来的几个人联名保举，这才对我放了行。

搞得我云里雾里，心说顶了天不就是黄赌毒泛滥的藏污所在嘛，搞得跟武林禁地似的犯得上吗。

然而一进去才晓得天外有天，往日狂言自己久堕风尘见多识广，却原来不过是跬步天高，关老爷面前耍大刀，杜康门前卖五加皮……

第五章 名利场 第6节

我冲过澡换了干净浴袍，顺着台阶往上走，隐约能听见喧闹的音乐就在不远处。老傅引着大家往里走，推开两扇摇摆门，眼前豁然开朗，显出一个舞厅。名唤极乐净土，音乐如万钧雷霆，灯光似电光石火，一个戴着墨镜的DJ摇头晃脑尖叫不断。

一对坚挺的钢管分立左右，来自菲律宾的女舞者轮番上阵，萦绕钢管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猥亵动作。中间是一口造化恢宏的金鱼缸，内能容纳四五人。正有一对男女在里边表演着。

舞池中所有人都如着了魔一般疯狂地跳跃着，放纵着，最难见天日、最不堪入目的事情居然肆无忌惮赤裸裸地呈现在眼前。老傅等人居然看得饶有兴致，一个劲儿催我上去耍耍。我木讷地愣了半天，只觉一阵恶心，不到一炷香的时间我便两股战战欲先走。推辞了好几遍就差跪地求饶了，被老傅他们好一顿取笑。他们不由分说拉过两个戴着兔耳朵的侍者向我推了过来，我有心要逃奈何双手被人捉住，两团滚烫柔滑的白肉将我夹在当中。酒意上涌逐渐侵蚀了我的心智，灯光迷乱音乐摄魂迅速将我拉进了疯狂……

我全然忘了自己到底做过什么，何时离开的，又是如何离开的。一觉醒来恍如两世为人，仿佛刚从地狱归来。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地狱，那么一定是人开拓的，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天堂，那么它一定在地狱的隔壁。

第五章 名利场 第7节

赵总说收购方案要在公司班子会上讨论，让我拿出个正规的实施意见。接下来的几天和老傅紧锣密鼓地研究出个大框，然后闭关在家修编方案明细。烟蒂堆了一大笸箩，才算大功告成。我反复读了两遍感觉十分得意，屁颠儿屁颠儿地给赵总送去了。

可接下来一件事儿却吓得我险些尿裤子。随后的几天里，下身一直奇痒难搔，痒得只恨不得把那玩意割下来喂狗，而且局部表皮甚至在红肿脱皮。起初以为是淋病，真把屁都吓凉了，后悔不该跟老傅那帮变态佬胡混，后来上网查了查又觉得不是，最后只好厚着脸皮去了家大医院。在一位道骨仙风的老专家面前不情愿地露出私处，等待着我前半生最残忍的一次宣判。

该老匹夫戴上老花镜，捻着个镊子来回拨弄了半天。他操着不知哪乡口音问我是不是经常出入一些不干净的场所，并且做了一些不健康的事。说得我心里更加没底，羞愧难当只好默认。

老匹夫粲然一笑说，没事儿，龟头炎而已，回去吃点儿消炎药再勤用清水洗洗就好了。只不过色乃刮骨钢刀，年轻人还是要洁身自好，万一有个闪失可就追悔莫及了。

我连声道谢，激动得连裤子都忘了拉上，仿佛中了五百万大奖，只是心里憋往了一句话——我入你个先人板板！

第五章 名利场 第8节（1）

小夏如今也混成老员工了，几经辗转调到行政部做了行政文员，工资上调后更是抖起来，隔三差五约我出去鬼混。最近又泡上个售楼处的小女子，成天勾肩搭臂出双入对，早把“雪岭双姝”忘到大熊星座上去了。那天去泡吧，掏出部号称300万像素的三星E950跟我显摆，我刚接过来摆弄几下忽然有电话打进来，彩屏上的图像居然是团毛毛草草的东西，下面署名是老婆。细端详半天才弄明白是哪个部位，居然把我弄脸红了。小夏接过去简单敷衍几句就挂了，还牛气哄哄地说这画质够清晰吧？我一脸苦笑，心说你小子没白跟我混，真有点儿青出于蓝了。

上午开的班子会，好像就是讨论收购方案，我赶紧通知小夏留意。行政部就在会议室边儿上，只隔一面木板墙，放个屁都能听出是脆的还是哑的。

中午在食堂吃饭时，小夏把我叫到一边儿，看他那表情就知道又出岔了。一打听，果然是收购方案在公司班子会上遇到了非议，倒戈声最大的就是销售部的巩总。据说巩超连方案都没看，翻来覆去就两句话：太原街那边压根儿不应该收购，做什么都卖不出价钱来。

这话摆明了是带着情绪说的，也不知道他抽的哪路邪风。赵总从来都喜欢在班子会上装绅士，七嘴八舌开了一上午会，最后只能再议。

果不其然，下午我就被赵总叫去，简单交代了几句直接让我去找巩总商量，连个中心思想也没给我，这擦边球打得真是刁钻古怪。

巩总大名巩超，公司五大元老之一。当初赵总盖了楼卖不出去，全靠他一条妙计脱销的，巩总在公司里堪称九千岁，向来说一不二的。头一阵子我搞审计大查四方，赵总直接示意把销售部跳过，大概就因顾及当年的恩情。

第五章 名利场 第8节（2）

在走廊里转了好几个圈儿，我越琢磨脑子越清楚。上午班子会上巩超演这一出自然事出有因，按理说谈判收购的事儿应该他这样身份的人去，一则见多识广能言擅语，二则位高权重有身份有地位。更何况如果真的收购过来，建筑完工之后也得他们销售部接手往外出售。可赵总偏偏选上我，难道是老头子感觉对巩总依赖太多了，打算把我扶植起来对他有所牵制？这么一来我或许真让他有危机感了。另外这两天我和老钱冤家路窄，上趟厕所都能打个照面。每次他都凝目冷笑面罩杀机，肯定没憋好屁，保不齐巩总那边就是他煽风点火挑唆的。

我硬着头皮敲响巩超办公室门，进屋先规规矩矩地叫了声巩总。

巩超靠着老板椅，只用一对黑毛外呲的鼻孔看我，连个座也不让。

我有些尴尬地说，收购烂尾楼的事儿是赵总派我去的，方案也是我做的。您既是领导又是前辈，有不妥的地方您指点两句，也省得我误事。

他面无表情哼了一声，摸出根苏烟叼上，然后满世界找打火机。这面子我自然得给他，急忙凑过去恭恭敬敬给点上烟。他一口浓烟吞下去，这才大咧咧地说，这方案不方案的倒无所谓，只是……你之前没调查啊？太原街那地方商业早就饱和了，临街盖民宅也不现实啊？那么高的楼整起来你让我咋办？将来要是销售不出去我可不负责。

我说都是赵总安排的，可能还牵扯到长白石材城合作事项。

他又一口浓烟直接喷在我脸上，不耐烦地说，老总那边我会去跟他谈，不用你担心……

几句话就把我顶出来了，我只好又去找赵总请示，好像个乒乓球被人打来打去。

赵总还是那副“火上房不着忙”的模样，手里摆弄着一瓶新牌子的生发灵。他淡淡地说，你再跟傅家济商量商量，看怎么弄更合理，最

好请明白人给规划一下，但是详规和策划的钱得让他们出，否则也太没合作诚意了。

听这话碴是先盖着然后再说，可怎么盖还是没个明确指示。我又不便深问，只好点点头就跪安了。

第五章 名利场 第9节

班子会上赵总力排众议，收购烂尾楼终于一锤定音。五六个副总面面相觑不欢而散，这一手铁腕政策很是令人意外。

接下来这几天忙得我脚打后脑勺，先跟老傅敲定建筑详规，然后拿着赵总给的两个批件找双井区区委签字，又去省国土资源厅办理土地出让金转账，包里揣着一大堆盖满红章的批文再跑城建局办手续。这一番打通关下来，彻底把我折腾零碎了。

我三步一喘地爬上8楼之巅的狗窝，进了门便看见晾衣架上挂满了我的内裤和袜子，一股熟悉的汰渍洗衣粉味道扑鼻而来。打从老家回来，总算有件能让我高兴的事儿了。

我轻手轻脚走进洗手间，从后面猛地抱住那个已有些生疏的身子。晓霞吓得妈呀一声，然后不住地数落我又懒又脏，上辈子一定是头野猪。

我咬着她的耳垂儿笑着说："回来怎么不事先说一声我好去接你啊。"

"想给你个惊喜嘛！"她推开我的手，将手里的衣服拧干挂起来。

我一脸坏笑地说别逗了，你这是悄悄地进村放枪地不要，想搞一次突然袭击，看我有没有带别的女人回家，顺便检查屋里有没有用过的避孕品，对也不对?

她被我说中心事立刻抓狂，湿漉漉的双手运作虎爪之形偷袭过来，我见招拆招一计擒拿手将其挟住，顺势抱起往床上走去……

几度激情退却，浑身力气挥霍一空，汗液满床相拥而眠，看着她恬静的睡态心里又多了些怜爱。认识她几个月以来终于让我有了家的感觉，收拾家务，洗衣煮饭，菜烧得很合我口味，依稀是块贤妻良母的好胚子。很多次在想，如果真的时机已到，娶了她也蛮不错的。工作稳定，身世清白，持家有道。虽然爱慕虚荣，好使小性，可又有哪

个女人不是这样的呢？虽然拈花惹草我此生不渝，但这并不影响我娶妻安家，所谓有家才能立大业，得个贤内助其实是男人最大的福气。

只是最近连得赵总重用，我心气忽然高了许多，此事待到我功高震主、腰缠百万的时候再议不迟。

第五章 名利场 第10节

马上就入冬了，正是施工的黄金季节。施工队迅速进场，检测完地基和烂尾楼基后，就围上了施工隔离网，搭起脚手架继续往上起，几天工夫又码起一层。每天我都早早到工地，天大黑了才回去，像工蜂一样勤劳。这是我到公司以来接手的最大工程，万万不敢有半点懈怠。我当然没忘了跟工程队的那帮灰孙子拿搪，钱是不敢勒索了，好烟好酒总得供足了我。转眼半个月过去，一切波澜不惊进展顺利。

这天晚上从施工现场出来，天都大黑了，晓霞晚上有饭局，只好自己去找饭吃。赵总的电话催命似的来了，也不说什么事儿，就是让我回去。

公司早就下班儿了，除了门卫，就只有赵总办公室亮着灯。我敲门进去，只觉一股酒气刺鼻，赵总平躺在沙发上，酒气上脸红得像猪肝。大概刚吐过，正在那儿哼哼。我赶紧给他倒了杯水，又浸了条热毛巾敷在他额头上，这才轻轻地问，您找我?

赵总抬眼皮看看我，示意我扶他起来，用热毛巾擦了半天脸，这才说，工地那边咋样了?

我说进度很快，明年开春完工问题不大。

赵总摇摇头说，赶紧把进度降下来，咱得攒足了劲儿猛攻长白石材城了。

我一愣，试探着说，和傅家济那边谈妥了?

赵总哼了一声说，要不什么事儿能让我喝这么多酒? 奶奶的，太原街那块咱土地出让金交了500多万，将来的销售收入还得跟他六四分账。石材城盖成豪格秋苑四期，也得跟他七三分钱，他凭啥不答应?

如果赵总没喝这么多酒，是不会跟我讲这些的，他既然说了，我也就明白了。收购烂尾楼果然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过是诱骗老傅签合同的筹码罢了，现在才是要动真格的。只要施工队进驻石材城，太原街这边什么时候竣工，甚至建与不建都已经无关紧要了。

我点点头说，赵总的意思我明白。但是烂尾楼暂时还不能停工，免得傅家济起疑心，总要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啊。

赵总打着酒嗝说，那是你的事儿啦，赶紧弄利索了，石材城这边还得靠你呢。前两天班子会上我跟那帮老不死的闹翻了，唉……啥也指望不上他们啊。

我说我知道，但是两个担子一起挑我怕跑不过来，太原街那边您能不能另派个人盯着?

我揣度着他的脸色，试探着问："行政部的那个小夏以前跟我在拆迁办干过，人挺机灵的，要不……"

赵总酒意上涌眼睛早睁不开了，随口说，你看着安排，别什么事儿都烦我。

我心底一喜，暗道：小夏啊小夏，老子可是力荐你了，回头非得好好宰你一顿不可。

第五章 名利场 第11节

兵贵神速，我调兵遣将直接进驻石材城，测量打眼完毕，随后从太原街调走两个工程队，进场地打桩、立柱、灌水泥，没几天场地整平完毕。而太原街那边只留了半支队伍，故意装作热火朝天的，实际只在做表面工作，每天早早就收工，一层砖码上又拆，拆了再码，进度不是放慢而是彻底停了下来。

其间老傅派人来问过一次，我好吃好喝招待着。我在饭桌上扯谎说，最近附近有居民投诉咱施工扰民，正赶上市里马上开人代会，这段时间稳定工作抓得紧，要是整出群体上访可不得了，上下我早疏通好了，避过风头马上抢进度。

几句话搪塞得天衣无缝，他要是再不信，我再托人弄来张城管局执法队的禁令，拿出来给他看看也能糊弄一阵子。更何况石材城搬迁的时候，我还说动赵总给他汇了五十万做新厂址的动迁费，算作是合作的一点诚意。该老小子目光短浅，见便宜就上，现在自然吃我们的嘴短，脸皮再厚也不好意思随便翻脸了。

一拖就是一个多月，原石材城这边已经立起好几栋高层了，这就是传说中的跑马占地，只要占上了就别想请我们走。工地上运转正常起来，我自然心情大好，索性给自己放了半天假，陪晓霞去逛街。想起小夏在太原街呼风唤雨的装大爷，肯定又有捞头。我还一直没时间敲打他，正好今晚上打他的土豪。

晓霞在试衣间里换了一件又一件，心情舒畅的我咋看她都顺眼，我一股脑从头到脚给她买了个全套，花了6000多元也不心疼。反正打算回头巧立名目让赵总报销，最近我这边喜报频传、功绩赫赫，量他也不至于追究。再帮晓霞挑了个都会知性手提包，更衬得风采娇艳，把小丫头美得找不着北，一口一个老公叫得人心里发酥。

我正盘算着如何把她支回家，好为我晚上打土豪腾时间，可催命的电话再次来了，居然是施工队的包工头，都叫他周老七。他说话声

都颤了，一个劲儿地催我回去，说再不回去就出人命了。

第五章 名利场 第12节

老朴终于露富了，新买了台05款的三菱帕杰罗，3.8L排量V型6缸发动机，开起来虎步龙行很够拉风。我们先在名都和源吃的牛尾火锅，喝了两壶清酒后，又去帝豪KTV大耍了一番。娇娘相伴、纵酒狂歌，终于让我一抒怨气。

这一口气憋在胸口都两天了，周老七致电呼救的那天，原石材城施工现场三栋楼要封顶，塔吊刚把最后几车水泥端上去，忽然一群手拿利器不明身份的人蜂拥而至，连打带骂把施工队轰了出来，现场一堆机器全被扣了。周老七原想充横，结果被人俩嘴巴打来，抽得门牙松动，立马熄火了，难怪电话里听他说话直漏风。

等我到现场时，只看见施工隔离被重新扎紧了，两个青皮把门，谁也不让进。我过去问是谁指使的也不说，再问几句两个小子就连损带骂、连推带搡生生把我给撵了出来。

我一头雾水，只好给傅家济打了电话，第一遍打通了，其称不知情，没说几句就挂了电话，再打过去丫的手机竟然适时地欠费。我只好又赶到他公司问，接待我的人说傅总去外地考察了，什么时候回来不清楚。

这下基本可以定案了，老小子察觉到太原街那边风头不对，怕豪格回头过河拆桥。本来烂尾楼既然收购过来就没他啥事儿了，但他还背着银行贷款。虽然说好了将来的销售收入他占三成，石材城建成住宅小区他又占四成，足够他还贷款了。但毕竟盖楼我们盖，卖楼也我们卖，他一个外人俩眼一抹黑看不见内情，给多给少全得看赵总的意思。老傅自然不傻，一则怕将来我们赖账，二则想参与管理。直接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不过是想显摆一下他的本事。

有委屈不能暗气暗憋，据说癌症都是这么得的。我一个电话给老朴打了过去，朴勇听得直乐，说这事儿赵总知道吗?

我说就是赵总让我联系你的，否则咱哥们儿关系再好，这公事我也不敢麻烦你啊。

朴勇嘿嘿一笑，说你等信儿吧。工地那边先停了，但别让周老七走远了，不出三天肯定重新动工。

听他这么说我心里立马有底了，直接杀到太原街把小夏揪出来，这一晚上声色犬马、荒淫挥霍，宰得他大动脉喷血。

第五章 名利场 第13节

一晃两天过去了，这么大事儿在那儿悬着，心里终归不踏实。今晚上老朴忽然提出要带我去看场好戏，我兴致立马上来了。酒足饭饱、玩乐已毕，坐上老朴的车，我们十二点多到了石材城现场。老朴果然会玩儿，丢过来个望远镜给我，他高深莫测地笑着说，这场面不多见，你就长见识吧。

望远镜似乎是军用的，瞄月亮都能看出坑洼来。我十分清晰地看见工地正门前有三辆敞篷大卡车呈品字形矗立前方，上面下饺子似的跳落足够三个加强连的人来，迷彩服，安全帽，白蜡杆子的镐把锃光瓦亮。

领军的我认识，是工程部的三个河南籍施工队长，据说都是少林寺边上长大的，投奔赵总也有十来年了，掌管着这群签了长期合同的河南民工。忙时为工，闲时成匪，要不是赵总治军严格恐怕早闯出名号了。但听一声令下，隔断墙塌，几个打更的早吓跑了，但大军止步并不进场，好像在等着什么。

果不其然，不到半个小时忽然来了一二百号人，拿着十八般武器，浑身痞气，气势汹汹。然而不过是群乌合之众，见了我们这正规军谁也不敢上前。就上回跟我耍横的两个青皮站出来，大概是想谈和。没说几句让三个队长当场撂倒，两把寒气森森的蒙古刺直接架在鼻梁上。我听有人操着正宗河南口音恶狠狠地说："孬孙，把那必子（鼻子）给俺划拉下来。"我从望远镜里看得真切，俩小子吓得裤裆都湿了，跪在地上亲爹活爷地告饶。

看着虽然解气，可手心里全是汗，要是真打起来，就这场面够上电视的了。只好问老朴，别把事情搞大了，咱赵总是最怕麻烦的。

老朴不耐烦地一笑，莫测高深地说你放心，打不起来，就算警察真来了，最多说咱们蓄意聚众闹事，还能怎么着?

夜色阴沉，月黑风高，正是杀人放火的好天气。可惜这肉头阵般的对峙还不到半个小时，那边就散了。毕竟谁都只有一条命，不怕死的人我只在电影里看过。就算威猛如赵子龙者，七进七出还得靠青釭剑、白龙马呢。

但是接下来，恐怕我得躲几天了，老傅毕竟不是软柿子，武的不行他只能先兵后礼。赵总那老油条不可能跟他一般见识，十有八九是要往我身上一推了事。工地这边既然已经攻克，交给周老七慢慢清理战场吧。

我瞥了眼老朴，越发觉得他深不可测，我满脸赔笑地说："哥哥，今儿个兄弟彻底服了，啥时候有空带兄弟出去见见世面成不？"

老朴只是淡淡一笑，没说答应也没说不答应。